

新  
小  
說

號參第年貳第

(號伍拾第原)

# 新小說第貳年第參號目錄

## ●圖畫

意國奈波里及嘔蘇嘔火山

## ●社會小說……………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八回恣瘋狂家庭現怪狀 避險惡母子議離

鄉●第十九回具酒食博來滿座歡聲 變田產惹

出一場惡氣●第二十回神出鬼沒母子動身 冷

嘲熱醜世伯受窘

## ●社會小說……………三三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第十回遇重喪惡棍大遭殃 代和事奸徒快中飽

●第十一回裕耕堂一場惡鬧 區爵與兩次私肥

●第十二回黃千總有意縱強徒 凌貴與親身行

光緒三十一年三月

搶劫●第十三回爵興宗孔雙荐兇徒 葉盛簡當  
一場敗北

## ●寫情小說……………六七

電術奇談 東莞方慶周譯述

第十八回聲譽及遠人投身異域 痴情迷蠢漢躡

迹巴黎●十九回啓情書重逢舊錫 訪惡漢細認

家珍●第二十回林鳳美慘中催眠術 甄敏達急

走巴黎城

## ●社會小說……………九七

黃繡球 頤瑣述

第一回論房屋寓民族主義 叙天倫動巾國感情

●第二回譬觸電激發思想 因看會疑擾病魔●

第三回夢中授讀英雄傳 天外飛來縲絀災●第

四回借風使蓬鬪得幸福 隨案了事買到便宜

●傳 奇…………… 一四七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第七齣閩俠●第八齣警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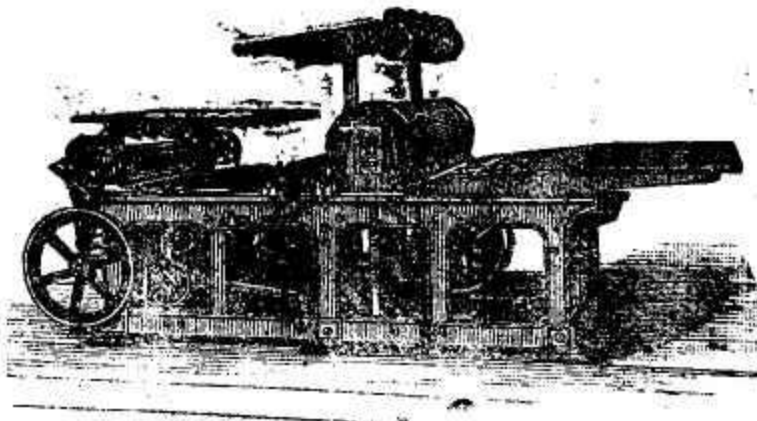
●割記小說…………… 一五九

反聊齋

女巫●又一則●三老爺●說命●惜字獲報

●附 錄…………… 一六五

小說叢話



山火嘒蘇嘒及里波奈國意



NAPOLI - Panorama prese dal Vesuvio

Napoli and Vesuve Mountain in Italy.

社會  
小說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

第十八回 恣瘋狂家庭現怪狀 避險惡母子議離鄉

我見母親安然無恙。便上前拜見。我母親吃驚。怒道。誰叫你回來的。你接到了我的信麼。我道。只有吳家老太太帶去的回信。是收到的。並沒有接到第二封信。我母親道。這封信發了半個月了。怎麼還沒有收到。我此時不及查問寄信及電報的事。拜見過母親之後。又過來拜見了嬸娘。我那一位堂舅姊姊。也從房裡出來。彼此相見。原來我這位嬸娘。是我母親的嫡堂妯娌。族中多少人。只有這位嬸娘。和我母親最相得。他的這位叔父。在七八年前。早就身故了。這位姊姊。就是嬸娘的女兒。上前年出嫁的。去年那姊夫。可也死了。母女兩人。恰是一對寡婦。我母親因爲我出門去了。所以都接到家裡來住。一則彼此都有個照應。二則也能解寂寞。表過不題。當下我一一相見已畢。纔問我母親給我的是甚麼信。我母親嘆道。這話也一言難盡。你老遠的回來。也歇一歇再談罷。我道。孩兒自從

接了電報之後。心慌意亂。：這句話還沒有往下說。我母親大驚道。你接了誰的電報。我也吃驚道。這電報不是母親叫人打的麼。母親道。我何嘗打過甚麼電報。那電報說些甚麼。我道。那電報說的是母親病重了。叫孩兒趕快回來。我母親聽了。對着我嬌娘道。嬌娘。這可又是他們作怪的了。嬌娘道。打電報叫他回來也罷了。怎麼還咒人家病重呢。母親問我道。你今天上岸回來的時候。在路上有遇見甚麼人沒有。我道。沒有遇見甚麼人。母親道。那麼你這兩天先不要出去。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講。我此時滿腹狐疑。不知究竟爲了甚麼事。又不好十分追問。只得搭起着檢點一切行李。說些別後的話。我把到南京以後的情節。一一告知。我母親聽了。不覺淌下淚來。道。要不是吳繼之。我的兒此刻不知流落到甚麼樣子了。你此刻還打算回南京去麼。我道。原打算要回去的。我母親道。你這一回來。不定繼之那裡另外請了人。你不是白回去麼。我道。這不見得。我來的時候。繼之還再三叫我早點回去呢。我母親對我嬌娘道。不如我們同

到南京去了。倒也乾淨。嬸娘道。好是好的。然而姪少爺已經回來了。終久不能不露面。且把這些冤鬼打發開了再說罷。我道。到底家裡出了甚麼事。好嬸嬸。告訴了我罷。嬸娘道。沒有甚麼事。只因上月下了幾天雨。祠堂裡被雷打了一個屋角。說是要修理。這裡的族長。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議要衆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一百兩銀子。你母親不肯答應。說是族中人丁不少。修理這點點屋角。不過幾十吊錢的事。怎麼要派起我們一百兩來。就是我們全承認了修理費。也用不了這些。從此之後。就天天鬧個不休。還有許多小零碎的事。此刻一言也難盡述。後來你母親沒了法子想。只推說等你回來再講。自從說出這句話去。就安靜了好幾天。你母親就寫了信去。知照你。叫你且不要回來。誰知你又接了甚麼電報。想來這電報是他們打去。要騙你回來的。所以你母親叫你這幾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對付他們的法子再講。我道。本來我們族中人類不齊。我早知道的。母親說都到了南京去。這也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個好

主意。先要發付了他們。我母親道。憑你怎麼發付。我是不拿出錢去的。我道。這  
個自然。我們自己的錢。怎麼肯胡亂給人家呢。嘴裡雖是這麼說。我心裡早就打定  
了主意。先開了箱子。取出那一百兩銀子。交給母親。母親道。就只這點麼。我道。  
是。母親道。你先寄過五十兩回來。那五千銀子。就是五釐週息。也有二百五十  
兩呀。我聽了這話。只得把伯父對我說。王姐香借去三千的話。說了一遍。我母  
親默默無言。歇了一會。天色晚了。老媽子弄上晚飯來吃了。掌上燈。我母親取  
出一本帳簿來。道。這是運靈柩回來的時候。你伯父給我的帳。你且看看。是些  
甚麼開銷。我拿過來一看。就是張鼎臣交出來的。盤店那一本帳。內中一柱一柱  
列的很是清楚。到後來就是我伯父寫的帳了。只見頭一筆就付銀二百兩。底  
下注着代應酬用。以後是幾筆不相干的零用帳。往下又是付銀三百兩。也注  
着代應酬用。像這麼的帳。不下七八筆。付去了一千八百兩。後來又有一筆是  
付找房價銀一千五百兩。我莫名其妙。道。甚麼找房價呢。母親道。這箇是你伯



直到此時方  
纔明白可謂  
蠢人

父說的。現在這一所房子。是祖父遺下的東西。應該他們弟兄三個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門的人。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價來。可以值得二千多銀子。他叫我將來作了價。把房價派了出來。這房子就算是我們的了。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銀子。他要了七百五。還有那七百五。是寄給你叔叔的。我道。還有那些金子呢。母親道。那裡有甚麼金子。我不知道。只這一番問答。我心中猶如照了一面大鏡子。一般前後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見得甚麼存莊生息的那五千銀子。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這樣。不如依了母親的話。搬到南京去罷。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忽聽得外面有人打門。砰訶砰訶的打得很重。小丫頭。名叫春蘭的。出去開了門。外面便走進一個人來。春蘭翻身進來道。二太爺來了。我要出去。母親道。你且不要露面。我道。不要緊。醜媳婦總要見翁姑的。說着出去了。母親還要攔時。已經攔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見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號叫子英的。不知在那裡吃酒。吃的滿臉通紅。反背着雙手。蹙蹙着進來。向

是撒酒瘋形  
狀是無賴撒  
酒瘋形狀

蠻話醉話寫  
來一笑

前走三步。往後退兩步的。在那裡朦朧着一雙眼睛。一見了我。便道。你……你……你回來了麼。幾……幾時到的。我道。方纔到的。子英道。請你吃。說時遲。那時快。他那三個字的一句話。還不曾說了。忽然舉起那反背的手來。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頭便砍。我連忙一閃。春蘭在旁邊哇的一聲。哭將起來。子英道。你……你哭。先完了你。說着提刀撲將過去。嚇得春蘭哭喊着飛跑去。我正要上前去勸時。不料他立脚不穩。訇的一聲。跌倒在地。叮當一響。那把刀已經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氣。又好惱。只見他躺在地下。亂嚷起來。道。反了。反了。姪兒子打伯父了。此時我母親。嬸娘。姊姊。都出來了。我母親只氣的面白唇青。一句話也沒有。嬸娘也是徬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攙他起來。一面說道。伯父有話好好的說。不要動怒。我姊姊在旁道。伯父起來罷。這地下冷呢。子英道。冷死了。少不了你們抵命。一面說一面起來。我道。伯父到底爲了甚麼事情動氣。子英道。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輸的很了。要見一個。殺一個。我道。不過輸了錢。何必

有了錢便叫  
姪哥可笑

這樣動氣呢。子英道：「你知道我輸了多少？」我道：「這個姪兒那裡知道？」子英忽地裡直跳起來道：「你賠還我五兩銀子。」我道：「五兩只怕不夠了呢。」子英道：「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老子是發了財的人。你今天沒有。就拚一個你死我活。我連忙道：『有、有、隨手在身邊掏出一個小皮夾來。一看裡面只贖了一元錢。七八個小角子。便一齊傾了出來。』」道：「這個先送給伯父罷。」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發。起來就走。我送他出去。順便關門。他却回過頭來道：「姪哥。我不過借來做本錢。明日贏了。就還你。說着去了。我關好了門。重復進內。我母親道：『你給了他多少。』我道：『沒有多少。』母親道：『照你這樣給起來。除非真是發了財。只怕發了財也供應他們不起呢。』我道：『母親放心。孩兒自有道理。』母親道：『我的錢是不動的。』我道：『這個自然。當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拚命的話。說笑了一番。各自歸寢。一夜無話。明日我檢出了繼之給我的信。走到繼之家裡。見了吳伯衡。交了信。伯衡看過道：『你要用多少呢。』我道：『請先借給我一百元。』伯衡依言。取了一百元。交

只寥寥幾句  
話中有幾多  
曲折幾許機  
關幾許活潑  
幾多權變想  
是從閱歷中  
得來

閒閒一言却  
使機關盡露  
令閱者自知

給我道。不夠時再來取罷。繼之信上說。儘多儘少。隨時要應付的呢。我道。是。是。到了不夠時。再來費心。辭了伯衡回家。暗暗安放好了。就去尋那一位族長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號叫做借軒。我見了他。他先就說道。好了。好了。你回來。了。我正盼着你呢。上個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說要各房派了銀子好。修理。誰知你母親一毛不拔。就擱到此刻。還沒有動工。我道。估過價沒有。倒底。要多少銀子纔够呢。借軒道。價是沒有估。此刻雖是多派些。修好了。餘下來。仍。舊可以派還的。我道。何妨叫了泥水木匠來估定了價。大家公派呢。不然大家都。是子孫。誰出多了。誰出少了。都不好。其實就是我一個人承認。修了在祖宗面。上。原不要緊。不過在衆兄弟面上。好像我一個人獨佔了面子。大家反爲覺得。不好。看老實說。有了錢。與其這樣化的吃力。不討好。我倒不如拿來孝敬。點給。叔公。了。借軒拊掌道。你這話一點也不錯。你出了一回門。怎麼就練得這麼明。白了。我說。非你回來不行呢。尤雲岫。他還說你純然是孩子氣。他那雙眼睛不。

好大題目

不打自招

費心費心

知。是。怎。麼。生。的。我。道。不。然。呢。還。不。想。着。回。來。因。爲。接。了。母。親。的。病。信。纔。趕。着。來。的。借。軒、沈、吟、了、半、晌、道。其。實。呢。我。也。不。應。該。騙。你。但。是。你。不。回。來。這。祠。堂。總。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就。是。你。我。做。子。孫。的。也。不。安。呀。所。以。我。設。法。叫。你。回。來。我。今。天。且。給。你。說。穿。了。這。電。報。是。我。打。給。你。的。要。想。你。早。點。回。來。料。理。這。件。事。只。得。撒。個。謊。那。電。報。費。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我。道。費。心。得。很。明。日。連。電。報。費。一。齊。送。過。來。說。罷。辭。了。回。家。我。並。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話。母。親。道。我。們。了。去。丟。下。你。嬌。嬌。姊。姊。怎。麼。我。道。嬌。嬌。姊。姊。左。右。沒。有。牽。掛。就。一。同。去。也。好。母。親。道。幾。千。里。路。誰。高。興。跟。着。你。跑。知。道。你。到。外。面。去。將。來。混。得。怎。麼。樣。呢。嬌。娘。道。這。倒。不。要。緊。橫。豎。我。沒。有。掛。慮。只。是。我。們。小。姐。雖。然。沒。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點。不。便。就。是。了。姊。姊。道。不。要。緊。我。明。日。回。去。問。過。婆。婆。只。要。婆。婆。肯。了。沒。有。甚。麼。不。便。我。們。去。住。他。幾。年。再。回。來。豈。不。是。好。只。是。伯。母。這。裡。的。房。子。不。知。托。誰。去。照。應。我。對。母。親。說。道。孩。兒。想。我。們。在。家。鄉。是。斷。斷。不。能。住。的。了。只。有

出們去的一個法子。並且我們今番出門，不是去三五年的話，是要打算長遠的。這房子同那幾畝田，不如拿來變了價，帶了現銀出去，覷便再圖別的事業罷。母親道：這也好。只是一時被他們知道了，又要來訛詐。我道：有孩兒在這裡，不要怕他，包管風平浪靜。母親道：你不要只管說嘴，要小心點纔好。我道：這個自然。只是這件事要辦就辦，在家萬不能多耽閣日子了。此刻沒事，孩兒去尋尤雲岫來。他做慣了這等中人的說罷去尋雲岫。告明來意。雲岫道：近來大家都知你父親贖下萬把銀子，這會爲甚麼要變起產來。莫不是裝窮麼。我道：並不是裝窮，是另外有個要緊用處。雲岫道：到底有甚麼用處。我想雲岫不是個好人，不可對他說實話。且待我騙騙他。因說道：因爲家伯要補缺了，要來打點部費。雲岫道：呀，真的麼。補那一個缺。我道：還是借補通州呢。雲岫道：你老人家贖下的錢，都用完了麼。我道：那裡就用完了。因爲存在匯豐銀行是存長年的。沒有到日子起不出來罷了。雲岫道：你們那一片田，當日你老人家置的時

你這會纔明白

候。也是我經手。只買得九百多銀子。近來年幾不很好。只怕值不到那個價了呢。我明日給你回信罷。我聽說便辭了回家。入得門時。只見滿座都擠滿了人。不覺嚇了一跳。正是

出門方欲圖生計 入室何來座上賓

要知那些都是甚麼人。且待下回再記。

家庭不能處。故園不可居。所謂茫茫大地。無可容身者。非此之謂耶。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來滿座歡聲 變田產惹出一場惡氣

及至定睛一看時。原來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班叔兄弟姪。團坐在一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見。大眾喧嘩嘈雜。爭着問上海南京的風景。我只得有問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衆人齊集。不如趁這個時候。議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因對衆人說道。我出門了一次。迢迢幾千里。不容易回家。這回不多幾天。又要動身去了。難得今日衆位齊集。不嫌簡慢。就請在這裡用一頓飯。大家叙

可謂見機

叙別情。有幾位沒有到的。索性也去請來。大家團叙一次。豈不是好。衆人一齊答應。我便打發人去把那沒有到的都請了來。借軒子英也都到了。衆人紛紛的在那裡談天。我悄悄的把借軒邀到書房裡。讓他坐下。說道。今日衆位叔兄弟。難得齊集。我的意思。要煩叔公趁此議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借軒縐着眉道。議是未嘗不可以議得。但是怎麼個議法呢。我道。只要請叔公出個主意。借軒道。怎麼個主意呢。我看他神情不對。連忙走到我自己臥房。取了二十元錢出來。輕輕的遞給他道。做姪孫的雖說是出門一次。却不曾掙着甚麼錢回來。這一點點不成敬意的。請叔公買杯酒吃。借軒接在手裡。顛了一顛。笑容可掬的說道。這個怎好生受你的。我道。只可惜做姪孫的不曾發得財。不然這點東西。也不好意思拿出來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議定這件事。就感激不盡了。借軒道。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我道。只憑叔公分付。就是了。正說話時。只聽得外面一疊連聲的叫我。連忙同借軒出來看時。只見一個人拿了一封信。



所謂酒肉兄弟

未曾做着官親已經有此打算凡已經做着官親者其行逕可想

說是要回信的。我接來一看，原來是尤雲岫送來的，信上說方纔打聽過那一片田。此刻時價，只值得五百兩。如果有意出脫，三兩天裡就要成交。倘是遲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對來人說道：「此刻我有事，來不及寫回信，你只回去說我明天當面來談罷。」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這封信給眾人觀看。內中有兩個便問爲甚麼事要變產起來。我道：「這話也一言難盡，等坐了席，慢慢再談罷。」登時叫人調排桌椅，擺了八席，讓眾人坐下，煖上酒來。肥魚大肉的都搬上來。借軒又問起我爲甚事要變產。我就把騙尤雲岫的話，照樣說了一遍。眾人聽了，都眉飛色舞道：「果然補了缺，我們都要預備着去做官親了。」我道：「這個自然。只要是補着了缺，大家也樂得出去走走。」內中一個道：「一個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許多官親。」一個道：「我們輪着班去。」到了那裡，經手一兩件官司，發他一千八百的財，就回來讓第二個去。豈不是好？」又一個道：「說是這麼說，到了那個時候，只怕先去的賺錢賺出滋味來了，不肯回來，又怎麼呢？」又一個道：「不要緊，他

不回來。我們到班的人到了。可以提他回來。滿席上說的都是這些不相干的話。聽得我暗暗好笑起來。借軒對我嘆道。我到此刻。方纔知道人言難信呢。據尤雲岫說。你老子身後贖下有一萬多銀子。被你自家伯父用了六七千。還有五六千在你母親手裡。此刻據你說起來。你伯父要補缺。還要借你的產業做部費。可見得他的話是靠不住的了。我聽了這話。只笑了一笑。並不回答。借軒又當着衆人說道。今日既然大家齊集。我們趁此把修祠堂的事議妥了罷。我前天叫了泥水匠來估過。估定要五十吊錢。你們各位就今日各人認一分罷。至於我們族裡。貧富不同。大家都稱家之有無做事便了。衆人聽了。也有幾個

原來前天已經估定了

此二十元之功也可嘆

贊成的。借軒就要了紙筆。要各人簽名捐錢。先遞給我。我接過來在紙尾上寫了名字。再問借軒道。寫多少呢。借軒道。這裡有六十多人。只要捐五十吊錢。你隨便寫上多少就是了。難道有了這許多人。還捐不夠麼。我聽說就寫了五元。借軒道。好了。好了。只這一下筆。就有了十分之一了。你們大家寫罷。一面說話

起先原說一百兩忽然降至七元有零何以異於賣古董可笑

承情承情

時他自己也寫上一元。以後挨次寫去。不一會都寫過了。拿來一算。還短着兩元七角半。借軒道。你們這個寫的也太瑣碎了。怎麼鬧出這零頭來。我道。不要緊。待我認了就是。隨即照數添寫在上面。衆人又復暢飲起來。酣呼醉舞了好一會。方纔散坐。借軒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來。在書房裡開燈吃烟。衆人陸續散去。只賸了借軒一個人。他便對我說道。你知道衆人今日的來意麼。我道。不知道。借軒道。他們一個個都是約會了。要想個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過。我也阻止他們不住。這會見你很客氣的。請他們吃飯。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聽見你。說要變產。你伯父將近補缺。當是又改了想頭。要去做官親。所以不曾開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頭鎮壓住。不然今日只怕要鬧得個落花流水呢。正說話間。只見他所用的一个小厮。拿了個紙條兒。遞給他。他看了。叫小厮道。你把烟傢伙收了回去。我道。何不多坐一會呢。借軒道。我有事。去見一個朋友。說着把那條子揣到懷裡。起身去了。我送他出門。回到書房一看。只見那條子落

在地下。順手檢起來看看。原來正是尤雲岫的手筆。叫他今日務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罷。便把字條團了。到上房去。與母親說。知據雲岫說。我們那片田。只值得五百兩的話。母親道。那裡有這個話。我們買的時候。連中人費一切。也化到一千以外。此刻怎麼只得個半價。若說是年歲不好。我們這幾年的租米。也不會缺少一點。要是這個樣子。我就不出門去了。就是出門。也可以託個人經管。我斷不拿來賤賣的。我道。母親只管放心。孩兒也不肯胡乱就把他賣掉了。當夜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個主意。到了次日。一早起來。便去訪吳伯衡。告知要賣田的話。又告知雲岫說年歲不好。只值得五百兩的話。伯衡道。當日買來是多少钱呢。我道。買來時是差不多上千銀子。伯衡道。何以差得到那許多呢。你還記得那圖堡。四至麼。我道。這可有點糊塗了。伯衡道。你去查了來。代我給你查一查。我答應了回來。檢出契據。抄了下來。午飯後。又拿去交給伯衡。方纔回家。忽然雲岫又打發人來請我。我暗想這件事已經託了伯衡。且不要去。

何以如此急  
急

他何以就知  
道有病寫來  
閃爍鬼域技  
倆使讀者能  
於言外得之

會他，等伯衡的回信來了再商量罷。因對來人說道：我今日有點感冒，不便出去。明後天好了，再來罷。那來人便去了。從這天起，我便不出門，只在家裡同母親、嬸娘、姊姊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話。又談談家常，過了三天，雲岫已經又叫人來請過兩次。這一天我正想去訪伯衡，恰好伯衡來了。寒暄已畢，伯衡便道：府上的田，非但沒有貶價，還在那裡漲價呢。因為東西兩至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個暴發家，他嫌府上的田把他的隔斷了，打算要買了過去，連成一片。這一向正打算要託人到府上商量。……正說到這裡，忽然借軒也走了進來。我連忙對伯衡遞個眼色，他便不說了。借軒道：我聽見說你病了，特地來望望你。我道：多謝叔公，我沒有甚麼大病，不過有點感冒，避兩天風罷了。當下三人間談了一會。伯衡道：我還有點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門外約定，我就去訪他。然後入內，敷演借軒走了。我就即刻去訪伯衡，問這件事的底細。伯衡道：這李氏是個暴發的人，他此刻想要買這田，其實大可以向他多要點價。他一定

肯出的。況且府上的地。我已經查過。水源又好。出水的路又好。何至於貶價呢。還有一層。繼之來信。叫我盡力招呼你。你到底爲了甚麼事。要變產。也要老實告訴我。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錢。只管對我說。不要叫繼之知道了。要怪我呢。我道。因爲家母也要跟我出門去。放他在家裡。倒是個累。不如換了銀子。帶走的便當。還有我那一所房子。也打算要賣了呢。伯衡道。這又何必。要賣呢。只要交給我代理。每年的租米。我拿來換了銀子。給你匯去。還不好麼。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給人家。收點租錢。左右我要給繼之經管房產。就多了這點。也不費甚麼事。我想伯衡這話。也很有理。因對他說道。這也很好。只是太費心了。且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再來奉復罷。說罷辭了出來。因想去探尤雲岫。到底。是甚麼意思。就走到雲岫那裡去。雲岫一見了我。便道。好了麼。我等你好幾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賣不賣的。我道。自然是賣的。不過價錢太不對了。雲岫道。隨便甚麼東西。都有個時價。時價是這麼樣。那裡還能夠多賣呢。我道。時價

不對。我可以等到漲了價時再賣呢。雲岫道。你伯父不等着要做部費用麼。我道。那只好再到別處張羅。只要有了缺。京城裡放官債的多得很呢。雲岫低頭想了一想道。其實賣給別人呢。並五百兩也值不到。此刻是一個姓李的財主要買。他有的是錢。纔肯出到這個價。我再去說說。許再添點。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別處張羅了。我道。我這片地。四至都記得很清楚。近來聽說東西兩至都變了。姓李的產業了。不知可是這一家。雲岫道。正是。你怎麼知道呢。我道。他要買我的。我非但照原價絲毫不減。並且非三倍原價。我不肯賣呢。雲岫道。這又是甚麼緣故。我道。他有的是錢。既然要把田地連成一片。就是多出幾個錢。也不爲過。我的田又未少收過半粒租米。怎麼乘人之急。希圖賤買。這不是爲富不仁麼。雲岫聽了。把臉漲的緋紅。歇了一會。又道。你不賣也罷。此刻不過這麼談談。錢在他家裡。田在你家裡。誰也不能管誰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銀子。就有面子。何況這位李公。現在已經捐了道銜。在家鄉裡也算是一位大鄉紳。他

乘人之急一  
語明明道着  
他他所以臉  
紅也

原來捐了道  
銜中了舉人  
却有如許作  
用

的兒子已經捐了京官。明年是鄉試。他此刻已經到京裡去買關節。一旦中了舉人。那還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讓他三分。到了那時。怕他沒有法子。要你的田。我聽了。不覺冷笑道。難道說中了舉人。就好強買人家東西了麼。雲岫也冷笑道。他並不要強買你的。他只把南北兩至也買了下來。那時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設法斷了你的水源。只怕連一文也不值呢。你若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銀子。面子功名。你抗得他過麼。我聽了。這話不由的站起來。道。他果然有了這個本事。我就雙手奉送與他。一文也不要說着。就別了出來。一路上氣忿忿的。却苦於無門可訴。因又走到伯衡處。告訴他一遍。伯衡笑道。那裡有這等事。他不過想從中賺錢。拿這話來嚇唬你罷了。那麼我們繼之呢。中了進士了。那不是要平白地去吃人了麼。我道。我也明知沒有這等事。但是可恨他還當我是個小孩子。拿這些話想來嚇唬我。我不念他是個父執。我還要打了他的嘴巴。再問他是說話。還是放屁呢。……說利這裡。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



來。正是

聽來惡語方奇怒。念到奸謀又暗驚。

要知想起的是甚麼事。且待下回再記。

此一回全是機詐文章。無一筆無一處不是形容鬼蜮伎倆。寫來閃爍不定。最奇者。記者此時。亦忽生機警心。閒閒一句謊話。遂令一衆小人。顛倒迷醉。甚矣人心險詐。非具有機械者。不足以存立於社會中也。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沒母子動身 冷嘲熱諷世伯受窘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他日這姓李的。果然照他說這麼辦起來。雖然不怕他強橫到底。但是不免一翻口舌。豈不費事。伯衡道。豈有此理。那裡有了幾個臭銅。就好在鄉里上這麼橫行。我道。不然。姓李的或者本無此心。禁不得這班小人。在旁邊唆擺。難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舊賣給他罷。伯衡沈吟了半晌。道。這麼罷。你既然怕到這一着。此刻也用不着賣給他。且照原價賣給這裡也。

不必過戶。將來你要用得着時。就可照原價贖回。好在繼之同你是相好。沒有辦不到的。這個辦法。不過是個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經是這裡的產業。他便不敢十分橫行。如果你願意真賣了。他果然肯出價。我就代你賣了。多賣的錢。便給你匯去。你道好麼。我道。這個主意很好。但是必要過了戶纔好。好叫他們知道是賣了。自然就安靜些。不然等他橫行起來。再去理論。到底多一句說話。伯衡道。這也使得。我道。那麼就連我那所房子。也這麼辦罷。伯衡道。不必罷。那房子又沒有甚麼姓李不姓李的來謀你。留着收點房租罷。我聽了也無可無不可。又談了些別話。便辭了回家。把上項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母親。母親道。這樣辦法好極了。難得遇見這般好人。但是我想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辦法纔好。不然我們要走了。房子說是要出租。我們族裡的人。那一個不爭着來住。你若要收他房租。只怕給他兩個。還換不轉一個來呢。雖然吳伯衡答應照管。那裡照管得來。說起來。他就說我們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

你來收甚麼房租。這麼一撒賴。豈不叫照管的人爲難麼。我們走了。何苦要留下這個閒氣。給人家去淘呢。我聽了。覺得甚是有理。到了次日。依然到伯衡處商量。承他也答應了。便問我道。這房子原值多少呢。我道。去年家伯曾經估過。價說是值二千四百銀子。要問原值時。那是個祖屋不可查考的了。伯衡道。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請一個公正人估看就是了。我道。這又何必。這個明明是你推繼之的情。照應我的。我也不必張揚。去請甚公正人。只請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伯衡答應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兩個人來估看。說是照樣新蓋造起來。只要一千二百銀子。地價約摸值到三百兩。共是一千五百兩。估完就先去了。伯衡便對我說道。估的是這樣。你的意思是怎樣呢。我道。我是空空洞洞的一無成見。既然估的是一千五百兩。就照他立契就是了。我只有一个意見。是愈速愈好。我一日也等不得。那一天有船。我就那一天走了。伯衡道。這個容易。你可知道幾時有船麼。我道。聽說後天有船。我們好在當面交易。用不着中

處處反照前  
文不必細叙  
怪狀自現

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約。請你把那房價地價。打了匯單。給我罷。還有繼之也要匯五千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緊。伯衡答應了。我便取過紙筆寫了兩張契約。交給伯衡。忽然春蘭走來。說母親叫我。我即進去。母親同我如此這般的說了幾句話。我便出來對伯衡說道。還有舍下許多木器之類。不便帶着出門。不知尊府可以寄放麼。伯衡道。可以。我道。我有了動身日子。即來知照。到了那天。請你帶着人來。等我交割房子。並點交東西。若有人問時。只說我連東西一起賣了。方纔妥當。伯衡也答應了。又搖頭道。看不出貴族的人。竟要這樣防範。真是出人意外的了。談了一會。就去了。下午時候。伯衡又親自送來一張匯票。共是七千兩。連繼之那五千也在內了。又將五百兩折成鈔票。一齊交來。道。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這五百兩不打在匯票上了。我暗想真是會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許多。因取出一百元。還他前日的借款。伯衡道。何必這樣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還繼之不遲。我道。這不行。我到那裡

還他。他又要推三阻四的不肯收。倒弄得無味。不如在這裡先還了乾淨。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這些。伯衡方纔收了。別去。我就到外面去打聽船期。恰好是在後天。我順便先去關照了伯衡。然後回家。忙着連夜收拾行李。此時我姊姊已經到婆家去說明白了。肯叫他隨我出門去。好不興頭。收拾了一天一夜。畧畧有點頭緒。到了後天的下午。伯衡自己帶了四個家人來。叫兩個代我押送行李。兩個點收東西。我先到祖祠裡拜別。然後到借軒處。交明了修祠的七元二角五分銀元。告訴他我即刻就要動身了。借軒吃驚道。怎麼就動身了。有甚麼要事麼。我道。因為有點事。要緊要走。今天帶了母親、姊姊、姊姊、一同動身。借軒大驚道。怎麼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我道。房子已經賣了。借軒道。那田呢。我道。也賣了。借軒道。幾時立的契約。怎麼不拿來給我簽個字。我道。因為這都是祖父、父親的私產。不是公產。所以不敢過來驚動。此刻我母親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閣了。說罷拜了一拜。別了出來。借軒現了滿臉悵悵之色。我

想是要分中  
金也一笑

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悵惱些甚麼。回到家時。交點明白了東西。別過伯衡。奉了母親、姪娘、姊姊、上轎。帶了丫頭春蘭。一行五個人。逕奔海邊。用剗子剗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規例。船未開行。是不開飯的。要吃時。也可以到廚房裡去買。當下我給了些錢。叫廚房的人開了晚飯吃過。伯衡又親到船上來送行。拿出一封信。託帶給繼之。談了一會。去了。忽然尤雲岫慌慌張張的走來。道：「你今天怎麼就動身了。」我道：「因為有點要緊事。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裡辭行。十分過意不去。此刻反勞了大駕。益發不安了。」雲岫道：「聽說你的田已經賣了。可是真的麼？」我道：「是賣了。」雲岫道：「多少錢賣給誰呢？」我有心要慳他氣惱。因說道：「只賣了六百兩。是賣給吳家的。」雲岫頓足道：「此刻李家肯出一千了。你怎麼輕易就把他賣掉。你說的是那一家吳家呢？」我道：「就是吳繼之家。前路一定要買。何妨去同吳家商量前路。既然肯出一千。他有了四百的聽頭。怕他不賣麼？」雲岫道：「吳繼之是本省數一數二的富戶。到了他手裡。那裡還肯賣出來。我有

俗諺有云將  
他拳頭打他  
嘴其是之謂  
乎

只怕氣的不  
是這一點  
直回溯到第  
快語文是快  
吐其惡氣  
也

心再要慚他一慚。因說道：世伯不說過麼？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斷了，那時一文不值，不怕他不賣。只這一句話，氣的雲岫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半句話也沒有。只瞪着双眼看我，我又徐徐的說道：但只怕買了關節中了舉人，還敵不過繼之的進士。除非再買關節也去中個進士，纔能敵個平手。要是點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時地方官非但怕他三分，只怕還要怕到十足呢。雲岫一面聽我說一面氣的目定口呆，歇了一會，纔說道：產業是你的，憑你賣給誰也不干我事。只是我在李氏面前誇了口，拍了胸，說一定買得到的。你想要不是你先來同我商量。我那裡敢說這個嘴。你就是有了別個受主，也應該問我一聲。看我這裡肯出多少，再賣也不遲呀。此刻害我做了個言不踐行的人，我氣的就是一點。點。我道：世伯這話，可是先沒有告訴過我。要是告訴過我，我就是少賣點錢，也要成全了世伯這個言能踐行的美名。不是我誇句口少賣點，也不要緊。我是銀錢上面看得很輕的，百把銀子的事，從來不行十分追究。雲岫搖

純然是一個小孩子借軒口中傳來之說也可謂一絲不漏莫怪其只有嘆氣頓足矣

了半天的頭道。看不出來。你出門沒有幾時。就歷練的這麼麻利了。我本來純然是一個小孩子。那裡。數得上。講麻利呢。少上點。當已經了不得了。雲岫聽了。嘆了一口氣。把脚頓了一頓。立起來。在船上。踱來。踱去。一言不發。踱了兩回。轉到外面去了。我以為他到外面解手。誰知一等他不回來。再等他也不回來。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我自從前幾天。受了他那無理取鬧。嚇唬我的話。一向胸中沒有好氣。想着了。就着惱。今夜被我一頓搶白。罵的他走了。心中好不暢快。便到房艙裡。告知母親。嬸娘。姊妹。大家都笑著代他沒趣。姊妹道。好兄弟。你今夜算是出了氣了。但是細想起來。也是無謂得很。氣雖然叫他受了。你從前上他的當。到底要不回來。母親道。他既不仁。我就可以不義。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兒寡婦養命的產業上賺錢。這種人。還不罵他幾句。壓。姊妹道。伯娘。不是這等說。你看兄弟在家的時候。生得就同閨女一般。見個生人。也要臉紅的。此刻出去歷練。得有多少日子。就學得這麼着了。他這個纔是起頭的。



語話有分寸  
句句金石言  
不圖於女子  
中得之我亦  
願有此好姊  
姊

一點點已經這樣了。將來學得好的就是個精明強幹的精明人。要是學壞了。可就是一個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強幹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甚麼。骨子裡面是截然兩路的。方纔兄弟對雲岫那一番話。固然是快心之談。然而細細想去。未免就近於刻薄了一個人。嘴裡說話是最要緊的。我也曾讀過幾年書。近來做了未亡人。無可消遣。越發甚麼書都看看。心裡比從前也明白多着。我並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福的話。但是精明的是正路。刻薄的是邪路。一個人何苦正路不走。走了邪路呢。伯娘你教兄弟以後。總要拿着這個主意。情願他忠厚些。萬萬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叫萬人切齒到處結下冤家。這個於處世上面很有關係的呢。我母親叫我道。你聽見了姊姊的話。沒有。我道。聽見了。我心裡正在這裡又佩服又慚愧呢。母親道。佩服就是了。又慚愧甚麼。我道。一則慚愧我是個男子。不及姊姊的見識。二則慚愧我方纔不應該對雲岫說那番話。姊姊道。這又不是了。雲岫這東西不給他兩句。他當人家一輩。

子都是糊塗蟲呢。只不過不應該這樣。旁敲側擊。應該要明亮亮的。叫破了他。我道。我何嘗是不這樣想。只碍着他是個父執。想來想去。沒法開口。姊姊道。不是呢。這就是精明的。沒有到家之過。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說甚麼。就說甚麼。正說話時。忽聽得艙面人聲嘈雜。帶着起錨的聲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開行了。時候已經不早了。大家安排憩息。到了次日。已經出了洋海。喜得風平浪靜。大家都還不暈船。左右沒事。闲着便與姊姊談天。摠覺着他的見識。比我高得多着。不覺心中暗喜。我這番同了姊姊出門。就同請了一位先生。一般。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繼之。裡面又有了這位姊姊。不怕我沒有長進。我在家時。只知道他會做詩詞小品。却原來有這等大學問。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因此終日談天。非但忘了離家。並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誰知走到了第三天。忽然遇了大風。那船便顛播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暈倒了。幸喜我還能支持。不時到艙面去打聽甚麼時候好到。回來安慰衆人。這風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風息。

了。我再去探問時。說是快的。今天晚上。遲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於是這一夜大家安心睡覺。只因受了一天一夜的顛播。到了此時。困倦已極。便酣然濃睡。睡到天將亮時。平白地從夢中驚醒。只聽得人聲鼎沸。房門外面。脚步亂響。正是

駢然一覺邯鄲夢。送到繁華境地來。

要知爲甚。事人聲鼎沸起來。且待下回再記。

搶白尤雲岫一番。自是快文快事。又嫌其失於刻薄也。特轉出其姊姊一番正論。以匡救之。蓋無此一頓搶白。則令讀此悵悶欲死。既搶白之矣。使無正論以匡救之。又恐世人徒狃於一時之快。而汨沒其德性。故特急轉此一筆。作者關心社會。故特施此眼明手快之筆。真是佛菩薩心腸。此回搶白一頓。即借以收束以前一切。此後自當別有一番鋪叙。作尤長之小說者。往往用此法。



社會  
小說 **九命奇冤**

嶺南將叟重編

三三

第十回 遇重喪惡棍大遭殃 代和事奸徒快中飽

却說貴興聽見後面叫救命。連忙飛奔進去。只見丫環僕婦亂做一團。貴興喝問甚事。只見何氏招手道。官人快來呀。姑娘不好了。貴興吃了一驚。走到桂仙房門口一看。只見一幅羅巾。高高的把個桂仙掛起。頭髮也散了。那舌頭伸出來。有二寸多長。兩隻眼睛睜起來。比活的時候大了兩倍。躲了躲脚道。這是那裡說起。好好的怎麼活的不耐煩了。何氏着急道。官人快解下來救呀。我們解了半天。解不下來。貴興便叫喜來去解了下來。救了一會。眼見得是沒用的了。貴興看見他襟上。露出一角信封來。便順手抽出來一看。信面上寫着。『送梁宅姑母大人安稟。』貴興大怒道。原來是私通仇家的。死遲了。死遲了。把那封信撕了個粉碎。賭着氣走了出來。一衆強徒迎着問訊。貴興畧畧說知。爵興道。別的不打緊。這位表姪女。不是許了陳家的麼。那小官人不必管他。只是他的

老子陳澤廣。不是好說話的。因爲他專門代人寫狀詞。寫得好。人家都叫他做陳狀元呢。先要設法打發他纔好。貴興愕然道。這便怎麼得了。爵興道。不過破點財罷了。當夜亂到天明。一面買棺材。預備盛殮。一面到陳家去報喪。這陳澤廣聞報。就帶了兒子。親來吊問。一見面就道。這是小兒沒福。但不知令妹得的是甚麼病。怎麼過的這麼快。貴興道。是昨夜得的一個急病。醫治不及。陳澤廣道。就煩引路到裡面。一則弟也看看。二來叫小兒也向他的未婚妻上一爐香。貴興道。這個且不敢當。先請書房裡坐罷。說罷讓他父子到了書房。因爲自己不便啓口。就來叫爵興去探聽口氣。從中說項。往來回話。到底說到貴興出了二千銀子。爵興却從中落了五百。陳澤廣得了一千五百銀子。便屁也不放一個。帶着兒子去了。裡面哭聲又起。是要裝殮了。何氏屢次三番。叫人出來請貴興送殮。貴興因爲爲了妹子。用了二千銀子。沒好氣。走進來。撇着嘴。也不哭。也不說話。只見五歲大的兒子應科。哭跳着叫姑娘。哭的昏了。一跳跳在貴興脚

上。把他纔上脚的一雙新襪子。跣了一塊污泥。貴興兜臉就是一巴掌。打將過去。道。他死了。干你甚事。要你這麼傷心。何氏忙過來拉在一旁。哭着道。誰像你是個沒心肝的。同胞一脈的妹妹死了。淚絲兒也沒有一點。此刻又沒有人得罪你。你又聽了那個強盜的唆攪。却來拿兒子出氣。貴興大怒道。噯！誰是強盜。你這強盜說的是誰。說着兜臉打了一掌。何氏已經哭的傷心。此時趁勢倒在地下。號陶大哭起來。貴興更是怒不可遏。走近一步。很很的踢了兩脚。一衆丫頭僕婦。齊來勸開。貴興走了出來。怒氣未息。一衆強徒都來解勸。貴興直挺挺的坐着。總不荅話。衆人見沒有意思。漸漸的都散去了。只賸了區爵興一人。花言巧語的。勸得貴興回過笑臉來。便拉他到烟榻上燒烟解悶。向烟盤裡一看道。呀。不好了。我這一盒烟。怎麼淺了許多。想了一想道。是了。一定你家喜來拿去了。我聽說他近來很肯頑這個罷罷。這裡放不得了。九錢多銀子一兩的東西。我那裡供得起他偷呢。我把這半盒帶在身邊。這一盒滿的。請賢姪代我

收好了罷。這裡再放不得了。貴興道。表叔何不拿回家去呢。爵興道。不行。不行。我那裡閒人太多。我供應他們不起。第一是一個姓熊的朋友。叫做熊阿七。也是江湖上一條好漢。因此我很敬重他。只是他的烟量太大。有在那裡。無論一兩八錢。不吃光了。不丟槍的。貴興笑了一笑。又談了一會。爵興也去了。此時裡面靜了些。不免進去看看。只見何氏對着棺材。抽抽咽咽的哭個不住。貴興便到房裡。把爵興那盒烟。放在檢妝抽屜裡。坐了一會。沒意思。又走到外面。在烟榻上躺了一會。覺得寂寞。又到裡邊來。何氏還是哭個不止。貴興嘆道。可以不哭了。看了看神形慘淡。也不覺一陣傷心。翻身仍走到外面。不知怎樣。摠覺得心神不定。摠是他們今日散的太早。冷靜的不好。忽然一陣。又覺得心驚肉跳起來。這一日總是無精打彩的。到了晚飯時候。他不願與何氏同吃。叫開到書房裡來。獨酌了數杯。總是無味。飯也不吃了。坐了一會。躺到烟榻上。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已有四更時候。覺得有點夜寒。遂起身到裡面去睡。走入內堂。看見



妹子的棺材停着。碧冷冷的點着一雙綠蠟燭。不覺打了個寒噤。走入房內。揭開帳子。在床沿上一坐。出了一會神。覺着更冷。暗道。奇怪。怎麼今年纔到八月裡。就這樣冷法呢。伸手要去推何氏。要叫他睡到裡面點。誰知伸手一摸。摸着一件東西。是冰冷的。不覺嚇了一驚。直跳起來。叫道。噲！快起來快起來。看床上是甚麼東西。叫了兩聲。不見答應。因說道。怎麼睡得同死人一般。這般叫也叫不醒了。只得拿起燈來。自己去照。先掛起了一邊帳子。方纔一手拿燈。一手揭帳。彎下腰來一看。只嚇得他哇的一聲喊了出來。倒退不及。仰面翻了個跟斗。燈也摔滅了。房裡弄得漆黑。連忙爬起來。連爬帶跌的出了房門。劈面又看見他妹子的棺材。越發嚇的渾身都麻木了。非但走不動。站也站不穩了。拍登一聲。坐在地下。連忙要起來。時那手脚又作怪起來。不由他做主。再拾也拾他不動。口裏要叫。時也是叫不出聲。心裡又慌又害怕。這回不好了。我怎麼啞了。沒奈何在地上亂爬。爬到天井裡。用盡平生之力。大叫道。起起起起起……以後

更叫不出來了。不好了。怎麼我這下頰震動起來。三十二個牙齒也叩響了。回頭看看堂屋裡的棺材。不覺又抖了一抖。仍舊站不起來。只得再爬。一直爬到外面堂屋裡。坐在地下。按一按心神。略爲好點。那牙齒仍是叩個不住。手脚是冰冷的。身上却一陣一陣。只管出汗。併力把牙根咬緊。雙手捧住心頭。在鼻孔裡喘了一回氣。覺得又好點了。就坐在地下。大叫道。你們起來呀。起來。起來。你們快起來。這時已是四更多天。衆人正在好睡。他又在外頭叫。那裡有人聽見。叫了十幾聲。側耳一聽。仍是鴉鵲無聲。沒奈何。只得站起來。此時好點了。站得起來了。不過脚軟點罷了。一步一跌的到外面去。要到門房裡。叫喜來。此時月已沈。西天井裡是漆黑的。看看又是害怕。幸得書房窗戶有一點燈影射出來。只得硬着頭皮。大着胆子。走到門房門口。也來不及叫了。攢起拳頭。就在門上擂鼓般打得震天響。你道他在床上。見了甚麼。就嚇到這個地步。原來他拿燈一照時。只見何氏仰面睡着。頭髮披着。眼睛睜着。口是張着。臉上是變成不紫不

黑的顏色。他方纔說他老婆睡得同死的一般。這可不但同死的一般。直頭是死的了。這纔把他嚇的三魄賸了半魂六魄失了五魄。露出這副醜態來。且說當下他那擂鼓般的打門把喜來驚醒了。罵道。天還沒亮呢。是那個羔子忘八蛋呀。貴興沒有聽見。還是亂擂。喜來又罵道。是那個混帳東西呀。貴興因爲擂門。擂的太响了。還沒有聽見。擂的更利害。喜來大怒跳起身來開了門。誰知貴興。擗門用力太猛。這裡門一開。那裡就撲通一聲。撲了一交。跌到門裡。喜來猛不提防被他壓了個仰面。一交心中越發大怒。一手執着他髮辮。這隻手就是劈拍劈拍的幾個巴掌。回眼一看。大驚道。原來是大爺該死該死。一面攙扶起來。問道。大爺有甚麼事來。一面細看他時。只見他面色白的同石灰一般。眼睛也直了。那氣是喘個不住。心中驚疑不定。正要扶他坐下。只見他說道。不好了。奶。奶。不見了。喜來大驚道。到那裡去了。大門早就上鎖的。呀。貴興道。沒了。喜來道。到底到了那裡呢。貴興道。是。是。死了。喜來又大驚道。昨日好好

的。這是那裡說起。貴興道：不……不用多問了。叫人起來罷。喜來嘴裡答應。心裡納悶道：怎麼死得這等大驚小怪的。莫非又上吊了麼。一面就拿着燈。照着貴興進去。便要到房去看。貴興只站在裡面天井裡道：你先去叫起各人罷。喜來便到裏面搖房門打牆壁的。叫起了一衆丫鬟僕婦。大眾方纔出來。忽聽得貴興大叫一聲：呀！不好了！僵屍來了！翻身往外就走。衆人方纔聽說奶奶死了。已是吃驚。走到堂前。見了棺材。又是心寒。忽然又聽了這一聲怪叫。只嚇得哄的一聲往裡就跑。蠟燭油盞摔了滿地。還是喜來胆大。飛跑過去。拉住貴興道：大爺做甚麼。貴興道：快……快放手。僵屍來了。喜來道：在那裡呢。貴興道：在房裡哭呢。喜來道：哭出來了。是奶奶回過氣來了。大爺放心。不是僵屍。貴興心中稍爲安了一安。喜來一手拉住貴興。回進來。大叫道：大家快出來。沒有僵屍。是奶奶回過來了。衆人方纔一個一個的慢慢出來。挨到房裡去。原來那裡是奶奶哭。是那個睡在裡床的應科小官。官因爲醒了。叫他娘不應。在那裡哭呢。貴興雖到

了。房裡却抵死不敢到床前去。有兩個老成僕婦。便過去先抱下孩子來。一個把在何氏心口上摸了一摸。道：「不中用的了。你們快來拆帳子罷。」七手八腳。就去拆帳子。却聽得地下拍撻一聲。是拉帳子時。在床頭上帶下一件東西來。掉在地下。喜來拾起看時。不覺吃驚道：「呀。這是鴉片烟盒呀。那裡來的。」貴興不覺頓足道：「罷了罷了。亂烘烘鬧了一會。早就天亮。貴興一面叫人去請衆惡徒來帮忙。一面到各處報喪。不一會。衆惡徒陸續到了。只有爵興未來。忽聽得門外一片聲嚷了進來。抬頭看時。却是丈人何達安。叔丈何達先。帶領二十多個何家子弟。嚷着進來。道：「好好的。人怎麼一夜工夫就死了。跑進來也不理貴興。一直○到○裡○面○去○了。貴興攔擋不住。暗暗着急。忙叫喜來飛跑去請爵興來調停。這事不知爵興來了。怎麼調停。且待下回分解。」

寫貴興見了死老婆吃驚一段令人一讀一發笑

第十一回 裕耕堂一場惡鬧 區爵興兩次私肥

却說貴興見勢頭不妙。忙叫喜來去請爵興。自己先與宗孔商量。此時爵興未到一時之間。怎生應付。宗孔道。這是他自己服毒的。又不是我們灌他吃的。怕他甚麼。說猶未了。只見何達安達先兩個。跟踉跄跄。走了出來。達安不由分說。走到貴興跟前。兜胸一把扭住。大喝道。我的女兒。是甚麼病死的。只這一下。嚇的貴興唇青面白。目定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半晌說道。我也不知是甚麼病。達安一鬆手。趁勢把他一推。貴興立不住脚。往後倒退了幾步。恰好退到一張交椅前面。把大腿碰了一碰。蹬的一聲。坐下。達先走上去。就是兩個巴掌。打得貴興眼中火光迸射。耳朵裡覺得轟的一聲。宗孔跳起來。指着達先道。噲！朋友。有話好好的說。怎麼就打起人來。達先喝道。我姪女平白地被你們謀死了。難道就罷了麼。宗孔道。噲。你那一隻眼睛看見是我們謀死他的。是他那小賤人……話未說完。達先早就趕過來。照臉一拳。宗孔連忙招架。兩人就扭住撕打。宗孔覷個便。把達先當胸推了一掌。達先立不穩。倒退過去。恰倒在當中。

天然几上。把一個三四尺高的古磁花瓶。碎着。一聲。跌個粉碎。達先順手在几上取起一塊英德石。對着宗孔摔來。宗孔把頭一低。那石從頭上飛過。打在玻璃窓上。宗孔順手拿起地上一個磁痰盂打去。這一打開了頭。達先也不打人了。拿起一座西洋大白鳴鐘。向天井裡一摔。碎着拍撻。磕個稀爛。又把一個柴窰花碟。磕成了十七八片。所有陳設的古玩字畫。打了個落花流水。宗孔此時。倒慌了手脚。裡面那二十多箇何家子弟。聽見外面鬧了。也從裡面打出來。當時凌家衆強徒。見宗孔同達先撕打。本要上前相助。倒是凌美閑攔住道。做好漢的。一個敵一個。不必幫手。不然打倒了他。也沒威風。衆人方纔止住。此時看見何家子弟出來。便一擁上前。一個接一個。逐對兒撕打。把一座四柱大廳。變做了個戰場。達安只是一手執着貴興。平排兒坐着。生怕他走了。宗孔正在趕着達先。忽然後面有人。拉了一把。回頭看時。却是美閑。遞過一個瓦罐。宗孔接來一看。大喜。趕上一步。對着達先。看得真切。舉起瓦罐。照頭打去。不偏不倚。正打在

頭上。碎着。一聲。瓦罐破了。豁刺刺。醍醐灌頂般淋了。一身糞汁。達先不覺大叫。一聲。這口。一張流了許多糞汁。到嘴裡。宗孔已是走遠了。達先逕奔貴興。一頭撞將過去。拿起貴興的熟羅長衫就揩。貴興此時人急智生。反一把扭住。達安不放。舉起腳來。把達先一蹬。又把達安一拉。往前一送。達安跌在達先身上。貴興仍是被他拉住。不曾放手。一齊滾將下來。三個人跌做一堆。各人身上都是一身糞。花開了個異香滿室。宗孔拍手大叫道。姪老爹快脫衣服呀。一句話把三個都提醒了。一齊脫下衣服。貴興得便。飛跑要到裡面去躲避。誰知裡面的丫鬟僕婦。被何家子弟。大打大鬧了一頓。趕了出來。又在外面大鬧。嚇的把腰門關了。貴興不得進去。忽又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怪響。原來上面掛着裕耕堂三個字的大匾。被他們用竹杆挑下來了。這一聲響。還未絕耳。忽又聽得一聲大叫道。大家不得動手。我來也。貴興急看時。原來是區爵興。當下爵興一進大門。即搶步上前。將撕打的一對一對勸開。勸了這兩個。又勸那兩個。勸得那兩個時。這兩



個又打起來了。好容易把他分開。爵興便高聲再說道：「大家不得再動手。這不是打架的事。貴興賢姪你坐在當中來。何家各位請到東邊坐了。我們凌家人都到西邊坐了。等我們好好商量。」又叫達先也坐在當中道：「請閣下招呼貴族子弟暫時平一平氣。有話好說。」又叫貴興道：「賢姪你鎮壓着自己。人不許再動手。說罷便拉了達安到書房裡去。一看見他渾身糞穢。便叫喜來打水出來先請洗臉。又叫打開腰門去取貴興的衣服出來先換下了。爵興先道：「令千金已經死了。並不是打架可以了事的。就是打到明天人也不能活過來的。彼此終是親戚。這翁婿情上何苦呢。依我愚見。叫令婿好好的賠個禮。賠個罪。就算了。」達安一面洗臉。一面冷笑道：「閣下這話我也很聽得懂。但是閣下知道我小女是怎樣死的麼？」爵興道：「我也不仔細。只聽見去請我的人說是服了鴉片烟死的。」達安道：「那就是了。我好好的女兒嫁給他。爲甚無端端的自尋短見起來。凌貴興他不。要仗着他有財有勢。好端端就可以把個老婆逼死了。却想要拿錢來堵我的。」

口我錢是看見過的。可引我不動。爵興道：「依閣下便要怎樣辦法呢？」達安道：「既然死於非命，少不免要經官相驗。聽候官斷。」爵興道：「好，這是個好主意。我也說要這個辦法。並且也不必勞動閣下去報官。這裡凌家也可以去報得。但有一層要請教：不知報了官，官來驗了，又怎樣判斷呢？」閣下雖然未必讀過律，然而總是讀書明理的。試問驗過之後，是自己服毒身死的，有論抵的道理麼？既然不能論抵，又何必多此一驗呢？況且又是個嫁出的女兒，入了他們兒子，也有五歲了，還有一層，只怕沒有斷令賠償卹銀給丈人具領的道理。就算那縣官不講律例，硬斷貴興出一筆錢，叫閣下具領，閣下雖然得了些小便宜，然而叫懂事的。人說起來，何某人是藉屍詐錢的，不然就說是賣女兒屍首的。閣下情願擔這個名聲，麼？」達安道：「這總是他凌虐不堪。這裡纔自尋短見呀。」爵興道：「凌虐的憑據呢？」相驗起來，徒然把令千金的遺體露天露地的被作作檢驗一番，未必尋得出一點傷痕。況且貴興又沒有三妻四妾，有了妾，這凌虐兩個字，或者還

可以憑空加得上去。你閣下可能指出一點證據來麼。凌虐的證據一點都沒有。這裡倒有了確鑿證據了。回來報了官。官到了一面請驗屍。一面請踏勘外面。打得還成個樣子麼。就差房子沒有拆了。古玩字畫又是個沒有價值的那時分。作兩案。辦理人命案子。不管怎麼辦法。自有律例。登門打架。且不論這打毀什物。貴興未必便甘心開起價錢來。請官斷賠不定是一萬八千。你說他值不到這個時。只要你照樣還他的東西。一席話說的達安無言可答。目瞪口呆。爵興不再理他。便到外面與貴興說話去了。歇了半晌。方纔又回進來。一言不發的坐着。達安道。依閣下說。便怎麼辦呢。爵興道。這是閣下的事。怎麼倒問起我來。我看這件事不容易辦。方纔我出去問貴興的話。他並沒有第二句話說。只說得一句道。「我在老子前也不曾受過這種惡氣。」正不知你們怎麼開交呢。又冷笑道。好沒來由。把個死人摔在床上。直到此刻還沒有個陰陽先生來過。不要說別的了。達安道。不必說了。還是請閣下代我調停下來罷。爵興道。

怎樣調停呢。達安道。但憑閣下主意。我無有不從。爵興道。不得閣下主意。我是無從下手的。達安道。我也沒有主意。只要小婿給我個下場就是了。爵興聽了。出去把貴興拉到一旁唧噥了一會。又進來道。我勸解了多少。此刻他情願打毀的什物。概不追究。另外送一千銀子。給閣下止淚。達安低頭想了一想。答應得遲了些。爵興便站起來道。閣下肯便肯不肯時。我還有事要先失陪了。好在閣下。自姓何貴興。自姓凌。我還姓我的區。任憑你們去鬧一個亂七八遭。我正好冷着眼睛看熱鬧。說着要走。達安一把拉住道。閣下莫忙。我便依了。只是小女的棺殮。要從豐。七七四十九天的齋醮。是不能免的。爵興道。這是他凌家的體面。閣下放心。既承應允。就請先回府。這一筆錢。我三天之內代他送到。達安道。那麼我三天之內。在舍候駕。不可失信。爵興道。大丈夫擔當得起。那有失信之理。說罷。一同出了書房。達安又到裡面。對他女兒。痛哭了一場。然後招呼了衆子弟。一哄而散的去。了。爵興代送出大門。翻身進來。拍手呵呵大笑道。却被我一場。

舌戰趕去了也。這件事本來不好辦。萬一他真要報起官來相驗。雖然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然而這一相驗。不定要把表姪女上吊的事也要鬧了出來。我們這等人家。前後不出三天。鬧了兩個自盡的。驚官動府。豈不把這面子丟盡了麼。此刻只化了二千多銀子。萬事全消了。豈不爽快。宗孔便道。怎麼化二千多銀子呢。爵興道。達安要一千止淚銀。達先要五百。其餘他帶來的子弟。一共二十四個人。每人要五十一。一共是二千七百兩。又對貴興道。方纔他都答應了。只說明日打票子時。一千的一張。五百的一張。其餘二十四張五十的。以便他逐人分派。貴興一一答應了。這纔買棺材。延僧道。開喪掛孝。辦起喪事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黃千摠有意縱強徒 凌貴興親身行搶劫

却說凌貴興自從打發丈人何達安去後。便代他妻子開喪掛孝起來。把一座裕耕堂重新收拾。延僧禮道。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衆強徒借着幫忙爲名。

益發無晝無夜，都嘯聚在凌家。貴興沒了老婆，妹子在耳邊聒絮，反覺得爽利。到了第三天，爵興便叫貴興到往來的錢鋪子裡，打了票子，整的散的，共是二十六張。爵興拿了一張一千的，去交了何達安，其餘散的二十五張，共是一千七百兩，對不住他自己，拿去用了，還落得兩邊都感謝他。他還要到凌家來吃白飯。這個一聲賢姪，那個一聲姪老爹，那一邊又是一片聲的大爺。貴興倒也覺得十分熱鬧，反把死人的事忘了。天天那僧道禮懺之聲，與那歡呼暢飲之聲，相唱和，過了三七，便把兩口棺材，抬到祖墳去安葬了。貴興便納了兩個侍妾，一個楊氏，一個潘氏，喪事之中，又帶着吃喜酒，真是笑啼皆作，吉凶並行。這一天，宗孔偶然想起一件事道：「我記得八月十六那一天，看見梁翰昭在千總衙門裡出來，莫非他們此刻要交結官場，來同我們作對麼？」爵興道：「不見得。他們這班村老兒，見了個官就嚇的話也說不出來了。那裡想得到結交他呢？」貴興道：「話雖如此，也不可不妨。並且我們商量要搶割他的稻穀，遲兩天就要動

手了。這件事。千摠管得着的。我這裡一動手。他那邊一報官。就是報到文衙門裡。也要請他武官追捕的。這便如何是好。爵興道。不要緊。這黃千摠是最貪的。只要送上他幾兩銀子。他便叫你做老子都肯的了。貴興道。只是那個認得他。方好過付。爵興道。只我就同他極相好。無話不談的。何必求人。貴興大喜。就兌了五十兩銀子。請爵興送去。爵興道。不必。不必。這些武狗看見了一個銅錢。就笑得眼睛都沒縫了。何必這許多。只要二十兩就夠了。這是當省的。我不能不叫你省。不比陳家何家的事。是萬萬省不來的呀。貴興就改兌了二十兩。爵興接了。就去幹旋去了。好爵興。果然只化了二十兩銀子。却買了一個黃千摠了。回報貴興。自然歡喜。這一夜。外面饒鈸喧天。他裡面却是洞房花燭。這風聲傳到了梁家。凌氏等知道桂仙姑嫂。双双自盡。不免嘆息一番。只因彼此成了仇敵。也不便去弔唁。凌氏念着一脈至親。哭了一場。方纔想起。十五那夜。桂仙私行到來。臨去那番話。竟是句臨終叮囑之言。難得他小孩子家。有這個遠慮。

後來天來回家。談起桂仙的話。凌氏便把桂仙叮囑。恐怕貴興鬧了大亂子。託付照應他的話。說了。天來也是嘆息不止。表過不提。且說凌氏這一天。正在沒事。看着兒媳們趕做冬衣。忽然哄了一班佃戶進來。道。老太太不好了。今天來了許多強盜。把我們的田禾。都搶割了。凌氏一看。正是北沙一帶的佃戶。不覺嘆了一口氣道。既然遇了強盜。今年的租。且免了罷。衆佃戶道。老太太呀。多蒙你的慈悲。田租便免了。只是我們靠着過冬天。度新年的本錢。都沒了呀。說罷都哭了。凌氏道。你們且歇歇去罷。我再商量週濟你們點便了。衆佃戶謝了出來。凌氏便叫請了翰昭過來。告知此事。翰昭飛也似的。去報了千總。那黃千總縐眉道。可巧我今天瀉肚子。還沒有吃飯。這是地方公事。說不得也要去走一遭。只是我要吃點飯纔走得動呢。翰昭道。吃過飯。恐怕強盜去遠了。追不着呢。黃千總怒道。朝廷也不使餓兵。你們倒要使起餓官來了。嚇得翰昭不敢再說。只得退出來等候。直等了兩個多時辰。方纔聽見傳呼備馬。又等了好一會。黃千總方



纔出來。跨上馬。帶了幾十個兵。翰昭跟着走。翰昭起先還恐怕跟不上。誰知他倒是按轡徐行。莫說翰昭只有五十多歲的人。就是八十歲老頭子。只怕也跟着他。綽綽有餘呢。等到了北沙時。那裡還有個強盜的影子。只賸了一片蹂躪之跡。兩面毘連的田禾。却依然是黃雲滿地。黃千摠問道。這兩面毘連的田。也是你的麼。翰昭道。兩面都是別人家的。黃千摠道。這又奇了。既是強盜搶割他。又何分彼此。何以你家的便搶的一顆。不留人家的。却一顆不動呢。兩句話問得翰昭無言可答。黃千摠道。只怕你欠了人家錢債。人家來取去抵債的罷。翰昭道。我並沒有欠人家的債。或者仇家是說不定的。黃千摠大喝道。既然是仇家。你怎麼報的。是強盜。好不知輕重的村夫。你可知地方上出了盜案。地方官要擔處分的呢。這種話好胡說亂道的麼。你這是遇了我要到文衙門裡。這麼一說。先賞你這廝一頓嘴巴。說罷撥轉馬頭去了。翰昭目定口呆的。怔了一會。只得回去告知凌氏。凌氏聽了。也是無法可施。翰昭道。不如通個信給天來姪兒。

叫他回來計較。凌氏道。這可不必了。此刻將近年下。糖行裡生意正忙。不要又叫他分了心。並且叫他回來。也不過是嘆上兩口氣。他的怕事。比你我還利害呢。翰昭只得罷了。這裡凌氏又張羅週濟了各佃戶。方纔拜謝而去。幸而年來他們糖行生意還好。又是向來寬裕人家。雖然吃了這個虧。還不至於虧累。要是差不多的人家。這一下子。可了不了。閒話少提。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又是臘盡春回。交到雍正六年。戊申了。天來在行中料理生意。直到年三十夜。方纔同了君來、養福回家度歲。廣東風氣。大行店家。新年裡摠要到正月二十幾纔開張。所以天來兄弟父子。就得在家多盤桓幾日。以叙天倫之樂。貴興那邊。景象又自不同。一班酒肉兄弟。狐羣狗黨。終日不是賭錢。便是吃酒。偶然取過鑼鼓來。亂打一陣。這就算他們最清雅的頑意兒了。一天早起。天井裡兩盆蘭花開了幾朵。貴興便大高興起來。要置酒賞蘭。在去年打不盡的裕耕堂上。大排筵席。真是羣兇畢至。衆醜咸集。飲酒中間。貴興忽然停下酒杯。嘆了一口

氣。宗孔又忽然扭扭捏捏搖搖擺擺的問道。吾問姪老爹者爲何忽然而嘆氣之乎。貴興撲嗤一聲笑了出來道。叔父怎麼掉起文來了。宗孔呵呵大笑道。我近來親近了區老表台。聽見他常常的之乎者也。我染了他點書卷氣也來學學。這句話文便掉了。只是那個也字還沒有安上去。說的衆人一齊大笑。爵興道。笑話慢說。端的賢姪爲何嘆氣。貴興道。我只恨天來那所石室壞了我的風水。不然前年我就中了。中舉之後一定是連捷的。連捷起來我還是個狀元。你想去年丁未科的狀元。怎麼還會讓給一個「彭啓豐」呢。雍正五年丁未狀元彭啓豐爵興道。這一個何必心焦。他那所石室總不能死守着的好。在今年不是鄉試年期。我們各盡能力。儘今年弄了過來。縱使弄他不過來。硬拆也要拆了他的。包管明年已酉賢姪高中一名解元。後年庚戌連捷大狀。我這裡預賀一杯。說罷吃乾了一杯酒。衆強徒一時又歡呼起來。貴興道。我想我的運氣真不如人。你看今日賞花。那花盆都是粗貨。往日南雄廣源店。本有二十四個玉石花盆。還有一堂花梨

木桌椅。却又被天來拿去了。若在這裡。豈不光輝。宗孔大叫道。既是廣源店的東西。就是兩家都可以用的了。他是甚麼人。敢拿了去。來！來！！衆兄弟們。幫個忙。同我去拿了來。說着就要走。爵興道。且慢。賢姪。既有此事。你可寫個字條兒。只說同他借來用。他要是肯呢。我們這個就是劉備借荊州。他不肯時。我們就去搶了來。這是先禮後兵。他却怪不得我了。貴興大喜。就寫了個字條。叫喜來去借。喜來去了許久。回來說道。不肯。不肯。他說東西都在省城。被人家借去了。宗孔跳起來。就要去搶。爵興道。你們且慢。等我分派這件事。要賢姪帶了頭。先叫開了門。只說一來拜年。二來當面求借東西。有你帶了頭。以後就沒有事了。若是教別人去。他明天到衙門裡報一個盜案。那可怎麼得了。雖然諒他也不敢。然而。總不能不防。到這一着。貴興道。我親去了。怎麼就沒事了呢。爵興道。賢姪自己去了。他那裡還好告。就是告到官司。只說我們中表至親。鬧着頑的。誰稀奇他的東西。這就變了個談笑官司了。宗孔又跳起來。道。妙計。妙計。我姪老

爹幾時做了皇帝。封你做個軍師。爵興道。不要胡說。宗孔道。狀元升宰相。宰相升皇帝。這有甚麼稀奇。不要多說了。姪老爹走罷。拉着就走。衆強徒一擁而去。只剩下爵興看家。衆人一擁。到了梁家門首。貴興道。他看見我們人多了。一定不肯開門。你們且悄悄的站在兩旁。等我打開了門。你們就一擁而入。衆人點頭應允。貴興便去敲門。祈富便問是誰。貴興道。是我。祈富聽得是貴興聲音。吃驚不少。不敢開門。飛跑到裡面報信。凌氏等也吃了一驚。未知開門與他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爵興宗孔雙荐兇徒 葉盛簡當一場敗北

話說凌氏等聽說凌貴興來了。也吃了一驚。躊躇了良久。面面相看。想不出個主意。凌氏道。也罷。開門放他進來。等我也問他一番。問他爲甚只管和我作對。好歹他是我的姪兒。未至好拿我怎樣。媳婦們且迴避了。祈富快去開門。天來兄弟見母親這般分付。也不敢阻攔。眼看祈富往外去了。不多一會。忽見祈富飛

奔進來。大喊道。老太太。官人。不好了。強盜來了。凌氏母子大吃一驚。只見貴興跟在祈富後面。嘻嘻哈哈。一路笑着。趕了進來。後面跟着一大羣人。也不知多少。彷彿只認得宗孔、美閑、越文、越武幾個。其餘亂烘烘的。一時也難分辨。却說凌貴興走進客堂。見了天來。一時良心難昧。臉上不覺紅了一紅。胡亂拱拱手道。老表台請了。瞥眼看見凌氏坐在堂上。也不覺彎下腰去。拜了一拜道。給姑母大人賀歲。凌氏發話道。貴興。我家同你一向是和睦無事的。你爲甚事。近來只管和我們作對。須知……說聲未絕。貴興也沒有答話。忽聽得宗孔大吼一聲道。姪老爹。你爲何只管同他說話。豈不誤了正事。來！來！！來!!!我給你有話說。貴興聞言。借勢一溜。就溜到天井裡去。宗孔大踏步上前。一手執着凌氏。大吼道。你這老虔婆。老不賢。佔踞了石室。阻遲了你姪老爹的功名富貴。說聲未絕。揮起碗大拳頭。就要打將下去。天來連忙搶步上前救護。凌氏又氣惱。又驚駭。身子上不由的抖將起來。衆強徒一擁上前。把所有玉石花盆。花梨木桌。

椅。登時搶個一空。宗孔放光了一雙兇眼。看着衆人都一哄散了。便放了凌氏。一翻身扭住了天來道。賢甥。你送我一送。不由分道。拉着就走。天來只得跟了出來。走出大門。只見一衆強徒。已是散的無踪無影。宗孔一撒手道。饒了你罷。順手一推。天來幾乎跌了一交。宗孔便揚長去了。一逕奔回貴興家中。只見衆人手忙脚亂。正在那裡調排桌椅呢。當下重整杯盤。歡呼暢飲。貴興忽然又放下酒杯。長嘆一聲。宗孔道。姪老爹。方纔因爲玉石花盆嘆氣。此刻已經取到。不知還有甚不滿之處。貴興道。叔父那裡得知。我此刻忽然想起。我家連喪二命。雖是他們自尋短見。但是我細想起來。總因爲梁天來而起。倘使沒有梁天來。這件事。我不至於同妹子破面。我妹子就不至於上吊。我妹子不上吊。我妻小也就沒有死法。這兩條命。不是都被梁天來害了麼。怎能够把他兄弟殺了。作爲抵命。我纔得甘心呢。宗孔道。姪老爹放心。包在我身上。替姪老爹報仇雪恨。區爵興道。老表台不知有甚妙計。宗孔道。姪老爹有的是錢。江湖上有的是英

雄。我聞得人說。甚麼古語有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好歹去找兩個來。一個對一個。怕不結果了他。爵興聽罷。低頭不答。貴興道。還是叔父算計得到。但不知那裡去尋那江湖上的英雄。宗孔道。一時那裡去尋。這個只好放在心上。隨時留心。遇見時便邀了來。還不能馬上就對他說這件事。慢慢的買伏他的心。自然就辦妥當了。貴興點頭稱是。當下飲酒已畢。各強徒如鳥獸散。不提。過得幾天。區爵興帶了一人。來訪貴興道。賢姪前說過要結交天下英雄。我特引這位熊兄來見。貴興大喜。便問姓名。那人道。在下姓熊。沒有名字。排行第七。因此人都叫我熊阿七。貴興連忙叫置酒相待。熊阿七又講些使刀弄棒的法門。貴興只樂得手舞足蹈。爵興道。這都不是阿七哥的本行。他擅長的是飛簷走壁。竇夜之間。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貴興益加喜悅。阿七道。在下何足道。敝友李阿添。真有萬夫不當之勇。大爺禮賢下士。早晚當帶來相見。貴興大喜道。不知幾時可以同來。阿七道。就在近處。如果大爺不棄。明天准定同來。貴興道。如此最



好。千萬不可失信。酒飯已罷。阿七要吃鴉片烟。貴興叫人買了一兩來。阿七呼的吃個乾淨。方纔別去。到了明日。果然引了李阿添來。另外還有兩人。一個名叫甘阿定。一個名叫尤阿美。一般的都是身裁矯健。面目猙獰。貴興一一接見。置酒相待。飲酒中間。忽然宗孔走到。與衆人一一相見。坐下便吃。直等到酒闌人散。宗孔問貴興道。方纔那幾個人。是那裡來的。貴興道。是區表叔荐來的。就打算叫他們去幹那個勾當。宗孔道。這都是初交之人。不可就付之重託。我有兩個心腹朋友。相好多年。近來許久不見了。前兩天打聽得他兩人在陳村。我便趕了去。請他來。所以幾天沒有到這裡。這兩個一個姓簡。一個姓葉。名盛。都是江湖上好漢。殺人不眨眼的。此刻請在我家裡。姪老爹要見時。就請來相見。貴興道。既如此。何不早說。請來同衆人叙叙。多幾個人。到底好商量些。宗孔道。姪老爹。你聰明一世。爲甚要懵懂一時。這是一件機密大事。只要一兩個人知道。方纔妥當。若是知道的人多了。萬一風聲傳了出去。豈不誤事。貴興

恍然大悟道。既這等說。叔父且去請那兩位來。宗孔道。請來便怎麼。貴興道。就重託了他們。宗孔道。爵興荐來那四個呢。貴興道。叔父放心。我不叫他們知道。便是。我招接着他們。另外有個用處。宗孔聽了。便起身作別而去。不一會帶了簡當、葉盛兩個來。貴興大喜。一一相見。宗孔便對兩人道。我姪老爹同梁天來兄弟。結下了不解之仇。因此要煩你兩位。好歹去結果他兄弟兩個。自有重謝。貴興接口道。你兩位果然有胆。去辦了這件事。不管是打死殺死。只要是弄死他一個。我就謝銀五百兩。弄死兩個。就謝一千兩。偷然告到官司。有我這裡承當。包你沒事。宗孔又搶着道。官司這一層。只管放心。我姪老爹自會打算。這等好機會。你兩位不發個財。也就錯過了。簡當道。大爺要差使我們。自當效力。貴興大喜道。如此就重託你兩位。但不知怎樣下手。簡當道。這個可不能預定。好在他兄弟開店在省城。住家在這裡。早晚摠有往來。最好覷個便。在路上下手。結果他了。貴興大喜。即刻取出五十兩銀子。送給二人道。兩位先將出做茶資。

事成之後，另外再謝。二人接受了。連忙道謝。宗孔對二人使個眼色。二人會意。就起身作別。宗孔也跟了出來。邀到自己家裡。問二人討了個八折回用。二人無奈。取出那五十兩銀子。在內秤了十兩。交付宗孔。又將餘下的四十兩。分秤做兩份。二人均分了。方纔別去。葉盛拉了簡當。走出村外僻靜的去處道。今日這事。是你答應的。我並沒有開口。我想殺人償命。是一定的。這個勾當。我可幹不來。他此刻便道。鬧出官司。有他抵當。倘或到了那時。他只推不知道。那便奈何。請你一個人去幹罷。簡當道。你真是個呆人。等到殺了人時。拿了他的謝銀。逃得時最好。萬一逃不脫。鬧到官司。少不得他要出來料理。倘使他不肯料理。我們便供出他的主使。看他怎樣。葉盛道。你說我呆。你纔呆呢。到了那時。任憑你反供了他。他有的是金子銀子。拚着化個一萬八千。到衙門裡。怕不洗刷的乾乾淨淨。又怕傷了他麼。到了那時。我們更是不得脫身。況且這些狗官地方。上。如果。出了人命案子。兇犯逃走了。他沒了法子。還常常拿個不相干的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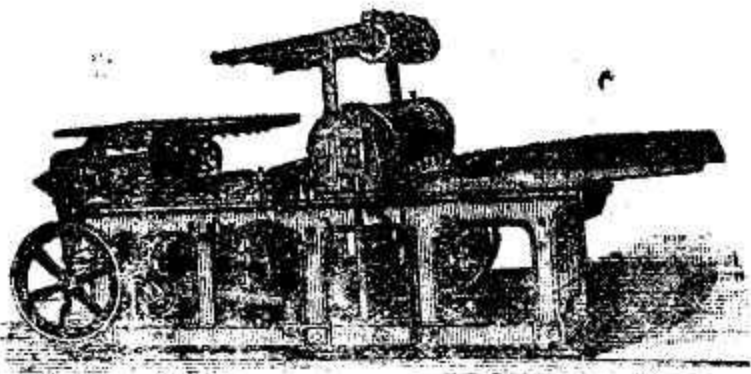
苦打成招硬派他是兇手拿來抵命以了他的公事呢。何況真正兇手到了案呢。簡當聽了呆了一呆道。據你這樣說。萬一幹下事情。逃走不脫。就是他肯設法。也是無用的了。葉盛道。可不是嗎。簡當道。此刻銀子已經受了他的了。這個雪亮的東西。好容易到手。難道還了他不成。葉盛道。我們不如到省城走一遭。在番攤館裡碰個機會。如果發了財。我們就遠遠的走開了。豈不是好。簡當拍手道。此計大妙。二人當下就喚了船。到省城去。一連四五天。十分得手。每人拿着二十兩的本錢。不到幾天。大家身上都有了百十兩銀子了。葉盛便道。此刻我們有了本錢。我向來聽見說販私鹽極是好利息。我們何妨去做這個生意。簡當道。私鹽太累贅了。我看還是販鴉片烟好。這裡又有聚仙館的林大有。他是個私販烟土的頭腦。我們就到他那裡買了烟。販到四鄉去。豈不輕便。葉盛道。那麼我們就辦起來。簡當道。且慢。我們的本錢還少。明日再去押兩個寶。每人湊到了二百兩銀子。就好試辦起來了。到了第二天。兩人就分頭去賭。誰知

從這一天起。連日不利。不到三天。把贏來的連本帶利都輸了。輸的火發。連穿在身上的衣裳。都剝下來去賭。只賸得赤條條的兩條光棍。累得凌貴興在那裡盼望的雙眼將穿。只是杳無消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六五



新小説 第二年第三號



寫情小說 **電術奇談** (一名催眠術)

日本菊池幽芳氏原著

東莞方慶周譯述  
我佛山人 衍義  
知新主人 評點

第十八回 聲譽及遠人投身異域

痴情迷蠢漢躡跡巴黎

話說龍馬同了一個人來見鳳美道。這個人是巴黎最大戲園的當事。他在法園。聞得這邊來了個東亞美人。特地來看了兩天戲。巴黎那邊看戲是極講究技藝的。不比這裡倫敦人。單看相貌。他看了兩天。見小姐技藝出眾。說在這裡可惜了。任憑怎樣絕頂的技藝。他們也不懂。你不要看他們拍掌的喝采的。他們不過讚賞相貌罷了。至於歌舞的精神。他們何嘗懂得。因此他要聘小姐到巴黎去。一則替他戲園生色。二則也不埋沒了小姐的技藝。他肯出二百元一個禮拜呢。鳳美沈吟道。到巴黎去。又要過一個海。二百元似乎少些。那人道。聽憑多少。無不遵命。鳳美道。至少也要三百元。少了我就情願在這裡。前兩天已經

寫盡看戲人  
是罵上海石  
戲人也可笑

小姐也會打  
算盤了一笑

有了此約下  
文省了多少  
事

市儈斷技  
倆處處皆然

有人出過一百八十元了。再過兩天。怕沒有出二百元的麼。那人道。就是三百元。也可以依得。只是要立個契約。原來巴黎是地球上第一個奢靡的地方。那裏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揮金似土的。所以這酒樓戲館。都是窮奢極侈的。鳳美不過多要他一百元一個禮拜。那裡在他心上。他想得了這個人。大大的加了戲價。一個禮拜還不知多賺幾千呢。所以他一口就答應了。當下鳳美心裡也盤算了一番。又對那人說道。契約本是要立的。但有一層。可不能訂定幾個月。好在三百元一個禮拜。除了禮拜那一天是休息的不算。還有六天。恰好是五十元一天。我們有一天算一天。來去是要我自由的。那人道。這是甚麼意思。鳳美道。這沒有甚麼意思。因為我在這裡慣了。恐怕到巴黎去住不慣。偶然要想回來的意思。那人低頭想了一會道。契約也可以這麼立。但有一層。要添注上去。若是要回倫敦來。可以聽憑自由。不能在巴黎再就別家戲園的聘。鳳美低頭想了一想道。這又不能。比妨有人加了我工價。我自然往錢多的地方去了。



肚子裡也有  
手足在那裡  
舞蹈無怪他  
會暗中運動  
矣可發一笑

上海金月梅  
何嘗有此聲  
價

那人不覺焦燥起來。歇了一會道。也罷。如果到了那時。真是有人肯加工價。他肯加多少。我這裡也照加多少就是了。這使得麼。鳳美道。這也使得。但是契約上也要注明這麼一句。那人道。可以。當下就照式立了契約。龍馬署了中人名字。他心中暗暗歡喜。他想巴黎也是熟游之地。曾經在那裡當過幾年樂師。戲園多是相熟的。到了那裡。等我暗暗的運動起來。今日加一百。明日加八十。怕要弄到一千元一禮拜呢。心裡一面打算。一面歡喜。只喜得他肚子裏在那手舞足蹈起來。當下定了契約。再過兩天。這裡的契約滿了。三人便收拾動身。到巴黎去。一時又哄動了巴黎士女。如同發狂一般的來看戲。果然不到幾天。就有別家戲園打聽得他是有一天算一天的。就要加價請鳳美過來。這裡園主也就依了契約。照數加上。後來別家知道他這個技倆。有意捉弄他。只管說要加起來。這裡的園主。毫無吝色。聽得人家要加多少。他就照着加多少。本來定的是三百元一個禮拜。不到半個月工夫。竟鬧到三百元一天了。這園主

補出手指拘  
學閱者省否

夢中做夢是  
微詞

加一回工價。便加一回戲價。好歹是出在看客身上。他從中還賺得不少呢。話分兩頭。却說鳳美在倫敦演戲時。那鈍三天天躲在鳳美的門首。看鳳美出來到戲園。他便暗暗的跟到戲園。約摸散戲時。他又先等在戲園門首。等鳳美出來。他又暗暗的跟到他家裡。天天是這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以爲這是一件極快活的事。有一天他積湊了些錢。到戲園裡去看個起碼。只見鳳美出場時。那拍掌的聲音。震動四壁。他不覺也伸出那拘攣指頭。盡力的拍了十多下。及至看見鳳美歌舞。看得他目迷心醉。猶如夢中做夢一般。忽然一天晚上。又到鳳美門首。要等鳳美出來。抬頭一望。只見裡面漆黑的。沒有個燈亮。暗想今晚何以早就去了。到了散戲時。等在戲園門首。人都散完了。却不見鳳美出來。他心中鬱鬱不樂。到了明夜。又是如此。到第三天。他便白天裡走到鳳美住處去看。誰知已搬空了。門上召租帖子也掛出來了。不覺垂頭喪氣起來。暗想鳳美莫非住在戲園裡面了麼。不然。他就是搬了家。散戲時也要回去的呀。何以摠

不見他出來呢。他從此又逐日積湊幾個錢，湊了好幾天，湊够了看起碼的錢，又去看戲，却是自開場起，一直看到散場，並不看見鳳美的影子，不免暗暗驚奇。心中着實不安，捱到明日，再忍耐不住了。到那戲園門首，尋着那看門的，問道：請教這幾天李賽玉爲甚麼不做戲呢？莫非生病了麼？看門的抬頭一看，見是醜陋鈍三，因笑道：你問李賽玉做甚？他已經到巴黎去了。鈍三搔首道：巴黎……請教巴黎是甚麼地方呢？看門的說道：你真不枉叫鈍三。這巴黎是三歲小孩子都知道的，你怎麼也不知道起來？我不來同你說話了，說着走了過去，不理他。鈍三沒理會，嘴裡不住的念着：巴黎巴黎，把巴黎兩個字當做念阿彌陀佛一般，一路念了回去。對着阿寶，還是不住的念：巴黎巴黎。阿寶笑道：阿二哥，你念着巴黎做甚麼？鈍三方纔猛然省悟，四下一望，道：呀，原來已經到了家了。嬌嬌，你知到巴黎是甚麼地方麼？阿寶道：巴黎是法蘭西的京城呀。鈍三道：在那裡呢？阿寶笑道：自然在法蘭西。鈍三道：離此地多少遠？可以走得來麼？從那

痴狀可掬寫  
來一笑

鈍三已鈍此  
時心奉鳳美

條街上去呢。阿寶道：在對海呢。你問他做甚麼。鈍三道：那是要坐輪船去的。了不知要多少船錢。阿寶道：聽說要三元。我却沒有去過。鈍三呆想了一會道：嬌嬌，求你借給我五元銀。阿寶驚道：你要五元銀做甚麼。鈍三道：我要到巴黎去。阿寶又驚道：你到巴黎做甚麼。鈍三道：那李小姐已經到巴黎去了。我要跟了去。阿寶嘆道：李小姐到巴黎，用不着你跟去呀。鈍三道：我料得李小姐身上必有災難。我要去照應他。阿寶見此情形，又是可憐，又是可笑。因說道：阿三哥，你自己的身子，生成這麼樣，自己還照應自己不來，怎樣去照應別人呢。鈍三道：我也知道我自己身子不靈便，但是李小姐有甚事情，我情願粉身碎骨，也要盡我的力量去做的。說到這裡，他落下淚來，哭道：我心裡不知怎麼的好像知道李小姐身上一定有災難，是的。嬌嬌，如果不許我去，我在花水橋白白的救他一場了。說着，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阿寶見他着實可憐，因勸道：李小姐有龍馬在那裡照應，你放心罷。你去了怎樣照應他呢。並且你這麼一個人，去結

識他。雖然李小姐歡喜你忠厚。未必不理你。但是旁人看見。也不好看呀。鈍三  
道。嬌嬌有所不知。我這一向。天天晚上暗中送小姐到戲園裡散戲時也。天天  
暗中送他回家。我到巴黎去。也是這麼辦法。斷斷不去辱沒小姐的。嬌嬌如果  
不肯借錢給我。不讓我去。我不尋死。也要急死了。嬌嬌你可憐我罷。說着又哭  
了。阿寶却他不過。又見他着實可憐。因說道。你拿了五元銀。怎麼就够出門呢。  
鈍三搶着道。够了。够了。船錢不過三元。還有兩元。我到那裡。也是賣新聞紙。自  
然可以度日。阿寶道。話雖如此。到底要多預備些纔好。我給你十元罷。鈍三又  
驚又喜道。嬌嬌。我們家裡那裡有這些銀子。阿寶道。這就是李小姐給的。那天  
他臨去的時候。丟下來的。當時我不知到多少。以爲是幾元銀。自然樂得受了。  
他在我們家住了幾天。不受他也不答應。誰知他去後。打開紙包一看。却是二  
十元。那時我本想拿去還他。因爲收房錢的剛剛來了。付了四元房錢。已經用  
散了。就不便去還了。這也是他的美意。知道我們窮。有心照應的。說着取出十

## 絕大影子

元來。交與鈍三道。前回李小姐給你的錢。你買花咧。買雀子咧。又買屏風被褥咧。都用完了。還有兩個金錢。沒有動。你都帶在身邊防備着罷。可不要胡亂用了。鈍三道。難爲嬌嬌。同我想得這麼週到。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可惜我這個人。又笨。又沒有記性。身子又不靈便。想來難望個出頭的日子。來報答嬌嬌了。說也奇怪。怎麼我連上半年的事。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了呢。有時睡不着。我要勉強想他出來。却任憑怎麼樣。只是想不出。並且想到這件事時。好像我在過一個甚麼地方。是的。却又說不出。是個甚麼地方。想急了。就覺得耳鳴。聽見許多古怪的聲音。頭腦子痛的好像翻轉來。是的。不知是甚麼緣故。阿寶聽了。沒得好說。叫他去买件衣服。預備出門。又代他收拾行李。恰好鈍三買衣服回來。阿四也回來了。問起鈍三。知道他要往巴黎。因笑說道。阿三哥。要往巴黎麼。你可知道往巴黎的規矩。鈍三道。我不知道。這裡面還有甚麼規矩麼。求你指教我。阿四道。凡往巴黎的。要用紙寫着「往巴黎」三個字。粘在背上的呢。鈍三想了。一

想道。用紙寫怕不妥。當恐怕下雨打濕了。還是用布的好。就求你同我寫了。請  
 嬌嬌代我縫上去。豈不穩當麼。阿寶瞅了阿四一眼道。不要取笑罷。阿三哥不  
 要信他。他當你是一件貨物呢。阿四笑道。這本來是一句取笑的話。但是有一  
 句真話。我不能不告訴你。法國人最歡喜吃蝦蟆。上等人吃的還少些。不客氣  
 的話。我們到那裡去。上等旅舍是斷斷住不起的了。就是中等的也穀不上。只  
 好住下等的。那下等旅舍。天天的飯菜。不是「煎蝦蟆」便是「蚯蚓羹」。不然還  
 有「炒蛇片」。『熬蝸牛』。『燒蟻娘』。這個夏天呢。還有「蒼蠅車利凍」。『涼拌嗎  
 蟻』。還有一樣上菜。是用蜈蚣漿做出來的。『挨士忌廉』。你要吃得來這些東  
 西。纔可以去得巴黎呢。鈍二道。這又是笑話。我不信。阿四道。句句都是真話。可  
 不是騙你的。鈍三大聲道。我爲了李小姐的事。那怕到了那裡。要吃糞。我也不  
 怕。阿四見他一片熱心。甚是可敬。因改容道。別的都是笑話。法國人歡喜吃蝦  
 蟆是真的。你如果吃不來。要預先知照他不要弄。不然他弄了來。你吃又吃不

下。不吃又沒有別樣了。豈不是要捱餓麼。鈍三道。多承指教。我到了巴黎。便首先關照。說我不吃蝦蟆的就是了。阿四道。其實那東西看見了就惡心。不知他們怎樣吃得下去。還有一說。說這東西是人精變的。所以還有一個名字。叫做人精菜。這句話不確倒也罷了。要是確的。他還是人種呢。吃了這東西。叫那有種族思想的見了。還要說他傷殘同種呢。說的大家笑了。過了一夜。到得次日一早。鈍三起來。吃過早飯。拜別了阿寶。歡天喜地的動身去了。阿寶再三叮囑路上小心。又叫阿四送他到輪船上去。阿四依言送他到船上。直等到放汽笛開船。方纔握手而別。鈍三這一去有分教。

援救佳人離虎口。活擒惡漢下狴牢。

要知鈍三去到巴黎。尋得着鳳美否。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十九回 啓情書重逢舊錫 訪惡漢細認家珍

却說鈍三別過阿寶阿四。附了輪船。往巴黎而去。船到巴黎時。他便捨舟登陸。



想是怕吃蝦  
蟆也一笑

初到此地。未免人地生疏。一路上悵悵無所之。不知投到那裡纔好。然而他一心爲的是要照看鳳美。並沒有悔心。順着脚步走去。抬頭看見一條街上有太平街三個字的牌子。他便走了過去。只見這太平街上有許多旅舍。內中有一家招牌上寫着「英商」字樣。他知道是英國人開的。就走了進去。揀了一個小房間住下。這鈍三本來是如醉如癡的人。一時明白。一時糊塗。這會碰巧他明白了。入了旅舍之後。便尋着了旅舍主人。問他從倫敦來的李賽玉。在那一家戲園演戲。旅舍主人告訴了他。他便出門而去。只見巴黎景致。果然與倫敦不同。倫敦已經算得是熱鬧地方。誰知巴黎的繁華。更比倫敦加上一倍。六街三市。沒有一處不是金碧輝煌的。果然好個去處。一路上尋到了戲館。記明了地方。依着舊路回到旅舍。到得晚上。他老早就先到戲園門首去等着。等到散戲的時候。果然見鳳美在園裡出來。跨上一輛馬車去了。鈍三不敢怠慢。也叫了一輛馬車。叫他趕將上去。那馬車夫以爲是看中了鳳美的人。叫他跟着去

上海釘稍之  
風乃流至海  
外耶一笑

新小說 第二年第三號

百九十四

查他的住處的。所以依了上海釘稍的規矩。約摸離着鳳美的馬車一丈多遠跟着。他走快點。這裡也快點。他走慢點。這裡也慢點。一直跟到一條街上。看他下了馬車。這裡也收了韁停着。鈍三忙忙的付了車錢。下了馬車。閃在旁邊。等鳳美進去了。方纔走過來看了看門牌。是五十六號。又走到街口。看看牌子。知道這裡是天明街。又仔細認好了方向。方纔回到太平街旅舍去。誰知這一夜剛剛鳳美出了事情。你道是甚麼事情呢。原來鳳美到了巴黎。樣樣事都如意。只有一件事他很不以為然。是甚麼呢。是一班纨绔子弟。仗着財勢。儘地輕浮。看見了鳳美相貌出眾。不覺彼此垂涎。都想結識他。紛紛的去尋龍馬。求他介紹。龍馬知道鳳美是個端莊穩重的人。而且眼界極高。那裡敢冒昧。萬一他鬧翻了。不肯再做戲。自己連這點餘潤也分不着。那裡敢去惹他。因此一概都回絕了。這班人沒有法子想。又故意送東西給他。要想借此做個引進。也有送指環的。也有送手鐲的。無非是些金珠寶石之類。內中却又都附着一封情書。

打發人送來。起先鳳美不知就裡。拆開一看。看了不過付之一笑。叫來人帶了回去。一點也不肯受。後來送來的多了。鳳美厭煩起來。連看也不看。就叫來人帶了回去。龍馬是個窮人出身。看見這許多金珠寶石。鳳美都不肯受。未免暗暗可惜。又不敢進勸。這一夜回來時。龍馬拿了一封信。一個小包。交給鳳美道。這又是今天有人送來的。丟下了就走。要還他也來不及。要想送回去時。却又不不知是那裡送來的。謂小姐定奪。鳳美一手接信。一面說道。我早知登臺演戲。要鬧出這許多囉唆事情的。我也不做戲了。誰耐煩給這些人混鬧呀。心裡本不想拆看那信。因想或者裡面有個姓名住址。看了好去還他。就順手拆開一看。上面寫着道。

賽玉芳卿妝次。快睹芳容。末由親炙。至以爲憾。前曾五次以微物奉呈。均遭擯斥。不腆之儀。自非芳睇所及。冒昧之咎。百喙奚辭。茲謹贈呈手釧二事。此爲東洋美術家所製。於歐西爲不可多得之物。尙希哂納。倘不我遐棄。請明

夜飾以登臺。再當奉訪。蘇氏手泐。

鳳美一面看信。見他從頭至尾。沒個姓名住址。正在沒理會。忽聽得龍馬大驚。小怪的在那裡說道。好鐲子呀！好鐲子。鳳美回過眼睛看時。也吃了一大驚。連忙接在手裡。仔細觀看。不覺看的呆了。龍馬偷眼看他時。只見他臉也白了。唇也青了。拿着那鐲子。在那裡打顫。龍馬暗暗好笑道。他一向只是假惺惺。見人家送了東西來。只是不受。今日見了這鐲子。只怕也捨不得推辭了。拿着他在那裡想主意呢。其實受了他有甚要緊呢。一面想着。嘴裡說道。小姐受了他罷。鳳美歇了半晌道。受。你也回旅舍去罷。我要睡了。龍馬也全不在意。答應一聲走了。翻手帶上房門。自回旅舍去了。鳳美一個人在房裡。拿着這一双鐲子。在那裡出神。你道爲着甚麼來。原來這鐲子。不是別的東西。正是他父親出了一萬元買來給他。後來他帶了出門。到了韶安。親手交給仲達。帶往倫敦。存放銀行的東西。你想他見了這東西。怎麼不驚怪起來。驚怪了一番。又想起無

限。心。事。來。他。想。這。東。西。怎。麼。到。了。巴。黎。來。莫。非。仲。達。在。巴。黎。麼。然。而。他。既。然。負。了。心。不。合。再。拿。我。的。東。西。再。送。給。我。莫。非。他。拿。我。的。東。西。實。給。別。人。麼。這。蘇。氏。又。是。個。甚。麼。人。怎。麼。這。般。慷。慨。拿。值。上。萬。銀。子。的。東。西。胡。亂。送。人。想。來。這。個。人。一。定。還。是。仲。達。他。先。雖。負。了。心。今。見。了。我。自。己。也。覺。得。沒。意。思。無。顏。給。我。相。見。所。以。先。送。還。我。這。東。西。做。個。先。容。的。地。步。亦。未。可。定。可。惜。看。戲。的。人。多。我。不。曾。看。見。他。想。了。又。拿。那。封。信。來。細。細。的。看。一。遍。却。又。不。像。仲。達。筆。跡。猛。然。想。到。莫。非。這。個。人。騙。了。仲。達。的。東。西。或。者。殺。了。仲。達。麼。果。然。這。麼。着。我。不。能。不。替。仲。達。報。仇。於。是。打。定。了。主。意。明。夜。就。帶。了。這。錫。子。登。臺。要。引。那。蘇。氏。來。訪。以。便。跟。尋。來。歷。雖。然。打。定。了。主。意。却。是。一。夜。睡。不。着。眼。巴。巴。的。盼。到。天。亮。仍。是。無。精。打。彩。的。捱。了。一。天。捱。到。晚。上。就。帶。了。這。錫。子。到。戲。園。裏。去。你。道。這。蘇。氏。是。誰。自。然。不。消。說。也。知。道。是。致。死。仲。達。冒。了。仲。達。名。字。到。倫。敦。銀。行。取。了。銀。子。逃。到。巴。黎。的。醫。學。士。蘇。士。馬。了。這。蘇。士。馬。本。來。是。在。女。色。上。絕。不。關。心。的。一。心。只。要。研。究。他。

還要研究催  
眠術只怕是

也嫌殺得人少

的催眠術。這回看見巴黎的人。舉國若狂的說是新到了一個東西美人。在戲園裡演戲。於是也到戲園裡去看看。誰知這一看。把他看迷了。自此之後。沒有一夜不到場。越看越愛。越愛越看。看了幾天。以爲在臺下看。隔得遠了。必要同他親切些方好。於是要借着送東西做個引進。寫了一封信。夾着一個指環送去。誰知原封打了回來。他以為鳳美嫌他菲薄。又加了一付領飾送去。仍舊打了回來。一連五次。都是這麼着。他暗想好一個驕傲女子。我總不信買他不動。就拿了這副鐲子送他。他也知道這副鐲子所值不資。一則他被色迷了。顧不得貴重物件。二則這東西到底是順手得來的。並不會要他拿出錢去買。所以也不十分愛惜。當日送了去。他便眼巴巴的望到第二天晚上。忙忙到了戲園去看。等到鳳美出場時。果然見他帶了那副鐲子。不勝之喜。連忙草了一個條子。叫人送到戲房裡去。直等到鳳美下場。方纔去了。却說鳳美下場卸妝。看見那條子上面。寫了許多肉麻說話。不必叙他。內中有一個約會。說是「明日

上午十點鐘來訪。如肯相見。不必回信。如果不便相見。即請回信示知。」云云。鳳美看了。決意要會會他。看是甚麼光景。就不寫回信。一直回家去了。這一夜鳳美也沒有好好的睡。心裡左右盤算着。明日見了蘇氏。應該怎樣對答。怎樣盤問。怎樣試探。七上八下的打算個不了。到得天明。梳洗已罷。就專等蘇氏來訪。到了十點鐘時候。果然傳進一張名片來。上面印着「蘇士馬」三個字。鳳美叫請。士馬入到客座時。滿臉堆下笑容說道。昨夜得卿垂愛。今日特地來拜訪。今得見芳容。真是三生有幸。鳳美聽見他劈頭用一個卿字稱呼。早就有了七分不快活。又聽見他說話當中。甚是輕薄。越發不高興。因為要打聽仲達消息。只得暫時忍耐。慢騰騰的說道。甚麼垂愛。莫非爲帶了那鐺子麼。士馬道。正是。正是。況且昨夜送上的條子。並未接到回信。知道卿卿已許我來見。昨夜得卿卿帶了那鐺子。真是幸事。不知卿還歡喜那鐺子麼。鳳美聽得一肚子氣。又不好發作。只得冷冷淡淡的答道。東西是好的。士馬見他帶了幾分驕傲之色也。

本來是他的  
當然合身分

不大快活。說道：自然是一件好東西。那是東洋美術家做的。這東西卿卿帶了。恰合身分。扮了舞妃。沒有這個相配。也不算完全。我向來歡喜的是金珠寶石。還有許多東西。卿如果見了。只怕有許多合意的呢。鳳美聽他起先說的話。全不在意。及至聽得沒後一句。暗想：我何不去看看他那些金珠寶石。到底是甚麼東西。是自己交託仲達的不是。這就可以打破這個疑團了。但這廝以為我愛上這副鐲子。所以在這裡盡情輕薄。盡情買弄。也得要表白我的意思纔好。想罷說道：蘇君。妾並不是要受那鐲子。不過暫時借用。因為扮了舞妃。也少不得這東西做個陪襯。竭力裝扮。也是演戲的本分事。等幾時妾辭了戲園。就將原物奉還。士馬聽他說是借用。心中很是詫異。心想：他是個甚麼女子。怎麼這種貴重東西。也打他不動。因說道：這個不必。縱使卿要還我。我也不受。我並不慳吝這東西。只要我寫個信到東洋去。就可以照樣做來。那裡的銀行。我還有來往的呢。卿卿何必慮到這一層。即使日後要還。也是日後的事。何必這時候

只要你再用  
一回催眠術  
就可以盜來



就提他呢。方纔說的。我還有些金珠寶石。請卿幾時去看看。揀合式的送給。不求卿也借用借用。又笑道。有了這些金珠寶石。永遠的藏在箱子裡。不得出世。也辜負了他。也應該叫他做了美人妝飾纔是呀。鳳美見他一味賣弄。心中十分不快。想要搶白他幾句。又想或者見了他的東西。可以解決這件事。亦未可定。遂勉強笑道。多謝厚意。妾明日三點鐘。必當奉訪。士馬起初見鳳美帶着驕傲之色。以爲他一定不肯去的。今忽聽見這話。不勝之喜。暗想他嘴裡雖然說得硬。聽了我有許多東西。也要動了心。我拚着再送些給他。好同他結識。想罷說道。這麼明日三點鐘。我一定在家恭候。說罷便辭了出去。鳳美送過士馬。暗想明日見了他的。甚麼金珠寶石。如果是我的東西。這個人一定是謀害仲達的。或者欺騙仲達的。不然也可以知道仲達消息。要打破這個疑團。只在明日三點鐘時候了。忽然想及甄敏達。這件事給他個信。或者可以助我一臂之力。想罷便寫了一封信。略言「所託訪查仲達之事。今忽有蘇士馬其人者。以

虧得想到他  
不然危矣

手鐲一双見贈。恰是當日託仲達之物。此中情節可疑。已與之約定。明日三點往訪此人。查探消息。」末後又添上一筆云。「蘇士馬自有兇光。而帶灰色。恐非正人。明日三點鐘後。大約諸事皆可明白。此後不得不借重鼎力。故先報上云云。」寫好了就交郵局寄去。這一夜鳳美仍舊到戲園演戲。不必細表。到了次日三點鐘。叫了一輛馬車。來訪士馬。到得士馬門首時。先傳了名片進去。交代馬夫在這裡等着。然後獨自一個人踱了進去。正是

輕將玉葉金枝體。投入龍潭虎窟中。

要知鳳美與士馬見面後。如何查察。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第二十回 林鳳美慘中催眠術 甄敏達急走巴黎城

却說鳳美來到蘇士馬門前。叫馬車在門外等候。自己便推門進去。入到客座。士馬笑面相迎。殷勤招待。說道。卿真是信人。約在三點鐘。果然此刻三點零五分就到了。鳳美道。妾因爲三點半鐘。還要演習新曲。所以忙着來。還不能久談。

呢。士馬道：卿有正事。我也不敢久留。請坐罷。還有二十多分鐘。可以從從容容的看東西。說罷。走過當中桌子上。把一張新聞紙揭開。便顯出了那光怪陸離的金珠寶石。真是五光十色。寶氣射人。原來蘇士馬被鳳美的美色迷住了。真是色不迷人。人人自迷。他要賣弄他的家私。把所得仲達的東西。盡情取了出來。羅列在桌子上。一心要望鳳美賞識了那一樣。就送他那一樣。好結識他。那裡知道鳳美就是這東西的原主人呢。當下鳳美走近一看。頓時呆了。嚇的身子也麻木了半截。不知怎樣纔好。士馬那裡知道這個情節。以爲鳳美看見他東西多。驚他是個富翁。所以如此。不覺揚揚得意起來。看着鳳美。要看他揀那一樣。此時鳳美心中暗想。這東西怎麼都到了他的手裡。莫非他是謀殺仲達的麼。果然他是謀殺仲達的人。我此刻也不便對他說破。他能殺仲達。便能殺我。不如等甄敏達來了。再作商。量。回頭一想。這蘇士馬雖然眼睛帶點兇光。究竟不像動手殺人的惡漢。或者仲達果然負心。將這東西賣給他。也未可知。果然

如此不問他終久打不破這個疑團。正在滿腹狐疑。偶然轉眼看見那一隻紅寶石變青的指環。也在那裡。陡然想起當日與仲達恩義。何等之重。甚至仲達臨行。這寶石變了顏色。報個凶兆。仲達斷不至於負心。一面想着。伸手取過那指環。問士馬道。蘇君。你這許多東西。從那裡得來的。妾試猜一猜。包管一猜就着。你這是從喜仲達處得來的。這一句話。出其不意。士馬聽了。猶如青天一個霹靂。一般嚇得面如土色。道喜喜喜喜。喜仲達麼。你怎麼知道這個人。你怎麼在這裡胡說。鳳美此時又悲又惱。又慌又哀。即接着道。哼。我並不胡說。我料你必認得喜仲達。你道我怎麼知道他麼。他是我的丈夫。士馬聽到這裡。嚇得猶如在七層寶塔頂上跌下來。一般身子飄飄蕩蕩的沒了主意。鳳美接着道。可是未曾結婚的這些東西。是我託他帶往倫敦存放銀行的。誰知他就這麼一去不回。害得我四下裡尋他。却只尋不出來。士馬聽了。暗想始終說不知仲達。恐怕支吾不過去。要想法子怎樣說。纔辯得過來。鳳美也暗想我若是一口便

向他追尋仲達。恐怕套不出他實話來。不如再用別樣話套他。想定了主意。說道。當日我以為天下最可靠的莫如丈夫。所以託了他。誰知他拐了我的東西。就這麼逃走去了。不知他怎樣把這東西出發到蘇君這裡來。士馬聽了。以為有機可乘。遂勉強支持着恐怖。說道。是呀。我同他買的。但是他並未提起是人家付託的東西。我這個是買了賊贓呢。鳳美滿腹狐疑道。妾此刻並不是要追究這東西。但有兩件事。求蘇君明白告訴我。士馬又嚇了一跳。勉強答道。只要是我知道的。沒有不告訴。鳳美道。妾今有求於蘇君。不能在蘇君跟前說假話。妾先將實話說了。妾並不叫李賽玉。妾姓林。名叫鳳美。士馬大驚道。嗟。林鳳美。！自念世界之上。只有這林鳳美是個對頭。今無端的自己招他上門。真是惹火燒身。一時打不出主意。鳳美聽見他這一聲。也覺驚訝道。怎麼。蘇君知道妾的名字麼。士馬用盡全身氣力。方纔出得聲。說道。不。不知。不過在新聞紙告白上面。似乎見過罷了。這種閒事。不必細問。請教要問的那兩件事罷。鳳美

先生休矣此  
時仲達已在  
巴黎矣

道。第一件請教喜仲達此刻在那裡。士馬踟躕道。我又不是仲達朋友。又不是仲達監督。兩條腿生在他自己身上。我那裡知道他的去向。大約在四五個月以前。三月底光景。我同他打球相識。就買了這份東西。以後聞得他要往紐約去。至今沒有信息。大約摠在美國。我今細想起來。我竟是上他的當。買了他的賊贓。鬧出這許多說話。此刻也不必多說。卿既是這東西的原主。我就把這東西一齊奉還。我本來也不稀罕這東西。就是要時。只要寄個信到東洋。就可以再買一份。我們就借此訂個交情也好。士馬的意思。以爲鳳美志在追回失物。未必定要跟尋仲達。又恐怕張揚出去。鬧出事來。所以忍着心痛。捨了這份珠寶。將來塞鳳美的口。既可以免禍。又可以借此結交鳳美。所以這麼說的。誰知他這一說。倒越發動了鳳美疑心。他本來志不在珠寶。而且不甚以爲意的。然而也知道是個很值錢的東西。今聽得士馬這麼慷慨。輕輕的就肯全數送給自己。這不是尋常交情做得到的。一定他有甚對不住仲達的事。要借此箝制。

一寸芳心何  
等機警當是  
從閱歷得來

我的口也未可知。因說道：這份厚禮，多謝得很呢。但是摠要尋出仲達，問明來歷，方纔好受。就這麼糊裡糊塗的，我斷不敢受。這一席話，又出於士馬意料之外。暗想這一份厚禮，不能動他的心，他是一定要跟尋仲達的了。他這一出去，我即刻就是大禍臨頭。這便怎麼處置？想個甚麼善法，可以躲得過呢？一面想着，又問他第二件事。鳳美拿着那變色的指環，看着士馬道：第二件事麼？就是請問你這指環，也是仲達賣給你的麼？說罷，又對那指環嘆一口氣道：唉，指環呀！指環他這麼一嘆氣，士馬忽然想起這指環，是在仲達的屍手上取下的。來的登時把那天晚上弄死仲達光景，一齊潮到心上來。此時鳳美又在當面不覺面色大變，倉皇戰慄起來。鳳美早看的眼裡了，士馬顫聲道：正：正是。是仲達連那些一齊賣給我的。鳳美氣的發昏，大聲說道：不是的。喜君斷不至於連這東西都賣了。這是我同喜君握手分別時送給他的。他何至於拿來賣了。我還有一句話問你：喜君倒底往那裡去了？莫非你殺了他麼？末末了，一句話。

只嚇得士馬耳朶裡轟的一聲登時覺得天旋地轉眼中火光四射勉強說道：不好了！你只怕瘋了！唉！我今天爲甚引了個瘋子進來！一面說着心裡便在那裡打主意。他想此刻萬不能放鳳美出去。他出去了一定即刻報警察。那時真情畢露。絞首臺前不免分我一席。怎樣想個法子止得住他。方好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立起來伸出雙手。一把捏着鳳美的兩個肩膀。瞪起一雙灰色怪眼。放出兇光。對着鳳美臉上射出。鳳美出其不意。不知他要做甚麼。要發話問他時。却口噤了。說不出來。看見他那雙眼睛。實在可怕。要想閉了眼睛不看他。却又閉不攏。慢慢的只看見他的一雙眼睛。並不看見別的東西了。又歇了一會。只見他的眼睛大將起來。慢慢的又兩個合成了一個。猶如一團火一般。有車輪般大。覺得通身麻木。動彈不來。以後就昏不知人了。士馬見鳳美昏倒。輕輕的把他放在地下。狠狠的喘了一口氣。拿手帕揩了額上的汗。說道：也躺下了。你也同仲達一般。送在我手裡。這也可以算得你們一般命。

是驚定光景





運了。忽又想道。這麼一個美人。殺了豈不可惜。不如設法叫他順從了我罷。想了一想。先出來給了那馬夫一元銀。說道。李養玉在這裡得了個急病。一時不能回去。你先去罷。那馬夫得了一元銀。也就沒甚說話。放空車去了。士馬回身入內。看見鳳美仍是失魂喪魄的睡在地下。不覺點頭嘆道。我爲你幾乎急煞了。那裡知道這麼一個美人。却是仲達情婦。我因爲愛上你的標致。幾乎跑到絞首臺去。今幸得無事。你且順從了我。我有法子叫你把仲達的事忘個乾淨。說罷走到裡間。取了一副電池。及各種濕電機器。一一配置好了。把電線連在鳳美頭上肘下。運起電氣。又灌了一茶匙藥水在口裏。一會兒鳳美微開兩眼。把口中的藥水咽了下去。士馬問道。你記得方纔有人同你說話麼。鳳美此時如同失魂一般。微微的答道。記得。士馬道。你好好的順從我。我是你丈夫。蘇士馬呢。你不要忘了丈夫。鳳美道。不敢忘。士馬道。那麼你起來。到這裡寫封信。我來教你寫。鳳美果然站起來。走到寫字枱跟前坐下。士馬道。你寫着「妾隄羅

劇疾。從醫者所勸。往海濱換空氣。逗留六七日方歸。不能登臺演戲。鳳美依言寫了。士馬又叫他寫上名字。又叫他寫了信封。他便把信收好了。等叫人送去。又對鳳美道。我同你到梧州去住幾天罷。鳳美道。甚好。士馬見鳳美中了催眠術。不勝之喜。就帶着他坐了五點鐘開行的火車。到梧州去了。這里龍馬住在旅舍裡。那裡知道。只是揚揚得意的。要等三點半鐘。看鳳美學新曲。誰知等到四點鐘還不見來。心中正在詫異。未免覺得焦燥。正要叫人到天明街去催。只見戲園主人氣喘吁吁的跑了來道。這便怎麼辦法。李賽玉病了。龍馬吃了一驚道。怎麼講。園主遞過一封信。龍馬看了。也覺得驚奇。說道。就是病了。也不應該一言不發的。獨自一個人到甚麼海濱去。園主跺脚道。別的不說。今夜做的戲牌子也掛了。告白也登了。這便怎麼辦法。龍馬道。這還是小事。他到底得了甚麼病。聽了那個醫生的話。到那裡海濱去。要先尋着他纔好呀。園主只是急的跺脚。沒有話說。龍馬暗想莫非鳳美跟了甚麼情人隱避去了麼。然而

兩個人一般  
急却是兩樣  
心事

平日看他。却又不像這種人。手裡拿着鳳美的信。呆呆的看着。心中十分狐疑。園主又在旁邊唉聲嘆氣。搓手頓足的急的。了不得。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沒了主意。忽然一個人遞來一封信。交給龍馬道。有一個人送來的。說是要緊信。龍馬以爲是鳳美的信。連忙接過一看。原來不是鳳美筆跡。信面只注了「甄緘」兩個字。不覺失望。又想這甄是甄甚麼呢。莫非關着李賽玉的事麼。拆開來一看。却是飛草的字。是用鉛筆忙速着寫的。上面寫着道。「祈速臨巴黎大街。巴黎旅舍。八十八號。有要事。不可遲誤。龍馬先生鑒。甄敏達字。」龍馬不覺一時矇住了。想道。甄敏達是甚麼人。我不認得他呀。猛然又想起在十家巷時。來訪李賽玉的就是他。不好了。莫非李賽玉有了甚事。怎麼驚動他到這裡來。事不宜遲。即刻去訪問他方好。想罷不發一言。逕奔外面。跳上馬車。如飛的去了。此時戲園裡已經來了多少人。要打聽這件事。三三五五的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見龍馬看了信。這等慌忙。都嚇了一跳。只得散了去。再等消息。却說龍

馬跳上馬車。叫馬夫加上一鞭。望巴黎大街而去。到得巴黎旅舍。下了馬車。付過車錢。走了進去。問到了八十八號客房。進去一看。那裡有個甚麼甄敏達的影子。只見一個夢想不到的人。呆呆的坐在那裡。見了龍馬。便起身招呼。正是心慌正欲求相助。意外相逢別有人。要知那人是誰。且待再譯下文。便知分曉。



# 黃繡球

頤瑣述  
二我評

## 第一回 論房屋厲民族主義 敘天倫動巾幗感情

話說亞細亞洲東半部溫帶之中。有一處地方叫做自由村。那村中聚族而居。人口比別的村莊多上幾倍。却推姓黃的族分最大。村前村後分枝布葉。大都是黃氏子孫。合村之中物產豐盈。田地廣濶。所出的人不論男女也都文文秀秀。因此享慣現成的福。極怕多事。一向與外村人不通往來。外村人羨慕他村上富饒。妒忌他村上安逸。曉得他一村人的脾氣。就漸漸想出法子來聯絡。又漸漸拿起手段來欺侮。弄得自由村全無一點自由樂趣。這且不在話下。單表他村上有一人名叫黃通理。此人約莫三十幾歲。很出過幾踰門。隨處攷察。覺得自家村上各種風物無一不比外面強。却無一能及外面光彩。想來想去。不懂什麼原故。要講讀書人少。眼見秀才舉人。比村上的狗子還多。要講做官人

最可憐是自家裏的事都糊糊塗塗  
何嘗不出力  
何嘗不幹旋  
却可惜力是  
悞用愈幹旋  
愈成窟籠

此一段說話  
爲黃繡球全  
書發脉卽爲  
黃繡球一生

少眼見紅頂子藍頂子。用巴斗籬担。也就量不清。挑不完。要講種田經商的人。少眼見田戶完糧。却爲皇家一宗大大出息。生意買賣。差不多都是累萬盈千。怎麼問起來。總說是十室九空。只賸得一箇外面子好看。鄉紳不顧百姓。百姓抱怨鄉紳。鄉紳百姓。又全與商家隔膜。讀書先生。除了想進學中舉之外。一無念頭。連自家門裏的事。都糊糊塗塗。甚至各種人的壞處。讀書人無不兼而有之。眞眞應着俗語所說。關於天數。但是天數何嘗就能弄到如此。總要出些人力幹旋。纔可挽回造化。黃通理正在自猜自解。忽然他妻子出來。言道後邊一帶房屋。今年被風雨吹打。像要傾倒。官人要趕緊雇個匠人。修理修理。黃通理聽見此話。猛然用手掌在案上一拍。仰面向天。大聲歎息。喊道。是了。是了。他妻子摸不着頭腦。說。官人。這房子修不修在你。我不過講一聲。何必這般動怒。看來雇個匠人。也花費有限。值得如此發急。我想房子是世世代代要住的。總得圖個結實堅固。倘然後邊一倒。保不住牽連正房。也要搖動。就說正房無碍。到

立影

此一語亦爲黃繡球立案

意思是已針鋒相對故後來一引便上看房子者不是看房子寫出有心事人的神情

底坍了一邊。把一座整整齊齊的屋子。變了破壞。成箇什麼樣兒。黃通理聽到此處。益發凝思出神。說道。哦！哦！變了破壞。就不成樣兒了。我想要成個樣兒。索性一齊破壞了他。不是修飾修飾。可以保得長住的。原來黃通理因爲他心中的事。忽然觸着了修理房屋的話。大有所悟。不覺心口自商。借題發洩。他妻子不明就裏。只當他是不肯同他嘔氣。便說房屋應修的。自然要修。犯不着說些氣話。嫌我多事不耐煩似的。是何苦呢。通理撲嗤一笑。說你去罷。你的話不對我的意思。我的意思同你也說不上。他妻子搭訕着。走了開來。黃通理又自言自語。噤哩咕嚕了好半會。纔出至門外。將他那後邊屋子仔細一瞧。又將他正房四面一看。負手而行。踱了幾十百步。走進一家茶坊。泡了碗茶。兀是納悶。看官估量着他悶的。是打房屋主意。或者是無錢修理了。做書的却不曾問得。只知黃通理當下。坐在茶坊。所見吃茶的。大半是族中長幼。各人言談。嘻嘻哈哈。全無一樁正事。問起農務。都說是要看年歲。問起生意。都說是不敷開

不會裏脚一  
句是爲下文  
地步其餘是  
陪筆亦是書  
中正意

以下隱腐殺  
揮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者  
同種族同宗  
教同言語之  
人獨立自治  
組織政府以  
謀公益而禦  
他族之意此  
至十九世紀  
之末所爭義  
務今二十世  
紀已進而主  
義民族帝國  
主義者則國  
民之實力已

銷。問起男孩子們。說是還不會上學。問起女孩子們。談是還不會裏脚。七嘴八舌。聽了半天。有的約了去吃酒。有的約了去吃烏烟。就陸續散完。日已沈西。黃通理想道。我們這村上的人。一個個如此模樣。難怪風土人情。如此頹敗。算來這村上大半姓黃。雖說是年深日遠。疏散無稽。畢竟田地都是姓黃的開闢。子孫都是姓黃的遺傳。數千年繁衍至今。好容易成了這個村子。不講替我那創造的始祖。爭些外面的好處。也須同心協力。做點氣派出來。如今竟像我家房屋。要倒的光景。豈不可惜。一個村子。分開來。有幾千百所房屋。合攏來。却與一所房屋似的。正似我妻子所說的話。倒了一邊。保不住要牽連搖動。房屋倒了。還要牽連。豈不是村上的風俗。壞了一件。也牽連十件百件。人情壞了一箇。也牽連十個百個。一而十。十而百。那就一齊敗壞。不可收拾。實在可怕可恨。但是我一人所見如此。我們村上明白事理的。總該還尋得出幾位。待我回家揀個日子。辦兩席水酒。請些人來。商議商議。就拿我房屋傾欵。急須拆造的事。借爲



已充於內而  
溢于外可張  
權力于他族  
之意此書只  
講上一義以  
我國程度尚  
須求自治獨  
立也

官府的事腐  
敗如此的確  
只曉得賺錢  
百姓們又只  
曉得歛錢做  
齋醮所以難  
了此段口角  
神情舉一可  
以概百爲全  
書蓄勢不是  
充文

演說。想必有一二動聽。一日黃通理果然叫他妻子。辦了兩席家常便飯。免不得肥魚大肉。十分豐盛。請了些同族等輩。大家一到。心裡猜着。既不是有什麼喜慶的事。必定他家又奉到官諭。要寫什麼捐。議什麼社倉積穀。再不然。辦警察。辦團練。這些事情。要大家商議。內中一人說。這都不像。我家通理先生。向來不管這些閒事。聽見外頭講。今年村子上。瘟疫很重。有幾個人出頭。要建齋打醮。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莫非通理先生。爲了這個。要同我們商量。至於那地方官府的事。莫說通理不管。我們也大家不情願。這無非把我們村上的錢。白白送與官府。賺上腰包。我們還不如去養貓喂狗。到有點用處呢。說話之間。通理走了出來。先叙些浮文。都說今日有何事見諭。這般費心。却都來叨擾。通理道。自家人說那兒話。連日只因舍下房屋。今年被風吹雨打。有兩間要像坍塌。心中煩悶。偶然想着諸位。邀過來談談。諸位賞光。菜是沒有。這酒是可多喝幾杯。我還有別話奉商呢。當下各人坐定。有一位姓黃名祿的。開口先說。府上房

政府議改革  
新政的影子京外辦事依  
託西人想從  
中發財的影  
子  
說些黃落話  
打一個橫堅  
的主意如何  
入得耳歷年辦新政  
辦新學的影子

子。是多年老宅。如今若要修葺。却不宜輕舉妄動。湏得請箇看陽宅的先生。揀個好日子。或是應該抽梁換柱。或是應該添瓦砌牆。倒也不輕容易。若還可以將就得過。不如雇兩個瓦木匠。先用木架子支他幾年。再用石灰磚瓦。粉刷點。填補點料。也不妨。又有一位姓黃名樹的。接口道。我認識個瓦木作頭。手藝很好。包工也很便宜。你老若是這麼辦法。我明日就荐他到府上來。叫他收拾收拾。這兩位的話。入了黃通理的耳朵。好不中聽。心下原想借着房子。同他們說些整頓村俗的道理。他們先嘵嘵不休。反覺無從插口。轉念聽他們的言論口氣。也都是。一派倚賴性質。未必能幹得甚事。且待我就他們的話。打動一下。看是如何。便站起來。斟過一回酒。敬上一回菜。笑嬉嬉的說道。我這房子。年代太久。內中木料。都已霉爛。若就外面支起一根木頭。牆上加刷一層石灰。自然還可將就幾年。但是我看這村上住的人家。大大小小。他那房子。有的已經支了木頭。有的已經刷過石灰。又有的早經風水先生看了。只覺得總是東倒西歪。

以不默爲默  
以有理爲不  
在理。憻憻懂  
懂如今的人  
何莫非此等  
見識

此即新大陸  
游記所言小  
房非特大樓  
而始立大樓  
必特存之意  
始存之意  
自通商以來  
吃交涉的虧  
受外人的苦  
實比水火風  
霜尤烈無如  
只講將就將  
就那有箇終  
久將得下去  
的將不去便  
一齊倒了勢  
所必然

外面光華。內裏枯朽。假如一年一年的。你家將就些。我家也將就些。只怕到後來一齊倒個乾淨。請風水都請不着。雇木匠却雇不來。豈不要大家露宿在地上嗎。幾句話。說得合席好笑。就有人說。通理先生。你這話默了。從來只有水火之災。遭個大劫。或者房屋一齊受累。那有好端端。便舊點破點。會一齊坍了的。這就過於多慮。慮的又不在理了。黃通理道。怎麼不在理。不過我慮的。是世界上的公理。湏知那水火之災。一半雖是人事不謹。還有一半天意在內。這大家住的房子。你連我的牆。我靠你的壁。你家將就支砌支砌。我家也將就支砌支砌。眼見得我們村上。都是祖傳的老宅子。也經過幾番水火。加上年年的雨雪風霜。難道就這麼支得過去。萬一我家的倒了。連累你家。你家的倒了。連累他家。接二連三。豈不要倒個乾淨。說至此。大家放下杯箸。說這般道來。莫非想把一村的房子。都拆了重造嗎。看你酒也喝得不多。全是說些醉話。正正經經。你那房子。若是修。若是拆。我們總得來幫忙。不修不拆。也不必煩悶。人生在世。如

不客氣一定  
要拆了重造  
自己在醉中  
反說人醉世  
上人無不如  
此

此一段數語  
包括一切鳴  
呼派旁觀派  
保守派獻世  
派與那甘心  
老棄的諸派  
吾輩無一日  
不自混了功  
夫可歎

靈心慧解以  
前竭力的騰  
蓄都只爲透  
發此一語而  
作  
一語過脉  
此處怕他是  
醉與上文說  
醉的話不同

白駒過隙。得了一天。算一天。俗語說得好。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我們守着祖宗的遺產。過了一生。後來兒孫自有兒孫之福。我們年紀已漸漸老了。講不得德潤身。還講什麼富潤屋呢。黃通理本來話猶未完。至此又被一番搶白。好氣好笑。心知這一班人。都會意不到我的宗旨。半晌沈思無語。只索叫妻子搬過飯來。讓他們吃了好走。只白白廝混了一天功夫。聽了些無味語言。看了些可憎面目。都怪自己沒有眼識。當他們是明白事理的。不道也同茶坊裏一班人物一樣。這可就無法可想。於是胡亂的就讓了飯。送了諸人出外。他妻子見他十分懊悶。又方纔他席上的話。也約略聽見幾句。猜著他嘴裏講的房子。心裏頭的意思。却不是爲房子發作。前日同他講修理房子的時候。他說他的意思。同我說不上。如今同人家也說不上。究竟葫蘆裏賣的甚藥。倒要去問個明白。一面收疊碗盞。打掃廚房。把開水泡上一壺茶。走入裏面房屋。黃通理却已蒙被睡了。到晚來飯都未吃。他妻子怕他是醉。也就不去驚擾。這晚一夕無話。次日

此處又騰蓄一大段仍含  
 着多少腐意  
 兩個兒子的  
 名字暫不為  
 現亦留為後  
 文地步不獨  
 不宜率且有  
 作用也  
 現在辦事多  
 是這文弱大  
 兒子的意見  
 不是那英銳  
 小兒子的意  
 見語語有關  
 合

早起。黃通理坐在書房。他妻子梳洗已畢。搬了早飯過來。喚同他兩個兒子一  
 起來吃。大的兒子七歲。小的兒子五歲多。大兒子生得乖角文弱。小兒子生得  
 英銳剛強。平常帶着兩個識識字。講些蒙學教科書。也都有些領會。這日見他  
 兩個同吃早飯。問道。譬如這碗飯。弄了好些污穢在上面。便怎樣法子。大的說。  
 用水漂洗漂洗。也就可吃了。小的說。不然。這一碗飯有限。倘或那污穢洗不清  
 楚。就要吃壞人。不如傾撥了另換一碗。又問。譬如一棵花種在地上。花上爬了  
 些螞蟻。這便怎樣。難道就把花掐了不成。那大的說。這與花何害。只要將螞蟻  
 除去便是。小的又說。不然。好好的一朶花。固然不能掐去。但是螞蟻除了又有。  
 就算這枝花上除去。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除之不盡。勞而無功。不如尋着  
 螞蟻的窠。或是掘了他的根。或是把種的花。移種在好地上去。叫螞蟻無從再  
 爬。然後我們的花纔能開得枝枝茂盛。年年發榮。黃通理聽他小兒子的話。  
 十分中意。不想這小小孩子。倒有這般見識。就趁勢問他。你娘說。我家後邊房

善於承接得  
情得神  
語有分寸若  
果小孩子再  
發議論便不  
成理

名為自主之  
國久已不能  
自主者即此  
自由有界我  
之自由不能  
為人所侵故  
須恢復此權  
限不但要伸  
我權利也  
原來如此一  
語傳神將上  
文無數鋪叙  
都激在此一  
語中矣

屋。像要傾倒下來。這是要修理呢。過是要拆掉了他。兩個兒子尚未回答。他妻子說。我正要問你。連日你為着房子的事。同發痴一般。昨日又與人家發了多。少議論。到底在這房子上。另有個什麼用意。黃通理道。不要忙。且聽小孩子們講講。他那小兒子。就說這個要看房子的大勢。我就知道了。他妻子說。五歲的小孩子。曉得什麼。你也去問他。黃通理道。不要看輕了五歲孩子。他這要看大勢的一句話。就很有道理。對你講了罷。我實為我們村上的風俗人情。敗壞到不成樣子。名為自由村。自己村上的人。全不知振作。反被外村人挾制。受外村人糟蹋。想要恢復我這自由兩字的權限。組織我自由兩字的光彩。所以在這房子的事上。有多少寓意。他妻子不等說完。便道。原來如此。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來做事。替得男子分擔責任的麼。黃通理一躍而起。說怎麼沒有。他妻子說。有就好了。急忙收拾碗箸。撇着兩個兒子。大踏步出至廚房。回到臥室。撲通將房門一關。他那七歲的大兒子。隨了出來。看他母親關起房門。只

道是與他父親鬥氣。在房門外喊起來。畢竟他兩口子不曾鬥嘴。那裏有什麼氣鬥。却是房門關得蹊蹺。做書的人。也不覺替他小孩子着急。待我慢慢的弄個明白。下回交代。看官不要一同着急罷了。

此書黃通理是主中之賓。所謂他妻子者。方是此書之主。今却先賓後主。於下回始揭出黃繡球名義。是謀篇之法。亦欲爲全書定宗旨。取便發揮之意。第一回既籠括全書。以後隨文孳演。遞生波瀾。而要以倡民族主義爲影響。闡獨立自治。以進於合羣爲歸宿。言下意中。有合有離。以離爲合。直接間接。不離其宗。

論小說位置家之言曰。小說者。覺世之文也。寧繁無簡。又小說有熏浸刺提四訣。作者本此意以述之。期乎不背其說。合全書觀之。當亦可以支配人道。使閱者豁目爽心。

## 第二回 譬觸電激發思想 因看會疑擾病魔

上回說到黃通理的妻子。進至臥室。憑空將房門關起。他那大兒子在房外喊起來。那時自有個所以然之故。如今先要畧叙黃通理妻子的出身事情。兩頭話不能併作一頭說。只好把那所以然之故。暫擱不題。却說這黃通理妻子。他娘家也是世代書香。從小兒就歿了父母。是他一個舅分孀娘。帶了遂去撫養。乳名叫做秀秋。後來做黃家的養媳。因爲未曾圓房。當他是女兒看待。家下人都稱他爲黃小姐。至今談的人。就反把他家娘的姓。一時忘了。這也無關緊要。可憐這黃小姐。從小沒了父母。到他那孀娘身邊。纔兩三歲。孀娘既不是嫡親的。性情又不甚厚道。平時待這黃小姐。飢一頓。飽一頓。勉強過了四歲。就當作丫鬟使用。到六七歲上。把一切粗重的事。都逼着他做。夏天任他睡在蚊子堆裏。冬天大冷天。也只給他一件破棉袄。凍的澌澌的抖。拖了鼻涕出來。還要打要罵。一年到頭。疾病痛痒。更是毫不相關。却有一件。天天那雙腳。是要親手替他裹的。裹起來使着手勁。不顧死活。弄得血肉淋漓。哭聲震地。無一天不



爲裏脚打個半死。有時他房分叔子聽不過。說你也耐耐性子。慢慢的與他收束。若是收束不緊。也就隨便些。一定弄到哭喊連天。同殺豬一般。給左隣右舍聽見。還道是凌虐他。是何苦呢。他嬌娘道。這女孩子們的事。用不着你男子漢管。原爲他是個沒娘的孩子。將來走到人面前。一双蒲鞋頭的大脚。怎樣見人。偏生他這撒嬌撒潑的脾氣。一點兒疼都忍不住。手還不會碰到他的脚。他先眼淚簌簌的下來。支開嘴就哭。叫人可恨。恨他不是我養的。要是我養的女兒。依我性子。早就打死了。不然也要砸斷他的脚跟。撕掉他幾個脚趾頭。若是左鄰右舍。說我凌虐他。請問那個隣居家的堂客們。不是小脚。脚不是裏小的。誰又是天生成的呢。如今我不替他裏也使得。日後說起婆婆家來。却要說我嬌娘。既然撫養了他。不講什麼描龍刺鳳的事。不去教導他。也還罷了。怎麼連這双脚。都不問信。如此傳出去。不但我受了冤枉。只怕人家打聽打聽。無人肯要。倒耽誤了這孩子的終身。對不住他那死過的爹娘。再說大脚嫁不出去。你

多少動聽的  
話只在此一  
句最是切已

此處亦爲黃  
繡球後文立  
案

就養他一世不成。看你有飯還怕吃不完呢。絮絮叨叨。一面說。一面更咬緊牙。關死命的裏。黃小姐那時雖然年紀小。聽了他嬸娘這一番話。曉得他的利害。也就死命熬住了疼。把眼淚望肚裏瀉。以後一天一天的都是如此。那年他嬸娘的兒子開蒙。在村上一個村館裏上學。就叫黃小姐每日挾了書包。送他進館。上午送中飯。下午領回來。一日三趟。都是黃小姐奔跑。他那兒子頑劣異常。若是這三趟之中。在路上跌了。或是有什麼驚嚇。這就是黃小姐晦氣。總說是欺侮了他。作弄了他。不是臭罵。便是毒打。試想黃小姐一双半爛不斷小脚。年紀又同他嬸娘的兒子差不多。怎樣追隨得上。照應得來。常常就暗中飲泣。說我與他是一家人。不過他有父母。我無父母。我既做了他的女跟班。還要吃多少冤枉苦。眞眞女孩子不是人。可惜我是女孩子。要也是男孩子。雖然也同今日一般的苦命。定歸趁着還學堂的時候。背地裏要問問先生。多識幾個字。等到大來。也好自尋飯吃。別的不講。先不先。這双脚那怕生個疔。害個瘡。也不會

此處語語反  
跌

這般的痛楚。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看看又是年把功夫。黃小姐已經九歲望十歲了。在那嬌娘手下。受的磨折。吃的苦腦。也言之不盡。十歲上發了一身痧子。又出了天花。這兩椿都是小孩子要緊的事。隨便什麼貧苦人家。他女兒遇了這個當口。總得要調護着些。那天花又是險症。沒有不請個小兒科。吃副把藥。避幾天風。還要忌生人往來。落在富貴之家。更不消說。富那天花將發未發之前。就連那吃的發物。如雄雞鯽魚蘑菇之類。也要花上多少錢。那時黃小姐不講這個。簡直比貧苦人的女兒。還不如他嬌娘就不曾問過信。也是黃小姐的天命。日後要從那黃家做出些烈烈轟轟的事。於這自由村上。大有關係。所以他這兩椿病。輕輕發過了。連自己都不知不覺。這是後話慢表。自從這年之後。他嬌娘却已亡故。就有黃通理家領了去做養媳婦兒。那時黃通理也是尋常一個小孩子。並無姊妹弟兄。過了幾年。圓了房。一直跟着黃通理。也不過會些尋常操作。安安穩穩的。做個婦道人家。平時只聽得人說。什麼三從四德。自家想那

四德的德容兩字。是說不上。言字不懂是怎樣講。若說是能言舌辨。只怕是男子的事。不應該婦女上前。至於那功字。又件件不曾學得。在家從父。我從小又是沒父母的人。如今只索從了丈夫。日後從了兒子就完了。但不知自古以來。男女是一樣的人。怎麼做了個女人。就連頭都不好伸。一伸腰都不許。一直脚是吃盡了苦。一定要裹得小小的。終身終世。除了生男育女。只許吃着現成飯。大不了做點針黹。織點機。洗洗衣裳。燒燒飯。此外天大的事。都不能管。像我是細巧事不會。相貌又不好。幸虧丈夫還體諒我。從小兒在嬸娘身邊。失了教導。一切不與我計較。只可惜我苦命投生了女人。終久不能顯親揚名。不能幫着丈夫在外面幹些正事。只好悶在大門裏頭。有話也不敢說。幾時世界上女人也同男人一般。能够出出面。做做事情。就好了。這是黃小姐一向懷着的鬼胎。不過有此思想。並未有何事觸激他的腦筋。曉得世界上的男女。本來各有天賦之權。可以各做各事。所以他這思想。還是從小時候。受他嬸娘的苦處。自

怨自恨而來。並不知女子本有女子的責任。不應放棄的道理。因此上跟了黃通理十幾年。習慣自然。這種思想也漸漸的忘了。却是他這思想。譬如一件東西。含有電質在內。渾渾融融。初無表見。碰着了引電之物。將那電氣一觸。不由的便有電光閃出。可以燒着了衣服。燬穿了房子。其勢猛不可遏。猝不及防。電氣含得愈多。發作得愈烈愈大。當日他聽黃通理的話。無意中間了一句。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來做事。替得男子分擔責任的麼。黃通理却一躍而起。說怎麼沒有。就如觸動了他的電氣。把他那一向所有。十幾年漸漸忘了的思想。頃刻間兜上心來。故接着只說得有就好了四字。翻身就走。不暇往下再問。他這得有就好了四字之中。有多少歡喜美滿的情景。有無限恍悟決斷的精神。在他自己。亦莫知其所以然。一念之間。想道要做事。先要能走路。要走路。先要放掉了這雙臭腳。如今這腳底下纏了幾十層的布條。墊了兩三寸的木頭。慢說要與男子一同做事。就是走路。也不能同男子大搖大擺。這便如何使得。所

此處仍作停  
蓄不使一洩  
而下既得情  
事又爲開下  
文波折無脈  
斷筋續之病

自此即引入  
黃繡球所以  
名繡球之故  
草蛇灰線混  
然無筆墨痕

以就急忙忙。闖起房門。要去放那雙腳。這個原故。也交代出了。却說當時他只趁一時之性。原不曾計及女人的腳。是能放不能放。放了能走不能走。等他那兒子在門外亂敲亂喊。他反狐疑起來。說只怕要去問問他老子。於是重新開出房門。攙着他大兒子。又到了書房。只見黃通理。與他小兒子坐在那裏。對着一箇地球儀。指手畫腳的說。他那大兒子。也就擠上去看。黃通理便對他妻子道。你去罷。你一個女流之輩。不要在這裏攪擾。讓我同兩個孩子。講些學問。他妻子道。方纔我不是問過你。說女子也可以出來做事。既是可做事。也就可以談談學問。雖然我年紀大了。究竟還比你小得多。你同孩子們講的。不信我就懂不得。向來我只道是女子不能同男子一樣做事。故此十幾年來。只還我的女子本分。如今想要在本分之外。再做些事業。也好幫着你教教兩個兒子。黃通理聽了。喜不可支。便問你若要做事。却先做那一樁。他妻子說。只要是地球上體面的事。一件一件的都要做出來。黃通理不覺笑道。我們這村上。不過是

地球上萬萬分的一分子。我是個男人。要從這萬萬分的一分子。尋個做事的方鍼。還無可下手。你一個女子。小脚伶仃的。就算能做事。應着俗語所說。幫夫教子。也不過盡你一人的愚心。成了我一家的私業。好容易說到地球上的體面。你看這地球儀上。畫的五洲形勢。其中經緯度數。面積方里。盛衰沿革。野蠻文明。許多有學問的專門名家。都考究不盡。單講那地球上。地理科學的範圍。有關於地球表面之天文地質等事。有關於地球上政治生業等事。宏綱細目。除非像孩子們。六七歲時。就研究起來。動得他的觀念。發達他的心思。然後他們好各就其材力性質。做得地球上一兩件的事。但是地球上的地理學。是先從自己的知識擴充。由自己所住一鄉一里的知識。擴而至於外鄉外里。由外鄉外里的知識。又擴而至於我的國度。由我的國度。擴而至於別的國度。然後能就全地球的事。考究得失。做他出來。不是什麼讀書的。只爲取功名。種田的。只爲收租稅。做生意的。只爲賺銅錢。就叫做做事了。他妻子接道。這樣說。做女

此即由市民  
成族民由族  
民合成國民  
之義  
外鄉外里就  
本國言擴而  
至於別國即  
是民族帝國  
主義此句是  
因類而及然

欲知本國不  
可不知他國  
則亦民族主  
義中應有而  
不可少者  
前文如許曲  
折此語一拍  
而入  
願補上文總  
不着迹

自由獨立之  
萌芽

自由獨立之  
真理

人的。也不是只爲梳頭裹脚。做活計。是明明白白的了。怎見得我就不能擴充知識。只要你有什麼知識。換與我。我也慢慢的會有知識。換與你。再給兩個孩子們。開通些知識。這先就有了四個人了。從我們一家四個人。再慢慢的推到一個村上。那怕他風氣不行。只有一句頂要緊的話。問你。像我這一雙受罪的脚。可以放得放不得。方纔我倒要放他開來。又恐怕是放不得的。要問你一聲。如今我是問過你。你說可放最好。你說不可放。我也一定放掉他。不能由你作主。黃通理又笑道。放了這脚。却見你女子們開風氣的第一着。怎麼使不得。只怕放了倒不能走路。又不怕闖村的人笑你嗎。他妻子道。虧你說出這句話。照你說。一個人站在地球上。不能做點事。不能成個人。纔怕人笑話。這我放我的脚。與人什麼相干。他來笑我。我不但不怕人笑。還要叫我們村上的女人。將來一齊放掉了脚。纔稱我的心呢。至於走路一層。向來纏緊了幾十層的布。墊了二寸三寸的高底。還要蹣蹣跚跚。一天走到晚。從前小時候。兩只脚爛的出血。還



以黃通理之  
開通尚不知  
其妻只當他  
一庸庸碌碌  
碌知人之難  
人之不易知  
也如此

此處遞入下  
文亦毫無費  
力

跟著我那嬸娘的兒子上學。一天走幾輪呢。如今雖說是小的走慣了。一放開來。頭兩天不方便。到十幾天後。自然如飛似跑的。走給你看。黃通理聽了說。看你不出。一直見個庸庸碌碌的。忽然發出這些思路。好極、好極。他妻子道。從來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看我庸庸碌碌的。我將來把個村子。做得同錦繡一般。叫那光彩激射出去。照到地球上。曉得我這村子。雖然是萬萬分的一分子。非同小可。日後地球上各處的地方。都要來學我的錦繡花樣。我就把各式花樣給與他們。繡成一個全地球。那時。我就不叫秀秋。叫繡球了。就說沒有這個大勢力。我却發了一個大誓願。你瞧着罷。黃通理又連說好極、好極、好極。從今以後。我便叫你做黃繡球。把這黃繡球三字。當個記念如何。他二人說到此處。做書的又要交代一句。黃通理的妻子。以後就統名之曰黃繡球。看官却要分清眉目。當時說話之間。黃繡球舉目一看。不見了他兩個兒子在旁。說道。孩子們往那裏去了。原來他兩個兒子。在他二人說話的當口。走出書房之外。

至此始洩盡  
放脚之事累  
曲層折一筆  
不平

聽見外邊人說。街上有會。他弟兄兩個。就跑入會場頑耍。黃通理一聽。果然不見他弟兄在面前。先出至屋內一尋。又走到大門外一尋。曉得有出會的事。一定去看會了。便進來對黃繡球道。你關上門。我去尋他們回來。少頃時已過午。黃繡球早把午飯端整。先自吃了。看看交到申牌時分。纔見他父子回轉。少不得黃通理要教訓他孩子們一頓。正在發怒。只見黃繡球穿着他大兒子一雙鞋。半舊不新。一蹺一拐的。不覺笑道。你當真已經把脚放掉了。黃繡球道。凡事說做就做。有什麼不當真。聽說外邊的會。一連要出三天。你不要罵孩子們。明天我且帶了他們去。看兩天。練練脚勁。黃通理道。這種事。迷信鬼神。傷風敗俗。我們不能禁止。沒的還叫孩子們去看。你一向不出大門。如今便說放開了脚。要練練脚勁。也沒的要去看會的道理。若講女人放掉了脚。今天去看會。明天去看戲。就使不得。與你那說的話。發的誓願。就成了一個大反對。還說什麼繡那地球上的新花樣。只怕村上的新鮮話。先讓你繡出來了。黃繡球也不搭

白。仍舊一蹺一拐的。走了開去。這裏黃通理。又把些教訓孩子的話。講了好半天。回至內室。大家都不談起。正是一說不休。說過便了的常事。不意這晚黃繡球安睡之後。就得了一個病。渾身發熱。如火爐一般。昏昏沈沈的人事不知。好奇呀。此病從何而來。看官且胡亂的猜上一猜。猜不着的。等做書的下回再說。此回叙黃繡球。看似未入正文。實乃皆是正文義蘊。蓋得一蓄字訣。蓄之愈繁。波折愈多。入後至五六回以下。始透發有根。不竭不突。

凡結撰理想小說。與專就一人已有之事迹演成者不同。已有之事迹。或以簡括勝。必須開頭一二回便寫正文。憑空結撰者。則須曲折而赴。取勢於前。不可入手發洩盡淨。且即叙已有之事迹。入手便說盡者。亦無意味。非必上乘之法也。

作小說以一人代數人說話。得神最難。接縫門筭尤難。必處處起一開頭。則斷續不成法。即不然處處費力着迹。亦不成文。此作鋪叙之間。要皆脉接筋

連一無矯強。

第三回 夢中授讀英雄傳 天外飛來縲紲災

上回說黃繡球無端得病。便昏昏沈沈的人事不知。怕不是着了邪魔。一定中了時疫。却原來都不相干。那天黃繡球說要帶兒子去看會。被黃通理責備幾句。不曾搭白。他那心中就另有一番盤算。想道。腳是放掉了。究竟放掉了腳之後。做點什麼事情。自己也沒有捉摸。一來雖是粗粗的識幾個字。總是不曾讀書。二來實實在在。自從進了黃家大門。守着婦女不出閨門之訓。一步不敢胡行亂走。大門外東西南北的方向。還辨不清楚。起先原想借看會。到外面遊覽一周。拚着兩天功夫。到底看看我們村上。是那樣風景。有多少山。有多少水。有多少田畝。大略有多少人。家。望那一條路去。通着那裏。見那一邊要道。接着這邊。再問問一年四季出的。是那些物產。轉念一想。出得門去。一個人不認識。認識的。又無從講到這些。並且自己不會寫字。就耳有所聞。目有所見。也記不清。

寫夢境却合

許多。兩個孩子又小。不能幫忙。難道出去兩天。當真去白白的看會。惹人笑話。再說這事也不是兩天弄得清的。這般那般。嘴裏不說。心裏是翻來覆去。想不出一個法子。好不煩躁。不覺的他那熱血膀脹。激動了心火。一時上升。漸漸的渾身發燒。沈思久倦。便脫衣而睡。朦朧間走到不知什麼所在。抬頭看見一所高大牌坊。牌坊頂上。站着一位女子。身上穿的衣服。像戲上扮的楊貴妃。一派古裝。却純是雪雪白的。裙子拖得甚長。臉也不像是本地人。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正在疑訝。那女子却招手叫他上去。恍恍惚惚的。也就同他站到一起。這女子自說。名字叫做瑪利儂。姓的是非立般。黃繡球一想。世上那有這六七個字的名姓。當時聽得不懂。說我只姓一個字。叫做黃。名字叫繡球。是這村上本地人氏。你奶奶是從何方來的。這女子說。你姓黃。是黃家的人。可曉得我是白家的人。黃繡球聽他問得鶻突。說想必是嫁的姓白的了。這女子不荅。隨手在身邊摸出幾本小書冊子。指與黃繡球看。上面彎彎曲曲。橫橫斜斜。畫

又就字生出  
波瀾心思筆  
墨之活極一  
時行文之樂  
且隨手皆是  
本書妙諦

得一排一排的。並不見有一個字。便問這畫的何物。怎麼沒有字迹。看他何用。這女子又從新掣出一本書來。上面却有三個大字。黃繡球只認得一個。說當中不見一個雌雄的雄字嗎。這女子道是呀。你既知道有雌雄之義。雌雄是就禽鳥講的。怎麼歷來的人都把男子比作雄。女子比作雌。說是女子只可雌伏。男子纔可雄飛。這句話我却不信。人那能比得禽鳥。男人女人。又都一樣的四肢五官。一樣的是穿衣吃飯。一樣是國家百姓。何處有個偏枯偏偏自古以來。做女子的。自己就甘心情願。雌伏一世。稍爲發揚點的人。就說他發雌威。罵他雌老虎。一班發雌威。做雌老虎的女子。也一味只曉得瞎吵瞎鬧。爲錢財鬥氣。與妾婦爭風。落得個悍妒之名。同那粗魯野蠻的男子一樣。可就怪不得要受些壓制。永遠雌伏。不得出頭了。數語打上了黃繡球的心坎。甚爲歡喜。說奶奶。怎麼就是神仙。知道我的心事。你便不是神仙。也真真是我的知己。我有些話。與你意見相同。不嫌唐突。我便說了。那女子笑道。我何嘗是個神仙。既承你

又作一勢總  
不使有平筆

崇拜外人者  
聽者

回映黃繡球  
之語了無無  
迹

交結外人者  
聽者

如今便是白  
家人直直的  
指着罵也不  
知道誰能如  
黃繡球聽得  
出口氣怕上  
當的還甘心

引爲知己。有話請講。若是其中有什麼委曲難解的事。或者還可細細的商量。黃繡球聽了。更加高興。就把他怎樣怎樣的話。前前後後。述了一遍。這女子聽完了。默不作聲。半晌說道。這是你黃姓村上的事。自然你姓黃的人。關心切已。與我白家無涉。你黃家果然像你做得出點兒事。豈不叫我白家減色。我白家人也不少。向來男男女女。到你們貴村上來的很多。想是你不出大門。不曾看見過。來者無非總在貴村上。把你們的花樣。擱在一邊。另外翻點花樣。占些光去。近來你們的花樣。霉的爛的爛。原來都是紙糊的。就如女工一般。只好描描。不能上得綳架子。動針動線。那裏還能夠用錦繡鋪起絨來。平起金來。洒起什麼花來。話猶未了。這裏黃繡球兀自想着。說這人的話。好不蹊蹺。聽他的口氣。不但請教不出他什麼主意。怕他把我的事。還要告訴他白家人。來拆我場子。我倒上了他老大的當。那心中一時萬分急躁。所以他形神離合之間。神魂忽然一躁。形體也就忽然一熱。話休煩絮。且說那女子話猶未了。只見黃繡球

上書而不悔呢

呆呆的不會理會他。猜着他心中不服。倒真是一個立志自強的女子。便拍一拍黃繡球的肩。說閒話少談。你方纔見的那三個大字的書。與幾本小冊子。我都送了你罷。黃繡球說。你送我無用。我連三個大字。都識不完。其中的文理。同那小冊子上。彎彎曲曲的一式。更不解何物。你若不棄。何妨講給我聽聽。再讓帶回家去。請教別人。那女子道。這三個大字的書。書面上是中國字。從我們那邊繙譯出來的。三個字叫做英雄傳。做這傳的人。生在羅馬國。把他本國的人。同以前希臘國的人。各揀了二十五位。都是大軍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一抵一個的兩相比較。我自十歲上。就很愛看這個傳。後來聽說有兩位著名將相。一個叫俾士麥。讀此傳最熟。一個拿破崙。至終身未嘗釋手。這些小冊子。却是我自己從前做的。你看這兩書裏面。都是彎彎曲曲畫的。委實就是我們的字。也難怪你不識。如今我且畧畧的與你講些。就講了好大一會。黃繡球竟不覺的十分解悟。模模糊糊。像是那彎彎曲曲畫的。都變了字。又像這些字。都認慣



寫夢境入理  
若非夢境要  
黃繡球忽然  
識字又忽然  
讀書豈不費  
無數幹旋也  
說不去

此非言地理  
也民族主義  
皆由地理上  
生出觀念達  
其目的也

又脫卸下去  
了然無迹只  
是入情入神  
入理耳  
確是夢境

的一目十行而下。不多幾刻。便把兩種書中的大概。都記着了。停了一停。再抬頭看時。像又不是那個女子。向着黃繡球說道。這兩種書。你看了雖通知大意。但還不是你的學問程度。就另外取出一本書來。薄薄的不過二三十張。却全是中國字。指着說道。這是教育上講求地理的教授法子。怎樣曉得地理上的生物。怎樣曉得地理上的人種。又怎樣曉得所居的地理。推而至於各處的地理。包括一切。照此一本書求之。無所不有。譬如由你村上的日用常品。考求製造工藝的好歹。由你村上的市面。考求遠方貿易的利益。由你村上的儒釋道三教。考求各處的非儒非釋非道的宗派。看了此書。就有個着手。黃繡球一面聽。一面看。一面心中想起黃通理。同兩個兒子。說可惜他們沒有同來。不然倒好大家聽聽。我且記住了。這個有牌坊的地方。回去同丈夫說知。一同再來。但此女子是外方人口音打扮。不知是一向住在村上的呢。還是路過的。須問明白了。正想着。忽見那女子。拖着一條白裙。遠遠的像在雲端裏去了。須臾連

確是夢境

絕好夢境

仍作一曲不  
遽然接着與  
黃通理說夢  
總是推波助  
瀾有生法有  
意緒要使前  
後上下骨節  
通靈

新小說 第二年第三號

三十一

牌坊也就不見。心中又想到。只難道是白衣觀音嗎。我向來也不會相信菩薩。奉個觀音齋。怎麼他會來點化我。不去管他。我取了這幾本書。快點回去罷。一轉身聽見人問他。說你怎樣了。原來其時天已黎明。黃繡球身熱已退。黃通理看他一夜睡得昏昏沈沈。至此纔翻轉身來。故而問他怎樣。黃繡球聽見說。我並不怎樣。我都領會得。謝謝你。我去了。黃通理曉得他是夢話。拍醒了。他。黃繡球一看。纔也自家曉得是夢。略安息了一回。便照常起身。夢中的事。居然記得碧清。頓然腦識大開。比不到什麼抽換腸胃。納入聰明智慧的。那些無稽之談。却是因感生夢。因夢生悟。把那夢中女子所講的書。開了思路。得着頭緒。真如經過仙佛點化似的。豁然貫通。當日早晨。因着別的事。未及談此夢境。後來想起。現在村上。從未聽見有姓白的人家。甚麼有個白家古墳。今天原說去看會。不管識路不識路。一定同兩個兒子出去。打聽打聽。主意想定。這日果然趁着黃通理不知。攙了兩個兒子。向門外一跑。只是那雙脚。到底新放開來。跑不上

去。反惹得街上人家。見了驚奇動怪。一齊闖上來看。有些隣舍婦女。與黃繡球認識的。還只當他做了帶髮修行的尼姑。箇箇詫異。都來動問。那時反把黃繡球。擠住去路。大不耐煩。脚又實在還不能走。就攙了他兒子回轉。一班人跟在後頭。此說彼猜。紛紛議論。一直跟到黃繡球家門口。男的散了一半。一半還立在門外。等聽新聞。那些女的。就跟進大門內。有看的。有問的。黃繡球却不慌不忙。對着衆人說道。大衆不見爲我這雙脚的希罕嗎。其中却有些希罕的事情。今日我來不及說。明天讓我出空一間屋子。請諸位過來坐着。細細的告訴你。你們一定喜歡聽的。那時黃通理見黃繡球。惹出這件事回家。頗爲着急。不想黃繡球如此機變。一時就打發開去。到了第二天。老清早的。就有人在門前探問。隨後陸續而來。剛過早飯時候。已經擠滿屋子。都要聽這希罕奇聞。黃繡球是預先準備。連黃通理也不知他腹中如何打的草稿。這一天見來的很是不少。黃通理更代爲躊躇。怕的越來越多。容不下去。而且難免有趁火打劫。順

手牽羊的事。只聽見黃繡球。又對着衆人道。我這屋子不寬。這希罕機密的事。又不便給男人們聽着。各位姊姊嫂嫂。快請進來。暫吃杯茶。等我把大門關一關。再說。那時有的要回去有事。有的帶了小孩子。不安頓。也就散去幾個。還曠得十幾個。却與黃繡球家是相識。就不客氣。穿房入房的。各自坐下。有的先去扯着黃通理問。到底怎樣。黃通理陪笑不答。不一時黃繡球邀齊了這十幾位。坐在屋子內。同他們講論一番。前前後後。細細到到。把他發心放脚的原故。與那婦道家。也好講學問。做事業的情理。又說起他所做的夢來。衆人聽着。都詫爲奇聞。面面相覷。有的笑着。有的聽了出神。黃繡球只是侃侃而談。全不像他平時的性質。黃通理在旁。却暗暗稱異。說怎麼他竟變了一個人。這些話竟講得淋漓透澈。若是我家設一個講壇。開一個演說會。請他演說演說。倒是一位好手。恐怕當日那位廣東薛錦琴女史。也不過如此。但是大凡的女豪傑。女志士。總讀過書。有點實在學問。游歷些文明之地。纔能做得到。如今他却像是別

說夢斷無再  
複寫前文之  
理看他偏從  
黃通理問入  
不從黃繡球  
說出善於布  
置其好處只  
是不肯將筆  
放平

有天授的。便這般開通發達。真令人莫測。再聽時。黃繡球正在那裏問什麼牌坊。什麼姓白的人家。衆人都說不知。黃通理便問。這是你前日夢中的事嗎。你再講一遍我聽聽。於是又述了一遍。黃通理就明白了。說這且不忙。此時你看天已過午。大家既曉得你這放脚的事。也該歇息。料理午飯。請各位嫂子們。用過飯去。大家聽得希奇。正自忘記了。一句話提醒。大家纔覺得是有些餓。就各自告辭。有兩位託熟的。就留住吃飯。不題。且說那出去的幾位婦女。把所聽的話。傳揚出來。無不當做一件奇聞。說是一樁怪事。從此黃繡球家。天天有人來看。黃繡球就也天天對他們講那些話。一班男子們。也天天有人來與黃通理談論。人多口雜。不去記他。只有些人論黃通理治家不嚴。任聽妻子裝妖作怪。弄出些新鮮事來。或又說。不是黃通理不好。都是他要修什麼房子。亂動了土。拆了木頭。沖撞了太歲。所以惹出些狐鬼。附着他夫妻。顛顛倒倒。弄些笑話。這還不打緊。若是傳到官府耳朵裏。說是女扮男裝。照起律例來。一定要拿辦的。

他們左隣右舍。當是好頑意兒。不去規勸些。趕緊叫他歛迹。等到拿起來。就是一個扶同隱匿的罪名。干連互坐。可不冤枉殺了。街談巷議。這麼三長兩短的。起先當作奇聞。後來都當作一件大事。奔走相告。黃通理曉得辯駁不清。就囑咐黃繡球。且在家內多看看書。多養養知識。暫時不要出頭露面。與人家談說。慢慢的走下來。遇着一兩個閨房同志。或是我遇着了一兩個同志人。再看事行事。推廣開來。就不至大驚小怪的了。如此歇了好幾日。黃繡球與黃通理事。過境遷。已不在心上。黃通理將黃繡球的夢。推詳了。已解說與他聽過。說這是法國的羅蘭夫人。在一百數十年前時候。黃繡球問他說的姓。明明是三個字的非立般。並不姓羅。又說是白家的人。黃通理道。他二十五歲上。嫁了一個姓福拉底。名字叫羅蘭的。後人都稱他爲羅蘭夫人。至於那白家兩個字。這是句寓意的話。當今地球上的人。共分五種。五種有五種的面色。一種黃。一種白。那三種。是棧色。黑色。紅色。這五種是通行之稱。其實不過是黃白兩種爲大族。凡

此段不可不  
述

外國人。如英法美德俄羅斯。以及荷蘭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各國。都是白種。像我們村上的人。都是黃種。白種的人。在歐羅巴洲。黃種的人。在亞細亞洲。這是有書可以考求的。且不必說。向來只說白種人的文明。一切學問事業。都是他們白種的好。我們黃種的人。無不落後。所以你的意思。在夢中說給那羅蘭夫人聽了。夫人料着你是黃種的微弱女子。怎樣能做事。替黃種生色。什麼白家不白家。就是指着他們種類而言。奚落你的。但是這羅蘭夫人。生平最愛講平等自由的道理。故此游行到我們自由村。恰遇着你一時發的理想。感動他的愛情。遂將他生平的宗旨學問。在夢中指授了你。我自此多買些有用的書。回來同你研究研究。你的知識作用。將來雖不必處那羅蘭夫人的境地。不必學那夫人的激烈。自然也非同小可。眼前萬不可着急。天下事只怕無人發起。所以前幾天。我獨自憂慮。想要謀之於人。而今忽然得了你這樣的猛進。叫我也退避三舍。這個幸福。是萬萬意想不到。既然得了你。這事就有了發起的原因。

論理精切

逐漸的造因。逐漸的結果。斷非一時能因果並成的。又比如你是器物的原質。要一一化分出來。也不是一日之功。你道這話如何。黃繡球又道。我夢中像另有一個人。給我一本書。是教育上的教授法子。我都還記得。只不知是何書名。如今最要緊你那句話。多買些書看看。趁着外邊。來問我放腳的機會。好同他們談談。引些同志的來。叫他們開開知識。自然也不會大驚小怪的了。話分兩頭。這裏黃通理與黃繡球。自在家中談論。那外邊傳出來的謠言。却也紛紛未息。每日裏都還有幾起人。到黃通理處探訪。只是看不出什麼動靜。不過總疑心黃繡球的脚。放得稀奇。黃繡球的話。說得別致。謠言百出。果然就有黃氏族中多事之人。傳到官府裏去。說黃通理的妻子黃繡球。行爲詭秘。妖言惑衆。派了差役來拿。恰值黃通理不在家。不問自白。就將黃繡球帶去。發與官媒看管。一二十天來。黃通理本不曾預備。竟有此一着。臨時纔在外聽見風聲。事已不及。後事如何。下回交代。



此回借夢事打通全書。所着事迹語言。均於後文有次第發現之影響。羅蘭夫人。不過借爲關合。非黃繡球將來亦必似之。故篇中有雖不必處羅蘭之境云云兩語。以此意別求一要。可爲黃繡球關合入題者。竟不可得。因謠言致禍情景。寫得絕不鷓突。自此又翻騰下回一篇文字。看似不費經營。實乃無窮之清新。足以引人入勝。

#### 第四回 借風使篷圖得幸福 隨案了事買到便宜

上回說黃繡球被拿到官。黃通理聞風而回。自想這件事。真出於意外。必須自家投到。申訴明白。不能平白地叫妻子妄受誣辱。急忙寫好一張訴呈。把家中託了一個可靠的人。看顧門戶。又接了一位上年紀的奶奶們。照應孩子。不及吃飯。走到衙前。照着衙門口的規矩。要遞上那張呈子。衙門口的人。說這事本官尙未過堂。等過堂時。少不得婦女犯法。罪坐家長。自然要補提的。你且在外靜候。如今遞上這張呈子去。雖說是自行投到。本官收了呈子。未必就批。批了

未必就問。說不定也要管押幾天。這就你們兩口子。一同縛住了身體。外面打點不來。家中更要着急。你老是漂亮的。只要留着人。在外面打點得光。不說你這張呈子。剪直的不必遞。就是你令正也安穩穩的。包管無事。我們曉得這件事。並沒有什麼爲非作歹的憑據。不過本官聽着外面謠言。一時發作。料想不是大不了的。一席話。說得黃通理心下恍然。當下即邀了這衙門口的人。到一間茶坊內。說道。我這件事。全仰仗於你。怎樣的。先請你領我與妻子一見。讓我安慰他一聲。或是請你打個主意。先將他保釋出來。再行候審。這其中的道理。請你講一句。我總得盡個心意。不待商量的。那人。沈吟了一回。說你老要去見你令正。却是容易。我先叫一個人去。關照媒婆家。其中的事情。你都交給我。只管放心。但是取保一層。現在不必。大約本官在這一兩天內。就要問的。我替你先在裏面。打通門路。等到過堂時。說不定問一堂就可了結。萬一本官斷結不了。再取保不遲。你着既託了我。我必不誤你的事。大家同是一村的人。

「好說，我不誤你。你老自然心上明白。這時候你先回去一踏。我在此等你。你來了就可到媒婆家去。看你會正。一切都極容易辦的。黃通理想着他叫我回去一踏的意思。心上一拾。在身邊暗暗的一摸。恰好帶着兩張錢票子。數雖不多。眼前儘可點綴。便笑說。諸事關愛。承情之至。又湊着他的手臂。低聲說道。這裏有個小小的敬意。請你先收着。我們到一家去。揀個座兒。喝盅酒。隨意吃幾樣菜。當了晚餐。再請你着人領我到妻子那邊去。此時我不須回家。等見過我妻子之後。明日大早。仍舊在那茶坊內候教。還要多多補情。最好拜煩你。想個什麼法子。請本官早些審結了。可就格外感激。那人聽話時。已看過錢票。約莫也在個譜子上。也就陪笑答道。今日不必客氣。我還有點公事。不能奉擾。此去路不甚遠。就是媒婆家。我順便同你一行。有話準定明早再談。黃通理說。這就費心了。何妨先叙一叙。謙遜之間。那人已起身欲行。黃通理隨之於後。不到幾百步路。那人望一家大門。敲了一下。內中出來一個中年婦人。胖胖的身軀。

得情

得神

寫官媒婆形  
狀類上添毫  
張先生從媒  
婆口中說出  
總是不肯率  
直

得神得情

恍如置身其  
間

錢到了故稱  
呼如此招呼  
如此

努睛露齒。臉上拍着些粉。通紅的兩個顴骨。迎面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張先生呀。今天有什麼要緊公幹。張先生親自上門。快請屋子裏坐。那人說不坐了。今天是順便。陪着這位黃通理先生來的。就擠眉擠眼。站在門口。與那婦女談了幾句。那婦女點頭不迭。便說。我指着黃先生進去。你老還是坐一坐罷。那人說。我是不坐。又與黃通理講了個明日再會。揚長而去。這裏黃通理知道此婦就是媒婆。依着他所指。走入一間小房。黑漆漆的伸手不見五指。一脚踏下去。七高七低。都是泥土。房中像有兩三個人。那時天色近晚。更看不清。只聽見那媒婆已到房外喊道。黃奶奶。你家有人來看你。請出來在外面談罷。黃通理知道關節已到。招呼不同。便也說道。黃繡球你在那裏。與我到外面來。於是跨出這小房的門。纔見黃繡球手上帶了手拷。出來之後。那婦女另外引到一間。却已點了盞燈。有幾付床板。幾張凳子。並上前替黃繡球開去手拷。說你倆稍談幾句。今晚就請黃奶奶住在這間房裏了。黃通理少不得也敷衍他一兩句話。

此等事替黃  
繡球說話最  
難觀其不但  
合黃繡球口  
吻且能回照  
上三回的全  
旨

燈光之下。見那黃繡球的面色。雖然黑暗了些。還不十分消削。便將日間的事。一一說知。黃繡球道。我本不着急。等到堂訊。我已打好主意。自有話說。如今既這麼着。更自寬心。你今晚回家。看着孩子們。這等事。想來經歷點。也壯壯膽識。等經過了。弄明白了。倒反好出手做事。免得人家驚疑駭怪。一世不得出頭。所謂打個霹靂。雨霽雲開。自然天也清朗。這種霹靂。是沒有什麼可怕的。但是……說到此處。就附近黃通理的耳朵。言道。衙門口人。慾壑難填。也不好太懦弱了。儘着他們的口胃。他們得着口胃。就咽不滿的饒涎了。黃通理說。這個曉得。又畧說幾句話。便回頭走出。與那媒婆招呼了些。直奔回家。料理家事。這裏黃繡球也移在那有板鋪的房內。散散的過了一宵。這都慢表。却說那張先生。是衙門裏的刑書頭腦。最有聲勢。昨日黃通理。恰遇着了。他也曉得黃通理。是地方上一箇正經住家的。家道還過得去。故而一見黃通理。要遞訴呈。就替他打算一番。札到點好處。果然把這事。連夜的內外安排。定於明日提審。這是書吏的

回顧第一回  
其得情勢不  
但爲此處騰  
展地步

得神

猾吏心計來  
了故上文黃  
繡球在黃通  
理耳朶邊說  
的話並非閒  
筆

一般長技。毫不爲難。到第二天，黃通理曉得衙門裏。上半天是三班六房。都冷清清。無人到的。就從家中。徑至所約的茶坊內等候。茶坊內的人。也都交頭接耳。議論此事。就中一人。是前次黃通理請他吃飯。要薦水木作頭的。那個黃樹。便問道。前次你講修房子的。我們看你說的一派醉談。怎麼不多幾日。你嫂子又瘋瘋顛顛的。放掉了脚。跑到街上。惹出禍來。可見當時那黃祿在席上說。房子不可亂動。要看看風水的。不錯。難道你那房子。已經拆動了嗎。黃通理聽了。尙未回答。只見那張先生。手裏拿着根湘妃梅綠竹桿子。象牙嘴的長旱烟袋。眼睛上架着一付水晶老花眼鏡。昂昂的過來。在黃通理桌上一坐。跑堂的加上一盆水。添上一個茶杯。將烟袋在地上一敲。裝上一袋烟。問黃通理道。吃過早飯了。昨日見過令正。事可放心。黃通理也回問一句。道謝一聲。張先生吃了兩開茶。停了一會。纔又說。這事聞得本官看得極其鄭重。這兩天公事忙。要暫且押些時。再細細審訊。我既受你之託。曉得你令正。怎禁得許久的苦悶。連

口角活現若輩之情形亦逼真

可怕

順水說下來幾乎太煩看他一句兜住得神得情得理得勢

公門中無不吃烟者寫此人是偏不吃烟是爲後文張本然此處愈來使閱者不

夜同門上大爺商議已弄妥了。趁着今日晚堂。可以一問。你老是很明白的。這些事可大可小。縱說是沒有什麼真憑實據。既是一個婦道家。叫人會興起偌大的謠言。事也不在小處。倘是認真辦起來。你老是跑不掉。拖下去家破人亡。禍在旦夕。我們公門中好修行。能够在宅門以內。疏通得清的。無不以大化小。以小化無。況且你老是正經體面人。有個不竭力帮忙的嗎。但你我都是本鄉本土的人。一遭做事。總留得兩遭交情。有個什麼計較的。至於宅門裏的大爺師爺們。直到本官身上。開口只講官話。板面無情。去年本官爲着他同寅的一樁事。還塞了好幾百呢。你老去想罷。黃通理聽他話裏有因。說這個自然。我此事很費了你的心。應該怎樣。還待請教。此處不是講話所在。我們出去吃頓午飯。你若是用筒把烟。我們先去開一個盤。也好。張先生說。你看我這樣子。像吃烟。其實是一些不近的。竟領你老的情。去吃頓飯罷。隨即二人同上了飯館。拿兩壺酒。張先生是能喝幾盅。喝酒的當口。慢慢的講好。黃通理再出二百五十吊錢。

見有迹或以  
爲浮文則誤  
矣

此一段既回  
應黃繡球之  
語又顯得出  
黃通理身分  
情事不然豈  
有似黃通理  
而慢然以賄  
行者

包掃一切。先交一百千。便正色言道。如果今晚一堂便結。一面銷案。一面再打一百五十千的票子。送來。我有家有室。總不能抽跳板的。萬一其中有別人掙起後腳來。我却不管。就憑你說話了。橫豎事已經官。真偽曲直。官也倒底不能枉法陷人。我不過承你的情。畧圖省事。打點到了。等上了堂。將我妻子這事。剖白清楚。以釋羣疑。若是不稍稍託你打點些。既覺辜負了你的情意。又怕那堂上。不容分辨。糊裏糊塗弄下去。不但蒙冤。且耽誤了我多少正事。這就叫你虧之中。掙錢買便宜。並不是別的。若一定要怎樣不足。可又不能勉強了。張先生此時酒已半酣。說很是很是。依你的辦法。就先收一百弔。下餘的。明早再交。看上去今晚一堂可以了結。有我總不至給你上當。裏面弄妥了。不怕外面有什麼枝節。你老放一百二十個心。只恐怕你令正上堂。嚇的說不出話。或是說掙了。那時本官收不得場。倒覺費事。我得在值堂上。同招房錄供的。再關照聲。臨時幫着些。你道好不好。黃通理道。這又費你的心。我那客堂。還不怕說不出話來。



公門中事確是如此。外面受累之人已傾家蕩產。而官吏猶茫然不知其所以。可歎可歎。難得張先生肯說出所以。黃通理動了結識張先生之念。而文之聯絡承接一氣相生。總使閱者欲尋其針線之迹。而不可得。

張先生道。如此更好。這事總過得去了。忙了這兩天。你那令正。倒到底是怎樣的。一件事。我還不會明白。就會經官動府。黃通理笑道。你問我。我也問你。妙極妙極。你聽外面謠言所起。是甚來由。只見張先生放下筷子。篩了酒。喝過一盞。提起旱烟袋。說道。這些無頭無腦的事。我們一年到頭。不知有多少。那裏去考教實在的來由。不多是糊糊塗塗的辦過去。開頭辦不了。有的拖了幾年。官也不問。我們也忘了。官若問起。或是上司查下來。也總有一個現成例套。不瞞你說。就是辦完了。連我們也不知其中的所以然。要一天一天。一樁一樁的考教。不說無此心思。也那來這些功夫。却是婦人家除了姦盜蟻販等案。像你令正這種奇事。倒難得遇着。黃通理歎了一口氣。見這張先生。酒落歡腸。話頗坦直。雖然是個蠹吏。性情是瞭亮。容易打夥的。便動了借篷使風的主意。將自己與黃繡球怎樣發心。要怎樣做事。並畧畧將黃繡球忽然開通的話。一直說到那日出門着會以後情形。張先生聽來。覺得津津有味。說如此並沒有什麼犯法的事。

公事無非具  
文所以一切  
不關心的上  
諭告示多不  
記得公門中  
確是如此

不以黃通理  
趁機勸張先  
生引之就已  
而由張先生  
自來就之漸  
漸叙入却又  
留住不盡可  
謂善拓文勢

況且女人放脚。好像奉過旨。本官也奉文出過告示。就怎麼少見多怪。起了風波。可真意想不到。告訴你罷。這都是尋常無人在意。就如我。不是遇着你現在談起。也只知女人放脚爲奇。忘了是奉過旨。出過告示的。真也好笑。你這事可惜起先不曾碰着我。不然。實是一件美事。那裏會弄到這樣糟糕。黃通理聽得心中暗暗歡喜。想道。不料因此倒得了一個可談之人。古人云。禍者福之倚。將來借着這人。做開來。就有多少幸福。庸俗之見。最是勢利難破。這人在衙門口。看來很有手面。我們不妨借他手面。運動機關。或者他爲我所化。順了我們一邊。那時辦事的勢力圈。就不怕不發達了。却是今日且不必同他深談。想罷。便與張先生加些殷勤。說連日幸會。等今晚此事停當之後。我再慢慢請教。彼此既已結識。請教的日子就很長。能得同爾學些公事。不至像此番受人之欺。那更好了。張先生道。這是容易。爾日間儘管請過來。我下午總在衙門裏。舍下住在衙門東邊不遠。一問無人不知的。黃通理連連答應。喊上了飯。又謙遜了一

入情入理

此段雖是陪筆却足爲叔結正文而設文心之妙真覺四通八達至其摹寫黑暗腐敗之官場亦自栩栩如生

回飯罷。一看對時表。已兩點多鐘。兩人起身作別。張先生拱一拱手。說聲叨擾。晚間到我刑房裏。坐了候着。便是黃通理也還禮說道。遵命遵命。大約晚飯後來不遲。諸事費心。張先生總晚堂總在九點鐘。你甯可早來點好。黃通理答應着。各自散去。順便又到了官媒家。看了黃繡球。如長彼短。說了些。黃繡球也着實高興。出來便回至家中。他兩個孩子。記掛着母親。哭鬧不休。黃通理說。今晚明早。你母親便回來了。好好的等着。就與那照管的談了幾句。囑咐了一遍。待黃昏時。畧吃了點飯。來至衙前。纔七點半鐘。張先生正在那裏辦公。說聲請坐。一切事都已舒坦。大約再有點把鐘。就要坐堂。你令正也就要帶了來。先問一起。已審未結的教案。快得很的。果然一些時。聽見傳點發梆。又一些時。三梆升堂。張先生並不進去。黃通理跟着伺候的書辦們。先就進了宅門。在二堂下聽審。只見中門開處。兩個人捧着兩盞羊角風燈。引導於前。兩個人一拎水烟袋。一個垂着手。相隨左右。那官升上公座。底下兩旁紅黑帽。吆喝一聲。那官將硃

黃繡球

四十七

確是已經審  
過的口氣

對犯人稱神  
甫老爺與去  
年日本欽使  
對學生稱吳  
京卿爲大人  
一般口吻一  
般神情官場  
中確有此景  
明白護教抑  
民不敢秉公  
却偏要如此  
說確是今日  
官場口吻

筆提起來。就有一個隸役。推着一個罪犯。跪至案前。那官喝問道。這幾天本官已經查訪明白。知道你門同夥很多。到底還有幾個。當日在堂中鬧事。到底動手。的有幾個。快老實講。旁邊那書辦也接口道。快供上來。那罪犯纔說得一句。老爺開恩。這官已把驚堂一拍。說這個混帳東西。與我拉下去打。不由分說。就有兩個紅班皂隸。橫拖豎拽。將那犯按在地下。劈劈拍拍打至一二千板。放起來。仍舊跪下。那官便道。你們這種可惡。可曉得教堂裏的神甫老爺們。在地方上。皇上家叫督撫大人保護。督撫大人們。責成我地方官保護。你們做百姓的。要怎樣客禮相待。纔算安分。本官到任以來。就幾次三番的。傳諭董事。出過告示。有一點點小事情。本官就派差彈壓。生怕你們百姓吃虧。也算在你們百姓身上。盡心的了。你們動不動。同那教民尋仇。無非是爲了一只雞。一只狗的事。雖然也有他們教民先起頭的。究竟有他們神甫老爺去管。本官還要讓

他七分。你們倒無法無天。鬧起事來。鬧事之後。一哄而散。叫神甫老爺。全把過

官無書辦門  
丁即如木偶  
如瞎子大都  
爾爾

雖然有說官  
誤聽謠言拿  
錯了之意

黃繡球之事  
萬無呆呆鋪  
叙審訊之理  
文乃善藏善

處推在本官身上。說是失於防範。不善調和。一封信。告訴了上司。上司一道札子。就吃住本官。要記過撤任。沒了參了官。還要賠錢。身家都害在你們手裏。可恨不可恨。如此怒氣沖沖。說了一篇帶下去。又換了一兩個人。都是問一兩句話。就打個一千八百。這樁案子。原是未結。問過這一案。那官回頭問書辦道。還有什麼。書辦回說。前三天飭拿的黃繡球。今早也發出諭單。隨堂帶審。現已伺候了。那官說黃繡球……哦……是件什麼事情。只見他背後走出一個家丁。唧唧咯咯的說上幾句。書辦在旁。也插上幾句。黃通理此時格外留神。曉得這家丁。必定是稿案二爺。起頭聽不清說什麼。後來聽得幾句。說外邊當這女子。是女扮男裝。起了謠言。實在是弄錯的。可問可不問。吩咐下去。叫那女子具個結來存案。就完了。那官便道。很好。一言甫出。書辦已抱下案卷離開。又是一聲吆喝。那官早就退堂。黃通理心下暗想。就這麼希鬆了結。可見錢的力量。真真不小。公門中事。真真可笑。忽又想道。我真糊塗。怎麼聽審時。堂下並不見黃

收毫無一絲  
不入情事

不見黃繡球  
一語雖是當  
日情事亦是  
作者幹補之  
法

繡球。於是急忙走入刑房。張先生業已回寓。有人告訴他。說黃繡球原不曾來。張先生交代的。你明早隨便寫個保結。連那個東西。一齊送到房科裏。張先生在此等着。不要誤事。當時就可到官媒家領回人去。黃通理便也致謝告辭。一路上還有多少心口猜度的話。與那些後文。須聽下回分解。

此回只爲要與黃繡球透一層寫去。又須引此張先生。爲後文就黃繡球一邊。發起事迹。遂趁手力寫黑暗官場情景。寫官場之景。亦正爲地方未開化之影響。與全書線脉貫注。非眞節外敷衍可比。通全書觀之自見。長篇中每着一二筋節語。即是關合全書大旨。與全書所注點者。其餘關合上回。涵蓄下文之處。亦當於筋節求之。勿草草看過。



# 警黃鐘傳奇

祈黃樓主人

## 第七齣 閨俠

武旦短衣窄袖負劍作回旋勢上跳舞一回（中立介）

參橫斗轉月光寒。獨坐閨中把劍看。應有壯懷消不得。夜深飛夢斬樓蘭。

此是蔡蓮渠  
茂材爲人題  
中宵撫劍圖  
詩畧易數字  
頗覺雅切不  
敢掠美爲叙  
其繇

可見留心國  
事

（坐介）奴家竺氏。表字凌霄。黃封國人也。少讀儒書。長耽道味。幼遇異人。授以劍術。飛行絕迹。慕紅線之奇才。馭氣排空。師隱娘之絕技。屬因中原多故。朝政日非。隱身花房。杜門不出。日以品花鍊蜜爲事。蠶屈多時。蟄藏愈密。昨日聞人說。胡封國掠取東山花糧。遣公使來吾國議和。當時東宮太子。率領謝蘇二女士。伏闕上書。極言和議靠不住。奈主上惑於蜜部大臣及提督之甘言。依議簽字。不料胡封國暗地與元封國密謀。分據東山西山等處。各分地劃界。密立和約。將該處居民。逼令他徙。警報至吾國。主上召該大臣及提督。那大臣聲言願往迎敵。徑投他國去了。提督無奈領

兵前往。上陣未戰。兵潰而逃。該督亦爲他活擒而去。咳。時事如此。好不氣煞人也。

(越調) **小桃紅** 漢家東北起烟塵。昨已得盧龍信也。烏黑二臣。徑投他國。無顏。(過曲) 還朝生降。竟作李將軍。多是虜騎紛紛。二國連兵。彼此相應。恰便似學連衡。師儀秦演常山長蛇陣也。恨奴家尙是釵裙。指劍介。願持我太阿鋒。去梟此負恩人。

伏下殺此二臣

三人相識在於無心

今日特遣人請謝蘇二女士。來此計議。未知肯來否。看來吾國之中。除二女士及東宮外。無人留心國事。二女士上年曾在酒樓。與奴家縱談時局。極爲熱腸。故此相請。敢就來也。(小旦貼華服老旦侍婢上)(報介)(武旦出迎介)(入相見分坐介)(小旦貼)敢問姐姐持柬相邀。有何貴事。(武旦)非爲別事。只因胡封國敗盟背約。該大臣迎敵投降。本提督生擒而去。大事如此。不可收拾。如何是好。



不愧女俠

**下山虎** 開門揖盜。召此胡氛禦敵。籌長策竟無一人。依樣葫蘆。滿城蓋粉。那二臣呵。既負生靈。又負君。我如今一响兒來探信。一响兒來叩門。國事如何辦。忠奸莫分。真箇熱血淋漓。白地噴。

(小旦貼驚介) 哎哟。不好了。前日小妹同東宮奏對之時。明說該大臣反相已露。今日果然降敵。這還了得。大姐素具俠腸。又有劍術。此時難道坐視不成。(武旦) 吾鍊習此劍呵。

**五韻美** 霜鐔銛電光。噴匣中寶氣。收護謹閃長空。每見七星滾。幾回耐忍。無力報朝廷。缺恨蓄新忿。對故人。怎能殼把賊子頭顱。一刀斬盡。

伏下殺二臣事

(小旦貼) 好好。待妹妹領姐姐去見東宮。為之保奏。如此大才。豈堪短用。如蒙拔擢。何患大事不成呢。快走快走。(全下) 正旦全宮監上坐介探馬上報介(跪介) 今日探得蜜部大臣。偷生降敵。黑提督兵潰被擒。請聖上快快召大臣商議防禦要事便了。探馬去也。(起急策馬下)(正旦驚介)

不待吩咐即

便起身正是  
急遽匆匆之  
狀與別處不  
同

悔已遲了

可恨

可笑可恨可  
殺

呀。這兩個賊子。賣國偷生。甘心降敵。不肯練兵。臨陣被虜。辱國殃民。一至於此。可恨可恨。(顧宮監介)速召東宮。來此計議。(內監應下領日宮裝上報介)(旦叩見介)臣東宮瓊英見(正旦)免禮。旁坐罷。(旦)近日探報敵情底細如何。(正旦太息介)不消說起。氣煞人也。那蜜大臣呵。  
**五般宜**。當日個倡和戎。自招寇氛。今日裏托對敵。竟投賊軍。有什麼面目。作逋臣。今日軍情。千緊萬緊。無如此緊。那二臣呵。辜恩溺職。令人難忍。把吾國受厚祿的兒官。好聲名掃地盡。

那提督呵。

**山麻稽**。厚犒餉。虛糜盡十萬兵。弁訓練無人。三軍臨兵陣。一箇箇逗遛不進。只墮下那厮。係將鐵索穿來囚服。乞作降臣。

(旦)臣本日正要入宮。奏明此事。昔日奏對之時。早知二臣陰有反心。豈能為國家辦事。果然負恩辱國。坐誤戎機。真真可恨。(正旦)今日傳集大

臣許久未至。事已至此。計將安出。且聽奏。

**前調** 滿朝官卑污甚。虜馬臨江禦敵無人。釵裾如三臣者。一箇箇熱腸有分。查有謝探花使瑤芳。蘇蜜官長蘊香。及竺女士凌霄。真真是一條俠骨。一腔熱血。一腹經綸。

身分獨高

(正旦)快為吾宣召前來。(旦)那謝蘇二臣。舊登仕版。主上加恩。令其出山。決無不肯。獨竺女士是近方外的人。不願仕進。雖厚祿高官。他總不要。幸他素具俠腸。仗二臣之力。勸之出山。或可俯就。(正旦)那竺女士有何本事。(旦)他

**黑麻令** 做一箇奇人。俠人每思量。離塵出塵。他的劍術。好似風輪火輪。他生平權奇。任俠不怕千軍萬軍。(正旦)他的本事。你可試過麼。(旦)一定是千真萬真。不問是他身。我身總會那騰雲降雲。血淋淋。手劍奔馳。願殺卻奸臣佞臣。

唐臣有封德  
彝見列傳

(正旦)如此甚好。吾兒出與二臣去請竺女士。幫同辦理便了。(旦)請母王出旨一道。封他官職。令其統兵同往。臣亦願親征。所有軍中事宜。隨時商酌。方爲妥善。(正旦)言之有理。先行還宮。隨後有旨。(全二監下)(旦隨下)(外冠帶蒼髯上)俺乃吏部尙書黃通理是也。今日願見聖上。保奏謝蘇二臣。才兼文武。可任專閫之職。(生冠帶執笏上)俺乃刑部尙書封體堅是也。今日願見聖上。奏參蜜部大臣烏里瓜。通番降敵。罪不容誅。提督黑心干。營務廢弛。失機被擒。請將二臣家屬。嚴行監禁。定罪。請了。前面便是午門。不免徑入。(叩見介)(奏介)(內)准奏。(外生)謝萬萬歲。(起下)(小旦貼武旦二人上分坐介)(小旦)昨聞東宮太子。保奏吾姐妹三人。出山爲國家辦事。未知主上意下如何。倘或聖旨下時。(對武旦介)姐姐不可推却。(武旦)愚妹畧知劍術。未習戎韜。兩軍相對。用不着小術。隨同在營觀戰則可。若封官受職。斷乎不便。(小旦貼)姐姐道術高

此是正理亦是實話否則但恃劍術一切軍務皆可廢矣

二女士亦具俠腸

強。此時不為國家出力。更有何用。(武旦)堂堂黃封大國。豈有對壘之時。而行聶荊之事。如公法何。(小旦貼)此事不能。願思其次。(武旦)道家規矩。只有代天行化。若既已稱兵。便不許再行暗計。(小旦貼)國事如此。還顧什麼術家。愚妹二人。此時未受朝廷之命。早以國事為心。姐姐如再三推辭。妹等只有行過大禮罷。(跪介)(武旦驚扶介)呀。姐姐何必如此。愚妹遵命就是了。(小旦貼)好。明日你我三人。同見東宮。情願投營效力。豈不其美。(武旦)有理。(小旦)

江神子

我只道 和戎召寇氛 (貼) 我只道 禦侮無人 (小旦) 我只道 出師失

卻將軍 (武旦) 誰知道 東宮保奏荷恩綸 (衆合) 待明日 睹天顏 日近

(外扮聖旨官上) 聖旨下。跪聽宣讀。(小旦貼武旦全跪介) 制曰。照得胡封元封二國。密謀領兵。分佔東西兩山。背約失和。兵端已啓。朝廷特命東宮出師親征。封為大元帥。東宮專摺保奏。前探花使謝瑤芳。前蜜官長蘇

蘊香才兼文武。忠盡勤能。又保女士竺凌霄。深通劍術。奇才異能。廷臣會推。均無異議。其封謝蘇二臣爲副元帥。竺女士爲參謀。克敵有功。再行并用。欽哉謝恩。(小旦貼武旦)謝萬萬歲。趕送聖旨官下介。

應本齣齣目  
宗旨

尾聲(小旦)鬚眉巾幘端詳認貼須記取東宮情分(武旦)如今正是作一箇俠烈男兒女士身(全下)

此折以圍俠爲宗旨。寫得竺女士熱血俠腸。一時莫匹。而逸之爲國宣力。却不肯爲聶荊之事者。何也。意謂兩軍對壘。決無恃小術之理。紅線之事。其明證也。若茲編亦藉彼以制勝。所謂修內政禦外侮諸大事。皆可不必要。轉令人主惟劍術之是尙。亦滋流弊。傳奇雖小道。立言亦須斟酌。此編生脚未有出場。不合梨園規矩。因補出吏刑二尙書。一保一參。爲下齣張本。亦是應有之義。

黃封國王至此。亦自悔用二臣之失當。而服東宮之知人。故三人之薦。自

無不聽。與前此偏任二臣時。迥乎不同。

第八齣 誓師

旦戎裝執鞭。老旦束執旂持鎗上。

**北正宮** 陣雲飄。罡風刮。帥旗兒上插高牙。捲征袍。躡鐙把龍駒跨。似甲馬從天下。

俺乃大黃封國東宮太子。今爲征東統兵大元帥是也。昨出東宮。便辭北闕。奉母王之命。封爲大元帥之職。統領五千人馬。去到東山一帶。札營相機迎敵。今日黃道吉日。相請二位副元帥。及竺女士參謀。一全到此。操演兵陣。中軍爲我傳令。(末應)有。(傳令介)。(小旦貼武旦)戎裝各持令箭。佩劍上。(旦)副元帥參謀二位請進來。(小旦貼武旦)大元帥在上。末將參謀參見。(旦)有禮奉還。(全坐介)。(旦)中軍傳令。帶領人馬。全去校場演陣。(末)得令呵。(下)領隊四人黃旂上。(叩見介)。(旦)全三人全立棹上。

黃種故用黃旗

此齣排場十分熱鬧

高處介（旦執旂搖介）就此發令起操。（中軍應介）得令呵。（隊子搖旂走陣繞場一週介下）（中軍又領鎗手四人上演放一面走陣一週下）（中軍又領長鎗手走陣一週下）（又領刀斧手走陣一週下）（又領大砲手走陣一週下）（旦全三人下座介）（旦）兵陣嫻熟。可以迎敵。只是吾國之兵。係召募而來。人各一心。衆情渙散。未能踴躍。敵人兩國聯兵。號稱數萬。衆寡不敵。爲之奈何。（小旦貼）請元帥發令。召齊兵士。登壇釀酒。慷慨誓師。導以愛國之心。激其忠義之氣。庶幾殺敵致果。奮不顧身。兵貴精不貴多。若非節制之師。決無取勝之理。（旦）有理。中軍傳令。傳齊各兵士。本帥登壇誓師便了。（末傳令介）（衆隊子如前齊上介）（旦升座三人旁立介）（旦）本帥誓師。衆軍士各各聽者。

**滾**。綉。綵。俺今日盼。蟾。光。聳。上。弦。吐。龍。精。鋒。出。匣。叱。風。雲。暗。鳴。叱。咤。弄。波。濤。跳。舞。騰。拏。衆軍士們奮精神去鬪他。須提防賊長矛來刺咱。一不怕三頭六臂。二不



怕。鑊。面。獠。牙。全。憑。你。忠。君。愛。國。心。頭。血。便。可。望。得。勝。回。朝。錦。上。花。靜。聽。無。譁。

(衆)得令。(旦)左副元帥可統兵一支。去在東山左畔埋伏。候炮聲爲號。齊赴西山。右副元帥可統兵一支。去在西山右畔埋伏。候炮聲爲號。齊赴東山。兩軍夾攻。以相遇爲期。不可有悞。(小旦)中軍發令。本副帥誓師。麾下兵士。各各聽者。

叨。叨。令。我。軍。容。排。五。花。他。營。盤。圍。三。匝。將。正。兵。演。一。字。走。龍。蛇。將。奇。兵。當。五。夜。驚。鵝。鴨。你。們。男。兒。戮。力。報。王。家。調。弓。直。向。扶。桑。掛。白。帝。城。聽。暮。笳。戰。昆。陽。飛。屋。瓦。兀。的。不。怕。煞。人。也。摩。哥。兀。的。不。怕。煞。人。也。摩。哥。把。戎。狄。蠻。夷。一。鼓。棒。捲。作。隨。風。葉。

(貼)中軍發令。本副帥誓師。麾下兵士。各各聽者。

倘。秀。才。將。霹。靂。了。兒。射。下。將。八。陣。圖。兒。暗。打。一。霎。裏。海。底。神。龍。奮。爪。擎。不。問。是。羅。刹。兒。黑。番。家。定。難。招。架。

(日)竺參謀可去敵營探聽。相機行事。(武日)得令。(日)本帥如此調度。未悉可合兵機。(武日)妙呀。

**脫布衫**。不須人累石囊沙。便雄威敵營。驚壓甚么麼。敢來廝殺。便筭是羅胸兵甲。

(日)兵貴精不貴多。師貴直方爲壯。此次統兵。師出有名。主客之形。以逸待勞。正合兵家之法。未識二位有何見教。(衆)甚好。不必過謙。(日)

**尾聲**。旌旗自是橫空下。爲保我一寸樓臺一寸花。衆姐姐等各各將雉尾盔兜壓鬚鴉(全下)

此折寫正副元帥等三人。慷慨從戎。從容發令。誓師時寥寥數語。已足見一腔熱血。與士卒敵愾同仇。勇氣如此。又有兵略焉。得不勝。

此折白文甚短。而上場搬演。則晷刻頗多。以操場走陣。對仗廝殺。如臨大敵。殊費工夫。俗語謂武場戲是也。故賓白須畧短。方與別齣時刻。相差不多。

割記  
小說  
反聊齋（一名照妖鏡）

一五九  
破 迷

女巫

世有一種女巫。自言能致死人之魂。與之對語。江浙閩粵之人。最崇信之。殊不可解。駱某。粵之花縣人。寄居於佛山。於余爲近隣。一子已十五歲矣。以察死。婦女輩招女巫來致之。巫喃喃咒畢。作呵欠狀。云死者至矣。家人爭前問訊。巫作其子語。謂某姨待我厚。吾將仍轉生爲某姨子。某姨虐待吾。是爲前生孽。吾亦不敢怪。正譖語間。駱負手入。呼其子名曰某也來。汝死之前數日。吾爲爾講孟。子盡心章。今能復講否。巫愕然。不知所對。駱曰。旣不能復講。當爲吾背誦之。巫又不能對。駱舉荆條大撻之。巫號曰。老爺勿爾。駱曰。吾自撻子。何預汝事。巫狼狽遁。

破迷子曰。女巫之僞。所以欺誑婦孺。爲作僞之最顯淺者。本不足辨。而世儘有以丈夫而信之者。吾不解其何以一愚至此也。快哉。駱公。惜其未得舉天下之。

巫而盡撻之。

又一則

江南又有一種女巫。能自腹中發聲。與人對答。聲若嬰兒。謂之「肚裡仙人」。吾妹適穎川氏。素豁達。有丈夫慨。一日於鄰家遇此巫。大疑之。余適至。乃舉以告余。共研究其理。一傭婦在旁曰。是不必研究。妾亦能之。試使發聲。傭乃屏氣禁喘息。果有聲嚶嚶然。自肋下出。問何以解此。曰。自亦不知其故也。生即能之。不假學習。是殆臟腑之間。別具異狀。其黠者乃舉以惑人耳。

三老爺

江浙五通之說最盛。信之若狂。俗呼之爲老爺。吾友祝野坡。僦居滬城。用一傭婦。蘇州產也。一日忽發狂。手舞足蹈。作男子態。曰。我三老爺也。汝在蘇州時。吾即愛汝。汝乃不自愛。逃至此。今吾踪跡得之。當隨吾返蘇州去也。家人輩大驚懼。羅拜叩禍福。野坡素惡鬼神之說。睹此益怒。而家人之惑。卒不可解。乃出市

紙炮數枚歸。潛置婦後。燃之。轟然作響。婦頓覺悟。神氣亦清。叩以前事。則茫然無所憶矣。

破迷子曰。鬼神附人之說。由來舊矣。其事昭昭。在人耳目。微獨婦孺信之。即士夫亦多信之。竊謂此亦狂病耳。吾國醫者所謂痰迷心竅。西醫之所謂腦病是也。病深者將終於狂。此特病淺者。故時發時愈而已。轟然一聲。驚醒其腦筋。病自當去。叩以前事。茫無所憶者。亦猶酒人之發狂。醒後盡忘之耳。

### 說命

吾少時喜談星命。吾戚某翁知之。笑曰。若何愚。若亦知干支之原起乎。定歷時以三百六十日爲一年。自一以至三百六十。中間數目煩碎。艱於記憶。故剖爲十二月。月有大小之差別。恐三百六十之數有舛也。非定一法以記之不可。故定十天干、十二地支。以干加支。互爲配偶。恰六十日一來復。以此可定六遇此干支。即爲一年矣。據是而論。復何有於五行生剋制化之說。更何預於吉凶禍

福之事耶。吾聞之始恍然。後曾作說命一篇。稿已不知遺失何所矣。茲記其大意。錄於左方。願與海內君子。一決此疑。

吾素疑命之說。若或有。若或無。卒乃決爲必無之說。曰。此特持以欺愚人者耳。後讀孟子有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以爲孟子哲人。何亦言命。吾思之。吾重思之。乃得一解曰。命無定也。事過境遷。無可如何之判斷詞也。設有人於此。出沒風濤。屢遭豺虎。兵火盜賊。皆身歷之。卒安全而不死。論之者曰。命也。亦設有人於此。偶小跌仆。或撻微疾。遽至不起。論之者亦曰。命也。反是則又。不。聞。謂。爲。非。命。然。則。孰。往。而。非。命。耶。此。則。吾。大。惑。不。解。者。矣。聖。人。創。爲。命。之。說。以。釋。人。疑。而。適。以。致。人。之。疑。

惜字獲報

某甲。向奉文昌帝君陰騭文。而於敬惜字紙一條。奉行尤力。每晨必荷笠出。於垃圾堆中。檢拾字紙。其有被污者。則以淨水蕩滌之。俟乾。乃焚化。積灰既多。乃

送於江中。甲固饗人。而無間風雨寒暑。力行無倦。一日於所拾字紙中。得一數百金之銀票。姑往銀號叩之。無報失者。乃取銀歸。成小康焉。人皆曰。此天之所以報甲也。右說雜見因果諸書。

破迷子曰。信哉。讀者亦信爲天之所以報甲者哉。愚竊不謂然也。請先陳惜字之說之緣起。愚人狃於因果之說。視殘廢字紙如神明。其強項不談因果者。又故故踐踏之。於是兩者忿忿相爭。均未解其所以創爲惜字之說之故。大抵我國教育不廣。婦孺多不識字。而字紙之中。或有要物焉。如在官之文牘。商賈之契券。即家居者。或往來書函。甚或一紙質券。皆不可失者。婦孺無知。或毀棄之。豈不誤事。使戒之曰。吾字紙堆中。或有要物。毋毀棄也。則彼必不服。彼以爲吾雖不識字。苟誠要物。其狀吾可辨之也。於是必至於誤事而後已。故不得已懼之以因果。曰。惜字延壽。反是則夭折矣。彼其本具迷信之性質者。聞之而遂大懼焉。自是視字紙如神明。見之必檢拾於籠中。縱有所失。自可於籠中得之。此

創爲惜字之說者之苦心也。久之。其說盛行。遂遍國中。彼之日日於故紙堆中乞生活者。縱果拾得銀券。亦偶遇之事矣。報施云乎哉。諺有之云。一瓦罐不離地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其意若曰。日從事於是者。其結果亦必於是而已矣。然則彼之日從事於廢紙者。偶得一有用之紙。豈非題中應有之義乎。

讀者其毋以詞害意也。吾固非謂善事之不可爲也。吾深懼夫迷信日深。人盡捐棄其事業上之義務。而孳孳爲善。引領而望天之報施。相率入於迷信之途。而愚終無所止極也。愚人每以惜字爲善事之一

推惜字延壽之意。則一切世俗忌諱之說。皆可破除。如飲酒不可搖壺。搖則頭暈。不可揭蓋。揭則嘔吐。夫人自人。壺自壺。酒自酒。何必有此關繫。大抵人生疾病無常。如飲人以酒。偶搖壺。或揭蓋。使飲我酒者。歸而病。得毋疑我置毒乎。此瓜田李下之意也。然使持此說以教人。人必嗤之。以爲天下事寧有如是之巧者。否則曰。吾於彼爲知己。縱飲而病。曷至疑我。故不如懼之以頭暈嘔吐。而使之迷信也。又如粵俗云。小兒不可立於門限上。立則索債者至。此亦虞其我之設詞也。善悟者當準此以盡破除世俗之忌諱。右說昔年亦曾著爲篇。惜稿已遺失矣。特記其大意如此。



## 小說叢話

一六五

小說者。今社會之見本也。無論何種小說。其思想總不能出當時社會之範圍。此殆如形之於模。影之於物矣。雖證諸他邦。亦罔不如是。即如所謂某某未來記。某星想遊記之類。在外國近時之小說界中。此等書殆不少。驟見之。莫不以爲此中所言。乃世界外之世界也。脫離今時社會之範圍者也。及細讀之。只見其所持以別善惡。決是非者。皆今人之思想也。豈今人之思想。遂可以爲善。惡是非之繩墨乎。遂可以爲世界進步之極軌乎。毋亦以作者爲今人已耳。如聊齋之□□□以醜者佔全社會之上流。而美者下之。觀其表面。似出乎今社會之範圍矣。雖然。該作者並未嘗表同情於彼族也。其意只有代某生抱不平。且借此以譏小人在位之意而已。總不能出乎世俗之思想也。近來新學界中之小說家。每見其所以歌頌其前輩之功德者。輒曰「有導人游於他境界之能力。」然不知其先輩。從未有一人能自游於他界者也。豈吾人之根性太棉。

薄。嘗爲今社會所困。而不能解脫乎。雖然。苟著者非如此。則其所著。亦必不能得社會之歡迎也。今之痛祖國社會之腐敗者。每歸罪於吾國無佳小說。其果今之惡社會爲劣小說之果乎。抑劣社會爲惡小說之因乎。（曼殊二則）

欲覘一國之風俗。及國民之程度。與夫社會風潮之所趨。莫確於小說。蓋小說者。乃民族最精確最公平之調查錄也。吾讀吾國之小說。吾每見其寫婦人眼裏之美男兒。必曰。「面如冠玉。唇若塗脂。」此殆小說家之萬口同聲者也。吾國民之以文弱聞。於此可見矣。吾嘗讀德國之小說。吾每見其寫婦人眼裏之美男兒。輒曰鬚髮蒙茸。金鈕閃爍。」蓋金鈕云者。乃軍人之服式也。觀於此。則其國民之尙武精神可見矣。此非徒德國爲然也。凡歐洲各國。「金鈕」兩字。幾成爲美少年之代名詞矣。蓋彼族婦女之所最愛。而以爲最美觀者。乃服金鈕之男兒也。噫。民族之強弱。豈無因歟。寄語同胞中之欲改良社會之有心人。苟能於婦人之愛憎處。以轉移之。其力量之大。較於每日下一明詔。且以富貴

導其前。鼎鑊隨其後。殆尤過之。

「天下無無婦人之小說。」此乃小說家之格言。然亦小說之公例也。故雖粗豪如水滸。作者猶不能不斜插潘金蓮潘巧雲之兩大段以符此公例。即一百零八人之團體中。亦不能無扈顧孫之三人。吾初不信此公例。吾以爲此不過作者迎合時流。欲其書之廣銷而已。決非無婦人必不能得佳構也。其後聞偵探家之言曰。凡奇案。必與婦人有關涉。乃始知小說之不能離婦人。寔公例也。蓋偵探所查之案情。實事也。才子所作之小說。理想也。實事者。天演也。理想者。人演也。理想常在實事之範圍內。是則理想亦等於實事也。故案之奇者。即小說之佳本也。不奇者。即凡本也。以論理學演之。則天下之小說。有有婦人之凡本。然必無無婦人之佳本也。

中國無科學小說。惟「鏡花緣」一書足以當之。其中所載醫方。皆發人之所未發。屢試屢效。浙人沈氏所刊「經驗方」一書。多採之。以吾度之。著者欲以之。

傳于後世。不作俗醫。爲秘方之舉。故列入小說。小說有醫方。自鏡花緣始。以小說之醫方。施人而足見效。尤爲亘古所未有也。雖然。著者豈僅精于醫理而已耳。且能除誨盜。誨淫之習慣性。則又不啻足爲中國之科學小說。且實中國一切小說之錚錚者也。至其叙唐敖、林之洋、多九公、周遊列國。則多以山海經爲本。中國人世界主義之智識。素淺固不足責。其述當時才女字字飛躍紙上。使後世女子可以聞雞起舞。提倡女權。不遺餘力。若嘲世罵俗之快文。可爲社會一切之圭臬者。更指不勝屈。由是言之。著者實一非常人也。用心之苦。可慨已。惜其名不彰。(定一十則)

或問于予曰。有說部書名水滸者。人以爲荏苒宵小傳奇之作。吾以爲此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何以言之。其書中云。旗上書替天行道。又書於其堂曰忠義堂。以是言之耳。雖然。欲倡民主。何以不言替民行道。也不知民天之子也。故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水滸諸豪。其亦知此理乎。或

又曰。替天行道。則吾既得聞命矣。叛宋而自立。豈得謂之忠乎。不忠矣。豈得謂之義乎。雖然。君知其一。不知其二。有忠君者。有忠民者。忠君者。據亂之時代也。忠民者。大同之時代也。忠其君而不忠其民。又豈得謂之忠乎。吾觀水滸諸豪。尚不拘于世俗。而獨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使後世倡其說者。可援水滸以為證。豈不謂之智乎。吾特悲世之不明斯義。污為大逆不道。噫。誠草澤之不若也。是段

係辛丑作

施耐庵之著水滸實具有二種主義。一即上所言者。一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沈之禍。借宋江之事。而演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倡俠風。以為排外之起點。叙之過激。故不悟者。悞用為作強盜之雛形。使世人謂為誨盜之書。實水滸之不幸耳。

輒近士人。皆知小說為改良社會之不二法門。自新小說出。而復有新新小說。踵起。今復有小說林之設。故滬濱所發行者。前後不下數百種。然譯述者。又占

多○數○若○出○自○著○撰○者○則○以○「○自○由○結○婚○」○及○「○女○媧○石○」○二○書○吾○尤○好○之○前○者○以○嘲○世○爲○主○義○固○多○趣○味○而○後○者○以○暗○殺○爲○目○的○尤○有○精○神○中○國○之○小○說○皆○能○如○是○則○中○國○之○社○會○必○日○益○進○步○矣○其○書○均○未○竟○使○閱○者○未○能○窺○全○豹○吾○願○二○書○續○編○早○出○現○吾○尤○願○中○國○之○小○說○家○早○出○現○吾○將○拭○目○以○俟○翹○足○以○待○焉○

中○國○小○說○起○于○宋○朝○因○太○平○無○事○日○進○一○佳○話○其○性○質○元○爲○娛○樂○計○故○致○爲○君○子○所○輕○視○良○有○以○也○今○日○改○良○小○說○必○先○更○其○目○的○以○爲○社○會○圭○臬○爲○旨○方○妙○抑○又○思○之○中○國○小○說○之○不○發○達○猶○有○一○因○即○喜○錄○陳○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類○推○以○致○終○無○進○步○可○慨○可○慨○然○補○救○之○方○必○自○輸○入○政○治○小○說○偵○探○小○說○科○學○小○說○始○蓋○中○國○小○說○中○全○無○此○三○者○性○質○而○此○三○者○尤○爲○小○說○全○體○之○關○鍵○也○若○以○西○例○律○我○國○小○說○實○僅○可○謂○有○歷○史○小○說○而○已○即○或○有○之○然○其○性○質○多○不○完○全○寫○情○小○說○中○國○雖○多○乏○點○亦○多○至○若○哲○理○小○說○我○國○尤○罕○吾○意○以○爲○哲○理○小○說○實○與○科○學○小○說○相○轉○移○互○有○關○係○科○學○明○哲○理○必○明○科○學○小○說○多○哲○理○小○

說亦隨之而夥。故中國小說界僅有水滸西廂紅樓桃花扇等一二書。執牛耳實小說界之大不幸也。自今以往，必須以普及一法始可以去人人輕視小說之心的。中國小說非單簡的所長實在此處

水滸一書爲中國小說中錚錚者。遺武俠之模範。使社會受其餘賜。實施耐菴之功也。金聖歎加以評語。合二人全副精神。所以妙極。聖歎謂從史記出來。且多勝史記處。此論極是。又謂太史公因一肚皮宿怨。發揮出來。故作史記。而施耐菴是無事心閒。吾意爲不然。凡作一書。能驚天動地。必爲有意識的。而非無意識的。既謂史公爲有意識的。故史記方妙。今水滸且有勝過史記者。而云耐菴爲無意識的。龜毛兔角。其誰信之。世之以誨盜書視水滸。其必爲無意識的。聖歎乃是聰明人。未有不知此理。所以不說明。欲使後人猜猜。後人都汎汎看了。豈不是辜負水滸。

水滸可做文法教科書讀。就金聖歎所言。即有十五法。(一)倒插法。(二)夾叙法。(三)

草蛇灰線法(四)大落墨法(五)綿針泥刺法(六)背面鋪粉法(七)弄引法(八)獺尾法(九)正犯法(十)略犯法(十一)極不省法(十二)極省法(十三)欲合故縱法(十四)橫雲斷山法(十五)膠膠續絃法溯其本原都因是順著筆性去削高補低都由我若無聖歎之讀法評語則讀水滸畢竟是喫苦事聖歎若都說明則水滸亦是沒味書吾勸世人勿徒記憶事實則庶幾可以看水滸

小說與戲曲有直接之關係小說者虛擬者也戲曲者實行者也中國小說之範圍大都不出語怪誨淫誨盜之三項外故所演戲曲亦不出此三項欲改良戲曲請先改良小說

吾喜讀泰西小說吾尤喜泰西之偵探小說千變萬化駭人聽聞皆出人意外者且偵探之資格亦頗難造成有作偵探之學問有作偵探之性質有作偵探之能力三者具始完全缺一不可也故泰西人靡不重視之俄國偵探最著名于世界然吾甚惜中國罕有此種人此種書無已則莫若以包公案爲中國唯



一之偵探小說也可除包公外吾尙曾憶聞言昔程明道先生將攝某縣篆時某縣已有罪犯數人是非莫辨明道遂設宴飲衆囚飲畢衆皆去惟一囚不去明道曰汝必眞犯也囚曰何故知之明道曰殺人者皆以左手持刀今汝執筆亦以左手可見汝常殺人習慣而成自然耳囚始認之案遂破即此一端可見作偵探心思之深微莫測無孔不入矣若程明道先生者即謂爲中國之一偵探也誰曰不宜

小說者誠社會上之有力人也讀之改變人之性質非獨泰西有讀小說而自殺之事我中國亦然吾前聞人言有讀封神傳而倣其飛行空中之本領竟作墮樓人又有讀西廂記而戀鶯鶯之貌欲步張生之舉寤寐求之夢中遂大聲疾呼鶯鶯不絕後以病故物必有偶有泰西人讀之自殺必有泰東人讀之墮樓病故吾曰社會上有力人也吾中國若有政治小說揮以高尚之思想則以之轉移風俗改良社會亦不難矣

